

年

卷

期

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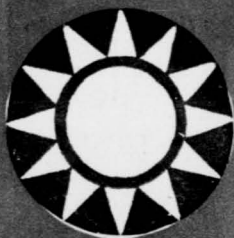
7

第

第

# 新生命

第七號



第三卷

對於爭自由的嚮往

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

再論三民主義的本體

中國新聞事業的危機

在華英帝國主義之史的發展

英國工業的財政政策

英國東非洲的現狀及其將來

新羅馬尼亞的農業問題

最近國際事情綜述

在談合中

可取的(續完)

潘及風

陶希聖

章天泮

吳仲雲

侯厚吉

蔣廷黻

周憲王

汪濟波

記者

陳聯雲

鍾嘉民

歷

史

叢

書

編行預告

中國社會史  
中國經濟史  
中國政治史  
中國文化史  
社會進化史概論  
經濟史概論

政治史概論  
文化史概論  
社會主義思想史  
經濟思想史  
政治思想史  
社會學史

新書局  
命書局  
謹啟

承讀者信任與愛護，本局去年所發行之社會科學常識叢書，預定者達二千三百冊，而一年中銷數每種自七千本至一萬二千本。

讀者之厚惠，為本局之光榮，而此書之貢獻，亦本局所自詡。

本局所以貢獻於社會者，在去年為社會科學之初步，今後本局當再提供社會科學之深澗的階梯。本局所計畫歷史叢書，將社會組織及社會意識之演進的巨流，呈現於讀者之前。

一切社會現象都在此演進的巨流之中，一切思想與學問也只是從演進的巨流之中始得覓其

根柢。

真理是具體的，沒有懸空的真理，自然沒有懸空的思想與學問。學問思想沒有超越時空的。

歷史叢書分為一般的與中國史之兩大部分。中國部分將以陶而摩先生在復旦大學及勞動

大學講義擴充而成之中國社會史為首，一般部分將以陸孟武先生近來悉心編譯之經濟史

概論為首，其餘各書均須請專攻各該部門之學者執筆。茲先將第一次計畫之書目開陳於後。

# 新生命第三卷第七號目錄

- |                |     |
|----------------|-----|
| 一、對於爭自由的認識     | 潘公展 |
| 二、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    | 陶希聖 |
| 三、再論三民主義的本體    | 王天浪 |
| 四、中國新聞事業之危機    | 樊仲雲 |
| 五、在華英帝國主義之史的發展 | 侯厚吉 |
| 六、英國工黨的財政政策    | 薩孟武 |
| 七、英領東非洲的現狀及其將來 | 周文憲 |
| 八、新羅馬尼亞的農業問題   | 汪洪法 |
| 九、最近國際事情綜述     | 記者  |
| 一〇、在旅舍中        | 陳醉雲 |
| 一一、可取的(續完)     | 鍾憲民 |

新生命書局  
出版

# 三民主義

## 研究的專籍

### 三民主義政治學

孟憲承 著 (第三版) 實價九角

本書是孟憲承先生最近傑作，用科學的方法，一而綜合研究。總理各種的學說，同時更開明過去現在將來社會的一切情形，內分五大：第一章過去社會的觀察，用民生史觀以說明過去社會如何進化爲現在社會，可當做一部社會學。第二章現實社會的解剖，把經濟政治帝國主義一一剖析以證明其必然的崩壞，可當做一部政治學經濟學。第三章將來社會的建設，說明三民主義的理論和實際，讀此一章即可知道國民黨的種種主張。第四章如何由現實社會推移爲將來社會，由中國之經濟向背境以說明國民革命的進行。第五章誰負擔改造的責任，說明中國國民革命之基礎和黨治問題。三民主義有了周佛海先生的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成爲科學化，有了這本書，更可以深刻化。凡是中國的人民不可不看這一本書。

### 三民主義社會學

王雲五 著 (第四版) 實價二角

修習及講授社會學者，皆感覺著真的自修本與教科書之難免。自國民革命勢力運達全國以來，從前流行的社會學書籍，大抵不能適應革命思潮。尤與三民主義相扞格，或竟相背馳。三民主義不是三個政治方案，實爲一自成系統的社會思想。本書由此點出發，以科學的方法與深刻的思考，作綜合的敘述。第一章爲緒論，第二章爲社會之起源與發達。第三章論社會的變革與進化。第四章論社會的結構。與本書第五章論社會思潮。第六章論社會問題。尤于中國社會問題與三民主義有甚深之研究，全書計五萬言，特低廉其定價，以備講授與自修社會學者之採擇。

周佛海 著

### 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

### 三民主義的基本問題

十版 實價八角

四版 實價六角

讀過「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的人，自然知道周先生對於三民主義研究的深刻和解釋的正確。不過關於三民主義還有許多基本問題，在「三民主義之理論的體系」裏面，還沒有討論得到。三民主義之基本問題，爲周先生最近的傑作，篇首有周先生自序文，長八千餘言，說明研究三民主義的方法。周先生研究三民主義，不採取支學的方法，也不用勉強的形式，選錄完全以社會科學的方法，根據社會進化的原則，以開揚三民主義的真精神。這兩本書實爲絕好的姊妹篇。



## 對於爭自由的認識

潘公展



# 自

由！自由！的呼聲，在上海最近似乎是甚囂塵上，若大別之，則可分為兩派：

一、新月派 以胡適之先生等所辦新月月刊為鼓吹的大本營；

二、大同盟派 以左翼作家魯迅郁達夫諸先生所組織的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為作戰的集團。

這兩派各有各的理論，各爭各的自由，誰是誰非，暫且不表，而青年的易受麻醉則一；不過他們爭自由儘管大家吶喊，而互相攻擊駁難，却又各不相下。我們在他們矛盾往來之間，也儘可尋出一些夠味的資料，認識他們所爭的自由是怎樣的。

先說新月派，他們爭自由的論文，以（一）胡適人權與約

法；（二）羅隆基論人權；（三）梁實秋論思想統一；（四）羅隆基告壓迫言論自由者等數篇為洋洋巨著，其重要的結論，不外以下數點：

一、要一個約法來規定人民的「身體、自由、及財產」的保障；

二、人權是做人必要的條件，……爭人權的人先爭法治，爭法治的人先爭憲法；

三、反對思想統一，要求思想自由，主張自由教育；

四、言論自由是指不受法律干涉的自由，……所以說言論自由是有什麼言，出什麼言；有什麼言，發什麼言；無事不可言，無事不可論。

再說大同盟派。他們五十幾個發起人發表宣言說：「我

們處在現在統治之下，……思想不能自由，……言語不能自由，……教育讀書不能自由，……集會結社不能自由，……身體生命全無保障，……我們組織自由運動大同盟，堅決爲自由而鬥爭。」

從表面上看，他們兩派所要求的自由似乎相同，而力爭自由的志願也似乎並不遜於彼；實則不然。

新月上發表爭自由的文章，魯迅先生屢次譏笑他們：這是梁實秋先生自己承認了的。究竟爲什麼要譏笑他們呢？大同盟派以爲：「新月社所要的是新月的自由，和被壓迫的廣大的工農學生等毫不相干，……他們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上，他們只能使中國的奴隸制度延長；……他們號召的是所謂歐美式的自由，……歐美式的自由在歐美應該好了，爲什麼在他們國裏也要壓迫工人呢？又爲什麼要來侵略中國、屠殺中國民衆呢？……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其中有一種手段即文化侵略，梁實秋和胡適之等便是在替帝國主義做這文化侵略的工作。」總之，新月派所爭的自由，是十七八世紀歐美式的自由，已被大同盟派一針見血的揭發無遺了。

反之，攻擊新月派的大同盟派，他們夢想著什麼自由呢？他們一方面標榜了普羅文學的新徽號，以新與階級文藝

運動領袖自居，進行其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一方面專心致志去造成罷工抗租的事實。就是事實沒有發現，則在電燈桿子上寫寫「武裝保護蘇聯」也是好的。以他們的這種言論行動來判斷，他們所號召的，大概是蘇聯式的自由了；蘇聯式的自由在蘇聯應該好了，爲什麼在他們國裏却要絕對禁止批評政府的報紙呢？又爲什麼非有政府特許證人民不得開會呢？又爲什麼非共產主義的政黨和組織都認爲反革命團體呢？又爲什麼操著生殺予奪之大權的國防政治局永久的存在呢？又爲什麼也要來侵略中國、屠殺中國民衆呢？赤色帝國主義的侵略中國，正不亞於白色帝國主義，不過醉心蘇聯的人們自然認爲蘇聯什麼東西都是好的，什麼事情都值得崇拜。新月派一方面願意承受了「只是在紙上寫文章而並不真革命」和「要求的不過是思想自由」等等的譏諷；一方面却譏諷「他們的勾當比不得馬克思列甯等等的遺教來得爽快」。那可見大同盟派的爭自由，實在以馬克思列甯的遺教爲依歸，早已被新月派揭發了出來。須知列甯所創造的赤色帝國主義的國家，武力侵略——如中東鐵路的戰爭——而外，也有文化侵略。左翼作家聯盟，一方夢想著蘇聯式的自由，一方打著普羅文學的招牌，「硬譯」蘇聯文藝作品輸入中國來麻醉青年，也無異在替亦

色帝國主義者作這文化侵略的工作。

真如羅隆基先生所說「人權有時間性與空間性」一樣，他們兩派所爭的自由，在時間和空間竟各不相同：一個要爭十七八世紀歐美式的自由，一個却要爭二十世紀蘇聯式的自由，似此各別「吶喊」下去，必致使一般青年「彷徨」歧路，無所適從；對於目前中國國民所真正應該共爭的自由——不是個人的自由而是國家的自由——反要漠視了，這實在是危險。我們趕快要認識清楚！

中國國民目前所應該爭的自由，孫中山先生早已爲我們定下來了；中國國民黨這幾年以來的努力奮鬥，雖則國民革命尙未完成，而其目的終不離乎「求中國之自由平等」。梁實秋先生寫了一篇孫中山先生論自由，說中山先生「民國十三年以前擁護自由『民國十三年以後反對自由』」。其實這兩句話就有些武斷得不十分妥當，梁實秋先生在他那篇大文裏，不是明明引了中山先生一段話嗎？他引著的是中山先生說：

「在今日自由這個名詞究竟要怎麼樣應用呢？如果用到個人，就成一片散沙，萬不可再用到個人上去，要用到國家上去；個人不可太過自由，國家要得完全自由。」

從這裏，我們應該知道中山先生在民國十三年以後並不反對自由，而且他的遺囑還明白說致力國民革命的目的在求自由；不過他是主張先求國家自由，而個人不可自由太過。梁先生因此就說他反對自由，則梁先生的見解，可見得祇認個人的自由是自由，而國家的自由非自由了；又可見得新月派所要爭的自由，乃是從個人主義出發的自由，也無怪其還拿天賦人權的謬論來標榜，擁護他們的自由論，而把整個國家的自由置之腦後了。

中山先生主張中國國民現在應該先爭整個國家整個民族的自由，其理論已於民權主義第二講中開發甚多，不必多說；即就其他演說而論，說明團體要有自由，個人不可有自由的地方也很多。所以從中國國民黨的立場來說，始終認定團體的自由要先於個人的自由。新月派根據著天賦人權的理論，在現在的中國，教人們爭那個人的自由，當然不合中國國民革命的需要，似乎有提醒大家認識他們立論錯誤的必要。

新月派主張個人主義的自由，竭力鼓吹著，是以天賦人權說爲根據的；故要批評他們的自由論，不得不先把「人權」說重行估價一番。提起「人權」，不能不想到十八世



紀的盧梭；可是盧梭民約論中，並無一章規定人在社會中應有的權究竟是什麼，甚至全書找不出「人權」一詞。不過盧梭死後十年，法國革命，發表人權宣言，始見有所謂人權的名詞；而人權宣言所列舉的「人生而有自由平等的權利」

等十七條款，大都取自盧梭民約論裏的原則，故此後凡討論人權的人，沒有不念著盧梭。受盧梭學說的影響的，當然不止法國，他死後一年，美國的獨立宣言，就明目張膽的說，

「人皆生而平等，有天賦不能割讓的權利，如生命、自由，和尋求幸福，都屬於此權。……」

在盧梭以前，儘管有霍布士和洛克輩倡導「萬人生而自由平等」的議論，可是十八世紀美法的革命潮，究竟受盧梭的影響居多。但是「人生而有天賦的權利」這一句話，究竟怎麼講？如其說先天的天賦人們以自由平等的權利，那麼事涉渺茫，何從考據，如何證實？如其說人們出生以後，即有天賦的自由，一無限制，那麼稍有常識者就可知其未必盡然。我敢說，人們自成胎以後，而出生、而幼年、而少壯、而老病、而死亡，無時無地，不受社會的供養，也就無時無地不受社會的束縛。傳說、風俗、宗教、制度、衣食住行，以及其他種種物質的精神的環境，把人們重

重圍裹起來，那裏有天賦的自由、天賦的平等、天賦的人權？盧梭所謂自然狀態中人的自由一無限制，這種現象，無論在原始社會中或文明社會中，都不能夠找出來的。赫胥黎曾經說過：

「盧梭所謂自然狀態中的人，略略研究人種學、考古學、古代法律、古代宗教等，就近時考察之所得，即知其毫無根據。」

我們固然不能知道人類演進的初期，自然狀態的社會情狀究屬如何，但盧梭假定自然狀態中的人有無限制的自由，當然是一種臆說，天賦人權說的無根據，不待煩言而明。並且，即就盧梭民約論而言，他固然說「人生而自由」，但他也知道人們處於羣體之中，即不能不有所犧牲，在締訂民約的時候，往往抑屈自身，以就公意，而各為全體中的人，可見所謂天賦權利不可不割讓，在盧梭亦未嘗作此設想。

推而言之，人決不能離羣而索居，推之於動物亦然；人——動物——為求維持生存而覓食、為求保護生存而禦侮、為求繼續生存而生殖，都不得不有賴於同羣，而社會的起原和演進，即種因於此。人既不能離社會而生活，即不能離社會而獲自由，也就不能離社會而獨創其權利；故與

其謂天賦自由或天賦人權，還不如說社會賦予自由或由社會賦予權利。因為自由的本質就存在於人和人的關係之中，也就存在於社會之中，並非各個人單獨的任意行動就得稱

之為自由；假使抹殺人和社會的關係，而高唱其個人主義的自由，則社會將從而破裂，而自由也將喪失其價值。其他的權利亦然。權利這樣東西，祇見於人羣——社會——

之中，亦惟有衆人可享受的事物，方纔有所謂權利之施行。權利乃由於法律或習俗所承認而產生，而決非由於天賦；譬如我和他對於某種事物有所爭執，我或他都可憑藉

習俗或根據法律而抗爭此為我或他的權利。假使我們各自離羣而索居，毫無關涉，不但沒有了爭執，亦且無所謂權利；又假使此物為人人所得享受，而無庸疑慮，如日光、

如月影、如風聲、如雲彩，則何嘗有權利的問題發生？所以我們可以認定，權利——自由包括在內——不是人在產生下來天賦給他的東西，乃是在社會中維持社會秩序的

法律所規定的東西。故個人要求權利，不可不顧到社會，個人要求自由，尤其不可不顧到社會，而決不能假借「天賦人權」的舊學說，作為爭人權爭自由的幌子。就是他們

新月派依託了天賦人權說，來爭人權爭自由，也知道還是要靠法律的。他們一則說「要一個約法」，再則說「爭人權

的人先爭法治、爭法治的人先爭憲法」；如果人權是天賦的，那麼何必又要法律來規定他？天賦人權說的矛盾是如此！

用天賦人權說來爭人權，——自由當然是一種——在中國目前應用起來，更覺得有很大的惡劣影響。目前的中國，外而有帝國主義者的壓迫，政治侵略和經濟侵略還在那裏繼續著；內而有反動的軍閥政客繼續演叛亂的把戲，要救中國，非先集合忠於中華民國者而結成堅強的團體，以求整個中國之自由平等不可。假使現在來提倡個人的自由，丟了國家的自由，則充其量將使全國成爲一片散沙，四萬萬人變成四萬萬國！並且如果講天賦人權，則薄饒有他

的人權、曹錕吳佩孚有他們的人權、張宗昌齊燮元孫傳芳也有他們的人權，一切背叛國家的反動份子都有他們的人權；他們的身體、他們的財產、他們的言論、他們的行動，都應該任他們完全自由，試問中華民國將如何？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

「國民黨之民權主義，與所謂『天賦人權』者殊科，而惟求所以適合現在中國革命之需要；蓋民國之民權，惟民國之國民乃能享之，必不輕授此權於反對民國之人，使得藉以破壞民國。」

民權之不同於人權，在這一點，很可以明白了。如果還要丟了民權，另講人權，不是不懂中國的現狀，就是有意爲反動份子找出一面旗幟來，掩護他們破壞民國的行動。

現在我們應當要求民權，而不應當要求人權；我們應當在國民黨領導之下對國民實施行使民權的訓練，而不應當標榜著人權，提倡個人自由主義。我們爲什麼不願意鼓吹個人自由主義呢？因爲自由是存在於社會秩序之中，是由個人意志和全體意志互相結合而進展的，決不是盲目的鼓吹個人的一切自由，就可以促進社會的文化的。故與其求個人的自由，不如先求社會——國家當然是一種社會——的自由，在中國這種次殖民地地位，尤其應該先爭中國整個國家的自由平等。我們且看西洋十八九世紀提倡個人自由主義的結果如何，他們那時新興的資產階級，對於貴族，自然拿自由的旗幟去抗爭，抗爭得了勝利，各國法律都以保護人權爲其最大的任務，換言之，個人的權利、私有的財產，都得到極端的保護，完全放任個人的獨立發展、自由競爭，結果則祇見著資產階級各個人的自由罷了。因此，大企業都歸於資產階級少數人的掌握之中，而大多數民衆，不能不哀號乞憐於他們而求生活，不惟身心不得自由，卽生命亦難確保。這般無產階級的民衆，終年勤勞於

工廠之中，礦穴之內，統其汗血之所得，曾不足以養家活口；就使幸而有家室，也決無餘力教育其子女，永淪於下級的生活，和奴隸並沒有大相差異。但是他們的政府，是由個人自由主義出發而建立的政府，只知放任個人的自由競爭，對於私人資本的積累與擴張，對於私人經營企業的方法，並不能有所限制或改良；故那種由工廠和金力而造成的新貴族階級，祇見其蓬勃發展，釀成變態的封建之局。不但此也，個人自由主義，既造成了列強的資產階級，在本國壓迫了他們的無產階級還不夠，又復利用其勢力，仍持其個人自由競爭的態度；加了一種國家的保護，對外用通商主義，實行經濟侵略，而弱小民族受其害，我們中國就是受害最烈的一個國家。各國也不少先知先覺之士，深知道個人自由主義有其流弊，頗想矯正過來，於是有了社會主義、有國際主義；又深知個人權利提倡過甚也有弊害，乃提倡社會義務說去糾正這種偏於權利的觀念。故現代最新學說的傾向，已不重個人而重社會，不重權利而重義務。在環受壓迫的中國，一般國民已經吃了向來一片散沙自私自利的大虧，如果再來囂囂然提倡個人的權利，使他們大受麻醉，必致整個國家爲之解體；所以我們要反過來，提倡社會義務說，使得大家明白我們個人原是爲對社會

盡義務而產生而工作的。我們要求民權，原是要得了這種民權行使起來，盡國民對於國家應盡的義務，然後全國的國民都可以服務國家爲其最大的目的，國家的自由平等纔可獲得。

我們要根據三民主義，領導著一般國民都得到民權，訓練他們都能夠行使民權，團結他們都一齊去爭整個民族整個國家的自由，我們應該怎麼樣入手去做呢？是否鼓吹大家督促政府頒布一種約法或憲法可以算數？是否結合一個自由運動大同盟，發表些有煽惑性的言論，散播些類於匿名揭帖的傳單，就可達到目的？就我的愚昧所能想到的，以爲要獲得民權，要爭到國家的自由，非先腳踏實地做那教育訓練的工作不可。譬如，我國識字的人僅逾百分之十，教育不普及，如何可以施行普通選舉，又如何可以實行制制、複決，和罷免等權利？這種直接民權，要希望目不識丁的一般人去行使，直無異走江湖醫生的說真方賣假藥！更進而論到爭國家的自由，則試問不平等條約的廢除、領事裁判權的撤廢、租界和租借地的收回、教育權的收回、外艦航行的取締、海關主權的挽回等等，既都爲國家自由的必要條件；以大多數未受教育的國民，散漫而無組織，在一片散沙的狀態之下，單靠一二當局的努力，就能如

願以償麼？所以，要爭中國的自由平等，必有賴於實行三民主義；而要實行三民主義中的民權主義，不能不先努力去從事普及教育的運動，至少使識字運動做得確有成績，進而使一般人民受到四權行使的訓練。青年的朋友們！如果認清楚了爭自由的意義在中國是如此的，那就應該一面努力自己求學問，一面利用餘暇盡你們的心力於義務教育或社會教育，這纔不愧爲中國的自由種下了很深很固的根苗，將來一定可以開燦爛的自由之花。

今試再退千步，看一看他們所要爭的個人自由，到底是什麼？必須有了約法或憲法纔可有這些自由麼？所謂歐式的個人自由，不外身體自由、財產自由、言論自由、信教自由、集會結社自由等等。這些個人自由，姑無論其價值何若，而他們在事實上不能僅憑一紙法律就可實現，這是稍明事理的人所能知道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裏說：『假使祇有白紙黑字的憲法，決不能保證民權，俾不受軍閥之摧殘。……故知推行憲法之先決問題，首先在民衆之能擁護憲法與否。……不特此也，民衆果無組織，雖有憲法，即民衆自身亦不能運用之。』這幾句話已經把憲法的效用如何可以發生說完了。我們因爲要求個人自由，所以想要憲法保障；但要有憲法，必先組織民衆

使其有擁護憲法的熱誠和運用憲法的能力。而組織民衆的入手，就不得不注重團體的紀律，不得不先犧牲個人的自由以求團體的組織得以完成而嚴密；不但此也，這些自由的保障，並不在乎憲法之有無。法國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後，雖把人權宣言的條文列入憲法，可是法國人民仍舊沒有得到什麼自由；直到一八七五年最後修正的憲法，沒有了這些條文，法國人民所獲得的自由反穩固了。英國根本沒有成文憲法，但歌頌英國政治的歐化學者總羨慕英國人民的個人自由充分已極。這可以證明：就是要保障個人自由，也實在有賴於普通法，有賴於人民法治精神的養成，而無關於憲法或約法的頒布與否。至於中國國民黨的建國大綱和總理孫中山先生的其他遺教，就是黨治之下訓政時期的國家根本大法，在這裏更無煩詳述了。

並且，這些個人自由，在理論上既不能以天賦人權說為根據，其勉強可以說得通的，還是晚近學者為個人自由所立的解釋。他們以為國家所以須承認幾種個人自由，並不是因為這些自由是人權，乃因為這些自由是發展個人優性所必需的條件。原來國家的目的，除了保護國民的安全，維持社會的秩序而外，實在於求社會全體的進化，各個人優性的發展，多少足以促成社會全體的進化；故國家不能

不在法律上給予一切國民以某種某種的自由，以使其各個人的優性得以盡量發展。果如所云，則這些自由既非天賦，而由國家所給予，由法律所規定，則在整個國家尚未獲得自由的時候，如中國目前的地位，國民應當先爭國家的自由，然後此自由的國家方可給予個人以某種自由。否則國家尙在次殖民地的地位，尙不成其為近代的國家，尙處處受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壓迫，那裏可以先有個人自由？譬諸印度，如果不爭到離英獨立，使印度成為自由的國家，則印度人何從獲得個人的自由？中國之與印度，相去幾何！我們目前還應該大家修談個人自由麼？

此外，還有一層，個人自由為國家所給予，既為求社會進化的原故，則個人行使自由的時候，就不得違反國家承認個人自由的原來目的——發展個性以促社會的進化。如果享有自由的人，違反這個目的，行使他的自由，那就等於濫用自由，應該加以禁止。譬如財產自由，享有此種自由的人有自由運用其財產的權利，可是同時對於社會有必須運用其財產的義務；運用的時候，又必須有助於公益，而國家為社會公益計，並得徵收財產價值的增益部分或竟強制收用私產。這種條件，在最近各國的法律中頗多規定；若把財產自由認為天賦人權，則此種規定就無從產生。

從可知自由儘管自由，而限制依然限制，完全以國家社會的福利爲依歸的。推而論之，則在中國目前革命的過程中，爲防止反動份子——帝國主義者、軍閥、官僚、政客、土豪、劣紳、和反動的學者等——的造謠生事挑撥離間計，檢查報紙的新聞，在相當的範圍以內，雖則言論自由不無受了一些限制，在理論上是很說得通的；就是其目的在於便利革命的進展，減少建國的障礙。就社會義務說的立場上講，我們在這個時候，這些自由是爲了整個國家的國民革命計，應該多少犧牲一些的。並且，個人自由的應受限制，應有他的範圍，這也是事理之常；而此所謂限制所謂範圍，就要某時代國家的福利、民族的幸福、社會的進化爲規定的準繩，這也是毫無疑義。故財產自由之下，國家可以收用私產，徵收增益；言論自由之下，國家可以檢查新聞，取締出版。推而言之，人生既不能立於社會之外，也就不能自外於法律，背叛其國家；一切個人的自由，都應受法律的束縛，都應受國家的制裁。歐戰時代各國的檢查報紙，美國當南北戰爭時代的檢查新聞，雖是嚴酷，在愛好個人自由的歐美人也承認其爲必要，則在中國革命尚未完成時期，在相當範圍內實施檢查新聞，果何妨於言論自由？我們至多祇能請政府把檢查制度定出一個範圍來

，而絕對不能利用了人權說利用了自由說，根本反對檢查。如果照羅隆其先生所說，一定要「有什麼言，出什麼言；有什麼論，發什麼論。無事不可言，無事不可論」，方才可稱言論自由，則大之無怪馮張勳輩可以主張復辟，籌安會諸君子可以主張爲洪憲皇帝勸進，吳佩孚張宗昌輩可以主張共和同盟，閻錫山可以主張拉攏改組派西山派安福系北洋系來組織「整個的黨、統一的國」；小之無怪張競生可以寫性史，各書店可以賣誹淫誹盜的書籍。我們試爲整個國家著想，這樣的自由是要得不得？況且照羅隆其先生的推闡，「天下事沒有絕對的自由，就成爲絕對的不自由。」似乎自由是絲毫受不得一些限制的；可是羅先生也承認英國的政府可以干涉憑空說謊、無故造謠、蓄意毀謗、存心誤陷。試問英國政府的干涉是憑什麼的？憑了法律去加以干涉，是否限制了一些自由？法律既可限制這方面的自由，又何嘗不可限制那方面的自由；其限制之得當與否，全視其是否合乎國家那時的需要，而絕對的自由可以說尋偏天下總是沒有的。至於那些自由運動大同盟派的先生，他們在中國很起勁的爭個人自由，可是他們所心嚮往之的蘇俄國境以內，就沒有這些個人自由的東西。最左的國家不許其人民有個人自由，而中國的所謂左翼作家

偏要來爭個人自由，奇乎不奇？

所以，縱使承認個人自由是應該要求的，我們也至少明白三點：（一）爭個人自由，不能單靠什麼憲法或約法，而先要養成國民法治的精神和行使民權的能力；（二）要國家獲得自由的地位，然後談得到個人自由；（三）為國民革命工作——即求國家自由平等的工作——早日完成計，我們應該犧牲一些個人的自由。

青年的朋友們！你們看這些提倡個人自由的先生真太自了！在溥儀面前可以磕頭稱臣，在段祺瑞脚下可以列席善後會議，在新青年前面可以提倡白話文，在國學專家隊伍裏可以開列古文居其大半的國學書目，在遊俄的時候可以為蘇聯捧場，在遊美歸來可以鼓吹汽車救國，在軍閥政

府時代可以掛起好政府主義的招牌，在國民政府時代可以鼓吹專家政治來責備政府，在先前可以讚美孫文學說，在後來可以罵行易知難說根本大錯；這是多麼的言論自由！「在軍閥政府裏可以做僉事，在思想界可以做權威，在文學界裏可以做左翼作家。」（見新月月刊零星頁三）在萌芽月刊裏可以罵人家爭自由，在中國自由運動大同盟裏可以做領袖，在一個時候可以寫諷刺文學，在另一個時候可以硬譯蘇俄的所謂普羅文學：這是多麼行動自由！「自由！自由！天下難多罪惡皆借汝名以行！」中國目前的大患，即在於個人自由的過分，而不是沒有個人的自由！青年的朋友們！不要再受麻醉了！我們趕快團結起來，守著團體的紀律，力求中國的自由平等！

# 中國社會之結構

周 谷 城 著
實價 一元二角

中國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這問題，最好是來看中國社會的構造怎樣？如最初是怎樣的形成，以後統治階級居著怎樣的地位，而被壓迫剝削的一般民衆又是怎樣？還有那些助紂爲虐的官僚士大夫智識階級，又是怎樣？最近以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社會組織上有怎樣的變化。凡此都在本書有詳盡的敘述，以一貫的理論，運用種種的事實，說來頭頭是道，看了趣味橫生，實是一部應當向學術界推薦的好書。

## 新生命書局出版





## 流寇之發展及其前途

陶希聖



### 一 游民的性質

人們造成他們自己的歷史，但不能夠恰如所欲。他們並不能爲自己選擇環境，但只有在他們所遭逢的環境中工作，只有就過去所齎來的材料製造。(The 18th

Brunaire of Louis Bonaparte, p.23)

### 造

成中國歷史的材料值得我們細細的查勘。從這些材料上，有人寄寓他的幽遠的理想；然而材料的本質每到了暴露自己的時機，這種理想便成幻影。不了解這本質的人，對於這幻影遂追慕，甚至於陷入悲哀。

我們要知道悲哀是無用的。如果歸咎革命失敗的原因於

個人的背叛，也同樣的無用。革命與反革命一書中說道：

倘如你研究反革命的成功之原因時，你就從各方面聽

到一種現成的回答，不是某甲就是某乙背叛了人民。

這個回答，依照實際的情形判斷，或者是正確，或者

是錯誤；但牠完全不能夠解釋事情，牠不能指出爲什

麼人民允許他們自己如此被人販賣。而且假如一個政

黨，他的政治本領，只在於認識某甲之不可信賴的孤

零的事實，牠的遺跡又是如何的可憐呢？(劉鏡園譯

本三頁)

所以我們對於過去中國歷史加以研究的時候，對於革命

失敗之中的反革命的成功，不應從個人活動的事實著手，



而必須從歷史所由造成的材料的本質著手。這種研究不是徒然的。過去革命失敗的原因及反革命成功的原因之研究，使我們對於現在的事實，獲得明確的觀察的方法。

過去中國的革命，常是一種農民戰爭。農民戰爭的次數不勝枚舉，而自秦代以後，移轉政權的農民戰爭有十二次以上。然而亦有十二次以上，再建剝削農民的專制王朝。這種歷史的反覆，即類似的過程之多次的出現；如果不能剖析明白，則現前的各地農民蜂起，也不能如實的呈示其本質，更無從判斷其前途。

研究農民戰爭時，有一材料，在過去不會受其應受的注意。

考茨基在寫他敘述現代社會主義者先驅（如塔波爾派、門側爾、安瑪斯慕爾等）的書之際，恩格斯於一八九五年五月二十一日寫信給他說道：

我從你的書中得到不少的益處。對於我改寫德意志農民戰爭一書，你這書是不可少的準備的作品。依我們的判斷，只有兩個不小的錯誤：（一）對於那完全在封建等級之外，喪失階級，與巴立亞差不多有同樣地位之分子，缺乏充分的觀察；這種分子是每個中世城市

人口的最下層，沒有權利，站在鄉村社會及封建關係與行會組織之外。這觀察是困難的，但是主要的基礎，因為在封建關係解體之後，從這一階層，逐漸發達為一七八九年在巴黎騷動中造成革命的無產者之前身。你說是無產者，但這一名詞不是完全正確的。……關於這點，還需下許多工夫。（The Peasant War in Germany, pp.9,10.）

在中國現在，沒有多少人對於游民，下充分的工夫來研究。因此，過去中國革命失敗及反革命成功的重要原素之一，沒有充分表明於世人之前。

德意志農民戰爭雖沒有改寫成功，但其中對於游民已有本質的暴露：

游民無產者是從一切階級破落下來之滓積，建立本營於一切大城市，是可以聯盟者中之最壞的同盟者。他們是絕對貪污、絕對銅臭的隊伍。法國工人在革命之途中，在房屋上標寫著「殺死盜匪」，甚至於槍斃了許多；他們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由於對私有財產的同情，乃是由於他們認為有儘力制壓這種徒輩之必要。每個工人的領袖，如使用這些游民無產者做護衛或助

力，即此已證明他自己是革命的叛徒。(ibid., p. 18.)  
在德意志十五世紀大農民戰爭中，游民取什麼態度呢？

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有德意志十六世紀初期那樣多的流氓的。這個隊伍的一部分參加戰時的軍隊，另一部分在鄉村中求前途，第三部分向那些不屬於幾爾特管轄的業務做短工以求其貧苦的生計。三部分在農民戰爭中全在作用：第一部分在壓服農民的侯王軍隊中；第二部分在農民的徒黨及軍隊中，到處發揮其不道德的影響；第三部分在都市黨派鬥爭之內。(ibid., 45.)  
在大農民戰爭之後，他們又構成三十年戰爭及普遍不安的材料：

農民戰爭以後，鄉村人口之貧窮化，較為緩和，但資本主義工業及殖民政策因世界商業通路的改變而阻礙。在德意志，無產者沒有尋著那在別國吸收他們一部分的出路，他們便完全回歸到戰爭與劫掠。這似乎是三十年戰爭延續的一個重要原因。這個戰爭所以可能，是由於軍隊所由補充的無產者數量之大。戰爭本身又在農民中創造新貧窮，因此產生新兵士。直至農民差不多完全消滅為止，戰爭的各方因此並不沒有感覺到兵士的後備之枯竭。直到此時，才沒有兵士了。

不會用兵器的無產者，迫於需要，不得不求較富者的同情。漂泊流離成了普遍的證據，土匪把一切道路都弄得不安。

用苛酷殘殺的法律來鎮壓流民是無用的，這種法律並不能供給工作的機會，亦不能制止人口的貧窮。(K. Kau sky, Thomas More and his Utopia, p. 21.)  
這一段話仿佛是描寫今日中國的！這正是封建制度破壞而資本主義沒有發達的現象。

到了法蘭西第二次革命的時代，游民又做些什麼事呢？他們做拿破崙第三復辟的武力。他們是一八四九年「十一月十日會」的成分。

在設立慈善會的名義之下，巴黎的游民無產者組織為秘密連隊。每一連隊都在勃列巴特代表者領導之下，而全國受一位勃列巴特將軍的指揮。一方面是破落的無一定生計及來歷可疑的游蕩分子，是從資產階級降落下來的破落的冒險分子；一方面是流氓、散兵、光棍、騙子、乞丐、扒手、戲法家、賭徒、龜鶩，出獄的囚徒、逃犯、掌班、門役、代書、歌者、拾破布的人、磨刀剪者、縫補匠、——總之，一切法國叫做「Bohème」的曖昧的破落的吃四方的流氓。他們是路易

游列巴德的親密分子，他組織他們爲十一月十日會的主幹 (The Brunaire 18th, p.83)。

流氓無產者在革命中的作用是這樣的。社會主義者對於這種分子，並沒有寄與何等的希望。他們對於流氓無產者如游民及散兵，不獨沒有希望，並且有如上的嚴厲的指摘。

## 二 游民革命集團之轉化

中國從來是游民很多的封建制度已壞而資本主義未能發達的社會。中國歷代的農民戰爭之中，游民的作用極爲顯著。

游民是商業資本的產物。農民破產，乃有土地集中的事實；資本集中，乃有中小資產階級破落的現象。破落的農民與中小資產階級便是游民的來源。

封建的生產依於商業資本的發達而破壞，這是戰國時代 (公元前四〇三年以後) 以後的事情。戰國時代，鄉村及都市中間階級勃興，同時有舊貴族及武士與農奴之破落分子的大量產生。前者表現爲游士說客及哲學科學家的活動。

後者表現爲游俠及下層的食客，如孟嘗君所養的「亡人有罪者」及「能爲狗盜」「能爲鷄鳴」之最下座客；如信陵君之侯生、朱亥、博徒的毛公、賣漿的薛公 (史記卷七十五及

七十七)，這都是游民的巨子。

游民無產者輕視勞動。「不事家人生產作業」的劉邦，「好酒及色」，使酒家「折券棄責」，不敢要賬，狎侮官廳小吏，十足的表現游民的性格 (史記卷八)。布衣少年黥面的囚徒游布，及其所交接的驪山徒數十萬人中之「徒長蒙傑」 (史記卷九十一)，貧而無行又「不能治生商賈，常從人寄飲食」的韓信，及淮陰屠中少年 (卷九十二)，屠狗的樊噲、販鮪的灌英、小吏或小兵官之蕭何、曹參、周昌、周苛、任敖、申屠嘉，「家貧落魄無以爲衣食業」的酈食其 (卷九十七)，這乃是秦二世時代農民蜂起之中的一個領導的游民集團。這個集團後來成功了。他們是以農民或無產者而成功嗎？不是的。他們是新的剝削者而成功。這是公元前二〇九年到二〇二年八年之中的革命向於反革命的轉變。

公元十七年以後蜂起的田儼、呂母、王匡、王鳳、馬武、王常、成丹、張霸、羊牧、樊崇、逢安、徐宣、謝祿、楊音、刁子都、秦豐、遲昭平 (女子)、陳牧、廖湛，這幾批游民及農民軍隊，竟被那能夠統禦游民的大地主劉秀所擊敗。

經過十餘年蘊釀才爆發的「黃巾」及「五斗米賊」，固終爲

地主所撲滅（一八四四年以後的事），而其中的游民卻也自有不道德的腐敗的現象。抱樸子說他們：

蠱者有張角、柳根、王歆、李申之徒，……錢昂、山積，富隆、王公，縱肆、奢淫，侈服、玉食，妓妾、盈室，管弦成列。（內篇道意）

占據倉庫以號召貧民的隋末（六一五年以後）的農民與地主蜂起，其中農民及游民，有些劫掠乃至吃人，如貝州的羣盜、武威的關謹等，如遼州的朱榮（食人賦）；有些卻一變而尊重私有財產及地主，如由農民流為「羣盜」的竇建德：

初，羣盜得隋官及山東士人皆殺之；唯建德每獲士人，必加恩遇。（舊唐書本傳）

這些農民及游民軍隊，雖又被地主撲滅了，然而破滅此地主政府（唐代）的王仙芝及黃巢游民無產者農民軍（八七三年起）卻從其腹中孕育一個及農民的游民軍隊，以「不事生業」的寄養子朱溫為首領，如葛從周、霍存、張歸霸兄弟、胡真、朱珍、鄧季筠、黃文靖、李諶、李重允、李唐賓、王虔裕，這一游民集團，都背了農民，降唐將，取地盤，篡奪唐代的政府。（舊五代史卷一、卷十六、十七、二十一）軸的聚斂，甚於唐代（卷三十一），軸的軍隊，

甚于黠鹵（卷三十三）。牠是由革命轉變為剝削的又一實例。

從五代的割據打出來的宋朝，因一一二〇年方臘的暴動及此事前後宋江的橫行，遂不能抵抗金人的侵略。南宋是鎮壓江淮間農民游民蜂起而建立的政權。杜用、李昱、丁順、陳通、張遇、孔彥舟、徐明、楊太，這二十三支有名的游民農民軍，變成了南宋政權的犧牲禮品。而我們所崇拜的岳飛，便是鎮壓流寇出身的商人地主的勇將。

三〇七年，東萊王淵以十幾萬游民與石勒合兵。三〇一年河北游民九萬餘人響應石勒。南陽游民以嚴巖、侯脫為首領歸附劉淵。三一年攻破洛陽。農民所得到的是什麼？是五胡所建的十六國及苻秦、元魏諸封建軍事政權。這是中國游民聯結異族的運動之結局。一二二一年，則有反抗金朝的封建政權的農民游民軍。

元兵破中都，金主竇汗，賦斂益橫。遺民保嚴阻思亂。於是劉二祖起秦安，掠沂沂。二祖死，霍繼繼之。

楊安兒起掠莒密。餘寇蜂起。（宋史卷四百七十一）

由此次蜂起，孕育出來一支以農家子李全為首領的游民軍，為了江南的財貨女子，乃歸南宋，成了一個騷擾山東及江蘇一帶的軍閥。

一三四一年以後，反抗元朝封建的剝削的游民無產者農民軍，如白蓮會之韓林兒、紅巾軍之僧登玉與徐壽輝、販私鹽的張士誠、方國珍、做和尚的朱元璋與農民徐達、土匪常遇春等，到處蜂起。而其中跳出一支尊重士大夫而「不愛子女玉帛」的游民軍（朱元璋），成就了最專制的王朝。

一六二八年以陝西王嘉胤倡首，王二、王子順、苗美，（橫天一字王），及山西、湖廣、河北、湖北、河南到處蜂起。如滿天星、如張獻忠、如李闖王，都是著名的首領。有的連營數十萬。這些游民農民軍隊所要求的最後一著是什麼？即如李自成（即闖王）一旦奪得多數都市之後，便有帝王的野心：

初，自成流劫秦、晉、楚、豫，攻剽半天下。然志樂狗盜，所至焚蕩屠夷。既而連陷荊、襄、鄖、郢（長江一帶大都市——陶），席卷河南，有衆百萬，始侈然以爲天下莫與爭，思據有城邑，擅名號矣。羣賊俱奉其號令，推自成爲奉天倡義文武大元帥，號汝才爲代天撫民德威大將軍。自成據襄陽，號曰襄京。其餘所陷郡縣，俱改易名號，修襄王宮殿，設官分職。僞吏部侍郎喻上猷、荊州紳士，下檄之。江陵舉人陳萬策、李開先在所薦中。

十七年正月，李自成稱王於西安，國號大順，改元永昌。（明史紀事本末卷七十八）

李自成已經轉化農民軍爲支配剝削的政權了。這個政權爲滿洲游牧貴族軍所敗。中國農民所得到的是俯首耕田，低眉納稅。

經過無數暴動之後，乃有一八五〇年至一八六四年的太平天國。這是一個無產者農民政權。這個政權曾實施共產主義。但是

（這個）共產主義是不鞏固的。牠沒有共產主義生產做基礎，所以，生活資料的平等不久便消失了。在其中仍有富的與窮的了。（Peasant War in Germany,

pp. 175-176.）

這幾句話是說塔波耳派所以失敗的，也可以移來說明太平天國共產集團的失敗。這個政權，因集團中貧富差別之發生，後來腐敗了。

太平天國取得南京以後，從前的朝氣已開始消沉。天王以及楊秀清、韋昌輝，以及天王諸弟，莫不窮奢極欲。而天王與東王北王等內鬩又極猛烈。從原始基督教會變爲羅馬教會，從廣西農民軍變到天京的窮奢極欲，這是同一法則的反覆運用。（拙著革命論一四七

所謂同一法則，便是游民無產者所造成或領導的農民軍，由革命轉變為支配剝削；由革命集團犧牲農民無產者而轉變為支配剝削農民無產者的反革命政權，然後底於成功。

### 三 革命的教訓

歷史的教訓是不可移易的。由上述的教訓，我們決不應對於游民有寄與任何希望的事實。我們應當知道，游民是農民戰爭中最不好的同盟，也是無產者最不好的衛隊與助力。游民是依賴社會以爲生計的。他對於任何生產勞動者沒有解放的意識。

在奴隸勞動時代，游民決不求解放奴隸。在羅馬

無產者（游民無產者——陶）關心於保持奴隸制度，這個事實的表現，可從下面的事實看出來：羅馬的無產者革命的行動，從沒有反對人身所有權制度的原理。奴隸也有時準備著受人使用以鎮壓無產者蜂起。貴族所領導的奴隸對於加右斯格拉可斯指導下的無產者運動，予以致命的打擊。五十年後，馬可斯格拉蘇斯所率領的羅馬無產者平定了斯巴達可斯的叛變奴隸。

(K. Kautsky, Foundations of Christianity, New-

中國也並不是沒有與全國無產者農民革命軍作戰的奴隸軍。例如：秦二世元年（公元前二〇九年），屜農陳涉、游民無產者劉邦、貴族項梁及韓趙魏的後嗣，羣起殺死各地長官，反抗秦朝。秦的政權，一朝崩潰。但是秦竟能臨時組織一軍，相持一年多。這支兵是什麼組織的呢？

周文，陳賢人也。……（陳）勝與之將軍印，西擊秦，行收兵，至涇，車千乘，卒十萬，至戲，軍焉。秦令少府章邯免驪山徒人奴產子。（服虔曰：家人之產奴也。師古曰：奴產子猶今人云家生奴也。）悉發以擊楚軍，大敗之。周文走出關，止屯曹陽。二月餘，章邯追敗之，復走涇池；十餘日，章邯擊，大破之。周文自刎，軍遂不戰。（前漢書卷三十一陳勝傳）

奴隸勞動時代，沒有解放奴隸的主張的游民無產者，在封建制度分解以後，也沒有解放無產者即工業勞動階級的要求。勞動者是社會所賴以爲生的。游民是賴社會以爲生的。游民一遇見金錢的魔法，一接近繁榮的都市，他便把從來與農民無產者的同情及共同行動（如果有的話）忘記了。他是絕對貪污絕對銅臭的連隊。他在被壓迫的時候雖也憎恨富豪。一遇機緣，卻俯受地主商人的驅使。由是，游

民革命集團必然向支配剝削集團而轉變。

這種革命的教訓，在觀察中國今日流寇的發展的時候，是不應當忘記的。流氓散兵決不是無產者農民革命的同盟者。他們到了一定的時機，必然一變而保護私產，聯結士大夫，來求自己的成功。他們第一步雖有社會主義的口頭禪，第二步便踏上支配剝削無產者農民的路。從流氓散兵

所集成的流寇上去討社會主義的出路，是枉然的。

這是我們不應忽視的革命的教訓。

這是十八年五月間在上海幾個學校的演講，據要寫成的。本來沒有發表的意思，因有些聽講的處所，斷片的在校刊上發表了，故自己寫成發表於此，或可作一對照，又可以把那些記錄內容易引起誤解的詞句辯明，也許不是沒有益處的。

# 前鋒周報

每逢星期出版  
每冊定價三分  
預定半年八角  
全年一元五角

## 創刊號 目錄

- 發刊詞  
中國文藝的沒落  
民族主義的文藝  
談鋒
- 一、魯迅先生的遠識
  - 二、符咒與法師
  - 三、生財有道錢杏邨
  - 四、所謂主義的奴才

澤明  
雷盛  
錦軒

代售處

上海江灣路花園街三九號

光明出版部



## 再論三民主義的本體

章天浪

### 緒論

「三民主義，無所謂本體；三民主義的本體，更無所謂只是一個廣義的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之外去找本體，不但得不到本體的效用，而且結果只有妨礙三民主義的本體！」

這是作者在三民主義的本體問題——登在本刊二卷十號裏，以科學的方法，根據總理自己的說話，所得到的結論。

近來討論三民主義的本體問題的，在本刊三卷一號和四號裏，先後發表過金鳴盛先生的民生史觀及三民主義本體

問題和閻伯倫先生的三民主義的本體論兩篇，雖然彼此的見解不盡相同，然而對於本體問題的討論不能不說是有點推進；因之，三民主義的真實意義也就直接間接得著少許的闡明。所以，就見解紛歧這一點說來，雖是一種不能使人滿意的現象；但是從見解漸次集中一方面說來，究不能不說是前途可喜的事情。作者為在不失却總理的主義的原義的條件之下，而闡揚總理的主義起見，特把對於金閻二先生——尤其是對於閻先生的見解有所不安處提出來和金閻二先生商榷一下。

但是金閻二先生的見解怎樣呢？金先生的大意是：民生主義決乎沒有一個廣義的作用，如果世界上果真有一個廣



義作用的民生主義，那麼，非但可以做三民主義的本體，必定還可以做資本主義或君權主義的本體，甚至於一切主義的本體，這豈非笑話！所以三民主義，分之則為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合之則為三民主義一個整個的主義，沒有什麼本體。如果要有一個本體，那麼三民主義的本體就是一個「三民主義」。金先生在「三民主義無所謂本體」這一點，是和作者的見解完全相同的，閻先生的大意是，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實在是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三民主義當中，自然不包括廣義的民生主義在內；如果說三民主義的本體是廣義的民生主義，那不是在三民主義之外找一個東西作本體嗎？既是這樣，孫先生當然也可以找救國主義為三民主義的本體了。所以我們惟有三民主義之中找牠的本體，不應在牠範圍之外去找。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是狹義的民生主義，不是廣義的民生主義；周先生的主張是錯誤了。閻先生在「三民主義的本體，無所謂只是一個廣義的民生主義」以及「不能在三民主義之外去找本體」這兩點，也是和作者的見解完全相同的。不過閻先生雖然承認廣義的民生主義不能做三民主義的本體，可是又提出狹義的民生主義來做三民主義的本體，「狹義的民生主義可以做三民主義的本體嗎？」三民主義果然真

正需要一個主義來做牠的本體嗎？」這是本文要討論的中心問題。其實，周先生在三民主義之外去找本體，固然是錯誤；可是閻先生硬要從三民主義之內替三民主義找一個本體，也未免受了本體論的毒，而且結果只有鬧出同樣的錯誤來！下面我們就打算單獨討論閻先生的本體論。

本來，要討論一個問題，確要嚴緊的遵守著科學的規律，纔不致於各自把握著主觀的見解去爭論，因而使問題不但得不到解決，反倒鬧得更糟。尤其是對於一種主義，不應當任意加以修正或曲解，拿來維護自己主觀上的偏見，把牠弄得四分五裂，因而使人轉滋誤會。最好是還牠一個本來面目，最低限度，也要不失却牠的本來面目。——這是作者的信條，而作者對於三民主義的本體問題的一切討論也就是根據這個信條而出發的。下面我們仍然要嚴守着這個信條而考察閻先生的本體論。

## 二 民生史觀的真諦

閻先生的本體論——狹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是從 總理的中心思想民生史觀出發而歸納出來的。所以民生史觀的認識，確是我們當前的急務。但是 總理關於民生史觀的理論，確是講的很少，因之，這個理論的關

發。確是我們應有的責任。惟「茲事體大」，稍一不慎，即不免發生錯誤，因而失却 總理的原意，甚且得著不良的結果。所以我們要認識民生史觀的真諦，惟有拿 總理自己的說話爲根據，嚴密的遵守著科學的規律，把他整理出一個系統來。但是 總理自己的說話怎樣呢？

總理在三民主義講演裏說道：

「……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因此，我們知道 總理的民生史觀的基本觀念，是以「民生」爲歷史的重心的。但是「民生」爲什麼能成爲歷史的重心呢？ 總理說道：

「古今一切人類之所以要努力，就是因爲要求生存。」

人類因爲要有不間斷的生存，所以社會才有不停止的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

「人類求生存是甚麼問題呢？就是民生問題。所以民生問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

這就是「民生」能成爲歷史的重心的原因。但是「民生」的進化，換句話說，就是「民生」內容轉變的原因，又是什麼呢？ 總理說道：

「……所以機器發明了之後，世界的生產力便生出一大變動。這個大變動，就是機器占了人工，有了機器的人便把無機器人的錢都賺去了。……這個大變動，外國叫做實業革命。因爲有了這種實業革命，工人便受很大的痛苦；因爲要解決這種痛苦，所以近幾十年來便發生社會問題。」

「但是人類的天然形體不完全，生來沒有羽毛，必需衣以禦寒、必需食以養生。在太古喫果實的時候，地廣人稀，人人都是很容易覓食，不必做很多的工就可以生活。到了漁獵時代，人民就要打魚獵獸，才可以有魚肉喫，才可以生活，就是做工才有飯吃。到了游牧時代，人類要從事畜牧才可以生活，當時人人都是逐水草而居，時常遷徙，所有的工作便是很辛苦的勤勞。至于農業時代，人類要樹藝五穀才可以生活，彼時人類的生活更是複雜，所有的工作更甚辛苦勤勞。到了工商時代，遇事都用機器，不用人力，人類雖然有力，也沒有用處；想去賣工，找不到僱主。在這個時候，便有很多人沒有飯喫，甚至于餓死，所受的痛苦，不是一言可盡！」

「共產這種制度，在古人時代，已經是實行了。究竟到了甚麼時代才打破呢？依我的觀察，是在金錢發生之

後。……所以由于金錢發生，便打破了共產；由于機器發生，便打破了商家。現在資本家有了一種機器，靠工人來生產，掠奪工人的血汗，生出貧富極相懸殊的兩個階級，常常相衝突，便發生階級鬥爭。……要想方法來解除這種戰爭，……就是要把古代的共產制度恢復起來。因為從前人類頂快活的時代，是最初脫離禽獸時代所成的共產社會。當時人類的競爭，只有和天鬥，或者和獸鬥。後來工業發達，機器創出，便人與人鬥。……這種鬥爭要到甚麼時候才可以解決呢？必要再回復到一種新共產時代才可以解決。……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我今天來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這種共產主義制度，並不是馬克思才發明出來的；當原始人類發生的時候，便有這種制度，便實行共產。」

「人類由初生以至現在，天天都是在奮鬥之中。人類奮鬥，可分作幾個時期：第一個時期，是太古洪荒沒有歷史以前的時期，……便是洪荒時代，是人和獸相鬥的時代；……但是那時的奮鬥，總是人獸到處混亂的奮鬥

，不能結合為大團體，所謂各自為戰，……祇有用個人的體力。在那箇時候，只有同類相助。……當時同類的集合，……是天然的，不是人為的。……各人都是各用氣力，不是用權力。所以在那箇時代，人同獸爭，是用氣力的時代。後來毒蛇猛獸差不多都被人殺完了，……人羣就住在一處，把馴伏的禽獸養起來，供人類的使用，……便成畜牧時代，也就是人類文化初生的時代。……到了那箇時代，人類生活的情形便發生一個大變動。所以人同獸鬥終止，便是文化初生，這箇時代可以叫做太古時代，到了那箇時代，人又同甚麼東西去奮鬥呢？是同天然物力去奮鬥。……是人同天爭。……說到人同獸爭的時代，人類還可用氣力去打；到了同天爭的時代，專講打是不可能的。……于是發生神權，……用祈禱的方法去避禍求福。……由此可見人同獸爭以後，便有天；要和天爭，便發生神權。由有歷史到現在，經過神權之後，便發生君權，……于是由人同天爭的時代，變成人人爭。到了人人相爭，便覺得單靠宗教的信仰力，不能維持人類社會，不能夠和人競爭；必要政治修明，武力強盛，才可以和別人競爭。世界自有歷史以來，都是人人爭。從前人同人爭，一半是用神權，一半

是用君權。後來神權漸少，……君權漸盛，……專制到了極點，……弄得人民不能忍受，……便發生民權的革命。民權革命，是誰同誰爭呢？就是人民同皇帝相爭。

……再概括的說一句，第一個時期，是人同獸爭，不是用權，是用氣力。第二個時期，是人同天爭，是用神權。第三個時期，是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是用君權。到了現在的第四個時期，國內相爭，人民同君主相爭，……到這個時代，民權漸漸發達，所以叫做民權時代。這個時代是很新的。……世界上自有歷史以來，政治上所用的權，因為各代時勢的潮流不同，便各有不得不然的區別。比方在神權時代，非用神權不可；在君權時代，非用君權不可。……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便沒有方法可以反抗。」

至于權的作用是什麼呢？總理說道：

「環觀近世，追溯往古，權的作用，單簡的說，就是要求維持人類的生存。」

「大概社會變化和資本發達的程序，最初是由地主，然後由地主到商人；再由商人才到資本家。」

「民生就是社會一切活動中的原動力，因為民生不遂，所以社會的文明不能發達，經濟組織不能改良，和道

德退步，以及發生種種不平的事情；像階級戰爭和工人痛苦，那些種種壓迫，都是由于民生不遂的問題沒有解決。所以社會中的各種變態是果，民生問題才是因。」

從上面這些少數稱引的說話裏，我們也就儘可以體驗到總理對於「民生」內容轉變的原因，確有下面兩個答案：第一，「民生」內容轉變的根本動因，是因為人類要求生存。人類因為要求生存，所以才有不斷的努力；同時又因為人類的生存越過越難，所以人類的生存問題也就日見複雜。要解決這種日見複雜的生存問題，社會上便常常發生許多新制度；社會上因為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才常常有進化。所以社會進化的定律，是人類求生存。人類要求生存便是「民生」內容轉變的根本動因。這一點便是 總理的民生史觀和馬克思的唯物史觀根本不同處。所以 總理才鄭重的告訓我們：「再不可說物質問題是歷史中的中心！要把歷史上的政治和社會經濟種種中心，都歸之于民生問題，以民生為社會歷史的中心。先把中心的民生問題研究清楚了，然後對於社會問題，才有解決的辦法。」第二，「民生」內容轉變的次要動因，是因為生產工具的變動。因為生產工具具有了變動，所以生產力、生產方法、生產關係，以至一切生活樣式、生存組織，都隨之變動。這種種變

動的結果，也就是社會進化的原因。不過這種種變動都是以生產工具的變動為樞紐，而生產工具的變動，又以人類要求生存為出發，所以人類要求生存既是「民生」內容轉變

的根本動因，那生產工具的變動就成為民生內容轉變的次要動因了。為更加明瞭而確實起見，且把 總理上面的說話表列如下：

生產工具與民生關係表

時代	生產工具	生產力	生產方法	生產關係	階級	關係	鬥爭對象	政治形態
洪荒時代	人類自己的氣力或木棍和石頭	生產力弱沒有多餘的生產品	採取果實或漁獵	自由的平等的協力的共產	無階級	無階級	人同獸爭	無權時代
畜牧時代	人和牲畜及其他器具	生產力比較有了進步生產品也有剩餘	畜牧	開始私有財產共地制打破	開始有階級的區分却無階級的區分為顯著却仍然不能說是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的實質	人同天爭	神權時代
農業時代	人和牲畜及其他器具	生產力更進步剩餘品也更多	農業和手工業	地主與農奴商人也在此時發生	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	人同人爭國同國爭這個民族同那個民族爭	君權時代
工商時代	以機器為主	生產力極大有多量剩餘品	機械工業	資本家與勞動家平等的協力的共產	發生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	爭資本家與勞動家相爭	民權時代
大同時代	以機器為主	生產力極大有極大量剩餘	機械工業	平等的協力的共產	階級消滅	階級消滅	人同人爭終止	新共產時代

從上面這個生產工具與民生關係表裏，我們確乎可以十二分相信 總理對於生產工具的變動可以促進「民生」的變動決乎沒有否認過；不但沒有否認過，而且有過很具體很透徹的說明。這就是一般人以爲民生史觀實在就是唯物史觀的原因。其實事情沒有這樣簡單，因爲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雖然有類似之處，然而究竟是兩個絕對不相同的東西。

這個仍然有 總理自己的話來說明。總理在三民主義演講裏說道：

「他（馬克思）在這種歷史中所發明的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說世界一切歷史都集中於物質，物質有變動，世界也隨之變動；並說人類行爲，都是由物質的境遇所決定

的。故人類文明史，祇可說是隨物質境遇的變遷史。……現在馬克思發明物質是歷史的重心，……這個道理究竟

是怎樣呢？……近來美國有一位馬克思的信徒威廉氏，……說馬克思以物質爲歷史的重心是不對的，社會問題才是歷史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以生存爲重心，那才是合理，民生問題就是生存問題。這位美國學者最近發明，適與吾黨主義若合符節。這種發明，就是民生爲社會進化的重心，社會進化又爲歷史的重心，歸結到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

「照馬克思的觀察，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史。古時有主人和

奴隸的戰爭、有地主和農奴的戰爭、有貴族和平民的戰爭。簡而言之，有種種壓迫者和被壓迫者的戰爭；到了社會革命完全成功，這兩個互相戰爭的階級，才可以一齊消滅。由此便可知馬克思定要有階級戰爭，社會才有進化。階級戰爭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是以階級戰爭爲因，社會進化爲果。我們要知道這種因果的道理不是社會進化的定律，便要考察近來社會進化的事實。近幾十年來社會是很進化的，各種社會進化的事實更是很複雜的。就是講到經濟一方面的事實，也不是一言可盡。但是用概括的方法來講，歐美近年來之經濟進化，可以分作四種：第一是社會與工業之改良；第二是運輸與交通收歸公有；第三是直接徵稅；第四是分配之社會化。這四種社會經濟事業，都是用改良的方法進化出來的。……這四種社會經濟進化，便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社會上因爲常常發生新制度，所以常常有進化。至于這種社會進化是由于甚麼原因呢？社會上何以要起這種變化呢？如果照馬克思的學說來判斷，自然不能不說是由于階級戰爭。社會上之所以要起階級戰爭的原故，自然不能不說是資本家壓制工人，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調和，所以便起戰爭。社會

上因爲有這種戰爭，所以才有進化。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之所以有進化，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不是由于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有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爲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階級戰爭是社會要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一種病症。這種病症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因爲人類不能生存，所以這種病症的結果，便起戰爭……再照馬克思階級戰爭的學說講，他說資本家的盈餘價值，都是從工人的勞動中剝奪來的。把一切生產的功勞，完全歸之于工人的勞動，而忽略社會上其他各種有用分子的勞動。……由此可見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能力的分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銷售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能力的分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像這樣講，就合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

全體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個資本階級的

戰爭。這些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為都要

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

，多徵資本家的所得稅遺產稅來發達全國的運輸和交通

事業，以及改良工人的生活 and 工廠的工作，做種種大多

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

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

享幸福。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祇求得社會上一部

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會進化的定律。……所以民生問

題才可說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我們能够明白社會進化

的原動力，再來解決社會問題，那才容易。馬克思認是

階級戰爭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因，這便是倒果為因。……

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用功幾十年，所知道的都是已往

的事實，至於後來的事實，他一點都沒有料到。」

「至于世界各國因為情形各不相同，資本發達的程度

也是各不相同；所以解決民生問題的辦法，各國也是不

能相同。……現在資本家保守權利的情形，好像從前專

制皇帝要保守他們的皇位一樣，……也是用種種專制的

方法，來反對社會黨，橫行無道。歐美社會黨，將來為

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

，也是未可定的。」

「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

鬥爭去打平他；但是中國實業尚未發達的時候，馬克思

的階級戰爭無產專制使用不著。所以我們今日師馬克思

之意則可，用馬克思之法則不可。」

「所以共產主義就是最高的理想來解決社會問題的。

……我今天分別共產主義和民生主義，可以說共產主義

是民生的理想，民生主義是共產的實行。所以兩種主義

沒有甚麼分別，要分別的，還是在方法。」

從上面這些說話裏，民生史觀和唯物史觀確乎不是相同

的東西。第一，牠們的基本觀念不同。民生史觀的基本觀

念是「民生」，換句話說，就是民生史觀的基本觀念是以

人類求生存，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因為人類要求生存，

同時人類又是最適于生存的動物；換句話說，就是人類是

能够製造生產工具的動物。所以生產工具雖然在某種意義

上也可以促進「民生」內容的變動，因之，似乎也有決定社

會上一切組織的動力。然而這個生產工具究竟是幫助人類

圖謀生存的，換句話說，就是人類生存的工具。人類為達

到生存的目的，一方面對於人與自然的關係，固然能夠主

動的造出這個生產工具，並利用這個生產工具來增進人類

的幸福；同時他方面對於人與人的關係，也能自發的有計劃的造出許多制度來減少人與人間因利用這個生產工具不待其當而發生的衝突，使他得到調和，因而促進社會的進化。如果人類根本不要生存，那生產工具就根本於人類一無所用；如果人類根本沒有製造生產工具的能力，那生產工具也就根本無從產生；如果人類能自發的製造生產工具而又不能自發的改善因利用這個生產工具不得其當而發生人與人間的衝突，使他得到調和，那人類也就只有盲目的機械的做生產工具的奴隸，因而人類社會也就根本沒有進化可言，人類理想中的社會如新共產社會等也就永遠沒有實現的希望。然而人類是有了生存而又要求生存同時又是最適于生存的，所以才能製造出生存工具的生产工具，因而克服自然、改善自然、利用自然，使自然對於人類的約束力減少至于極限。同時人類又是能够超出生產工具的某種制限而自發的有計畫的造出許多制度使人與人間的衝突日趨于調和，因而改善人類社會的組織的，所以人類社會才常常有進化。總而言之，生存是人類的目的，生產工具却是人類生存的工具；人類生存的工具，固然隨著生產工具的改變而改變，然而人類生存的組織却不是盲目的機械的受著生產工具的支配。換句話說，就是人類不但能夠自

發的改善生產工具來達到他的生存目的，同時並能夠自發的改善生存組織因而約束生產工具來達到他的生存目的，尤其是在文化程度發達到最高度的人類社會裏，愈能自發的有計畫的改善他的生存組織，約束他的生產工具，因而益發適于生存。所以生產工具與生存組織的關係，在人類文化發達的過程裏，不是生產工具機械的約束人類的生存組織，倒是人類的生存組織有計畫的約束生產工具。同時正因為人類能够有計畫的改善生存組織，因而約束生產工具，所以社會上才常常有新制度發出，所以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才能益發相調和，所以人類社會才能常常有進化。所以人類求生存才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就是民生史觀的基本觀念。反之，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却是「物質」，換句話說，就是以「物質」的變動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而「物質」之中，又以生產工具為基礎。這就是說生產工具決定生產力，生產力決定方法，生產方法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在分成階級的社會中，又是財產的關係，同時又是階級間的關係。這個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物質基礎的下部構造，或社會經濟組織的下部構造，由這個下部構造，反映出政治生活過程及精神生活過程，形成社會的上部構造，同時並由這個下部構造生出變化，然後上部構



造才可以或徐或速的跟着變化。這種由生產工具演進的形式來說明人類進化的法則與性質，固不能不認爲是馬克思對於人類學術史上一種偉大的貢獻，就是 總理誇獎馬克思的學問處也就在這一點。但是馬克思雖然從生產工具演進的形式一方面的說明人類進化的法則與性質，可是他方面，却漠視了人類自身所具有的固有的生存能力，換句話說，就是漠視了人類並不是盲目的機械的爲生產工具所支配，却是能夠自主的有計畫的支配生產工具因而改善生存組織來達到生存目的這種事實。所以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只說明了人類進化的一面，却忘記了人類進化的其他一方面，因之馬克思的學說，到了最近，就和事實多不相符合。馬克思自己也曉得這種說法未免有點過于機械，所以便在資本論第三卷裏有了下面的說明：

「說社會之全組織，更有政治的組織，以什麼爲根本，才能成立，中心的秘密根柢是什麼，這總不外乎占有生產器具的人和直接從事生產的人兩者間直接的關係，——這個關係，決定勞動之種類及方法，因而左右社會之生產力。——經濟之基礎，其本質雖同，而在實際的生活，有種種變態；他的原因，要歸到種種經驗上的事實，自然的事情，人種的關係，其他由周圍關係所生歷

史的影響。」——胡漢民著唯物史觀與倫理之研究一書中唯物史觀批評之批評。他的摯友恩格斯在他給 Bloch 書中把這個意思就格外的說得明顯。他說：

「若曲解經濟的要素，爲決定歷史的唯一要素，必終對於此命題爲無意味抽象的無稽化。經濟的要素是基礎；但上部構造之種種要素，亦對歷史鬥爭的推移，發生影響，並且時常有決定鬥爭的力量。故經濟的要素，須與如此各要素之交互作用間，始終一貫。」——馬哲民

#### 著國際帝國主義史論第七頁

從上面馬克思和他的摯友恩格斯這些說話裏，唯物史觀對於生產工具機械的支配民生，雖然有了一個例外的補充的說明，因而把唯物史觀的機械性減却了幾分；同時又正因爲有了這一個例外的補充的說明，總理的民生史觀的真確性因之便得了一個旁證。不過，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却是以生產工具演進的形式來說明人類進化的法則與性質的，而這個生產工具，却又是被認爲構成社會物質基礎的基礎的；因之，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便不能不說是以「物質」的變動爲社會進化的原動力。這就是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基本觀念不同處。

第二，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也不同

。唯物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是基于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而出發的。唯物史觀的基本觀念既是以「物質」的變動為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同時又根據這個物質的關係，歸結到人類過去的歷史（在原始土地共有氏族社會消滅以後）都是階級鬥爭的歷史，而各階級間的利益，又總是衝突，不能調和；因之，要消滅這種總沒有停止的階級鬥爭，便只有用階級鬥爭的方法。因之階級鬥爭，便成為唯物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民生史觀則不然。民生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是基于民生史觀的基本觀念而出發的。民生史觀的基本觀念是「民生」，而「民生」的根本動因則在于人類要求生存；因為人類要求生存，所以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便只有互相調和，不能互相衝突。要達到這個目的，便不能純用階級鬥爭的方法，雖然「在不均的社會，當然可用馬克思的辦法提倡階級鬥爭去打平他」，雖然「歐美社會黨，將來為勢所迫，或者都要採用馬克思的辦法，來解決經濟問題，也是未可定的」。「但是照歐美近幾十年來社會上進化的事實看，最好是分配之社會化，……這是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相調和，不是相衝突。……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之所以要調和的原因，就是因為要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階級戰爭，是社會當進化的時候，所

發生的一種病證，這種病證的原因，是人類不能生存。」而且階級鬥爭的事實，是實業革命以後才產生的，並不是如馬克思所觀察的：「階級戰爭，不是實業革命之後所有的，凡是過去的歷史都是階級戰爭的歷史。」即退一步而論，「資本家和工人的利益，總是相衝突，不能調和，所以便起戰爭。」然而：「……所有工業生產的盈餘價值不專是工廠內工人勞動的結果，凡是社會上各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無論是直接間接，在生產方面，或者是在銷售方面，都有多少貢獻，這種有用有能力的份子，在社會上要佔大多數。如果專講工人，就是在工業極發達的美國，工人的數目，也不過是二千多萬，祇全美國人口五分之一。……像這樣講，就令在一個工業極發達的國家，全國的經濟利益不相調和，發生衝突，要起戰爭，也不是一個工人階級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是全體社會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和一個資本階級的戰爭。這些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因為都要求生存，免去經濟上的戰爭，所以才用公家來分配貨物，……做種種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歐美各國從這種種經濟利益相調和的事業發達以後，社會便極有進化，大多數便享幸福。所以馬克思研究社會問題，祇求得社會上一部分的毛病，沒有發明社

會進化的定律。」所以要解決社會問題，便應當從社會上大多數經濟利益相調和這一點出發，用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的力量，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矯正社會進化的時候所發生的病證，因而消滅階級戰爭，促進人類的生存。何況按照美國福特汽車廠所持的工業經濟原理，來和馬克思盈餘價值的理論相比較，至少有三個條件，恰恰是相反，因而反證著就是在資本家生產制度之下，要改良舊制度因而增進工人的利益，使工人得著較好的生存，也並不是絕對的不可能呢。所以民生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雖然沒有絕對否認階級鬥爭的方法在不均的社會裏也有時可以用，因而一般人以為民生史觀實在是唯物史觀，恐怕這也算是一個原因；但是民生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最重要的方法，却是以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的力量，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因而改善人類的生存，促進社會的進化。這斷不是什麼曲解或修正。總理的原意所得來的結論。這就是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不同處。

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牠們的基本觀念既不相同，牠們解決社會問題的方法又不相同；因之，在牠們的中途，表面上雖不無類似之處，但是在牠們的起結，根本上却不能

說是一個相同的東西。透澈的說來，就是，唯物史觀就是唯物史觀，民生史觀却是民生史觀。離開唯物史觀，無所謂階級鬥爭方法的產生，換句話說，就是只要從唯物史觀的見地，就一定產生出階級鬥爭的方法；同時正因為有了階級鬥爭的方法，然後唯物史觀才具著唯物史觀的特性。一樣，離開民生史觀，無所謂社會上大多數的利益相調和，因而無所謂以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打破種種舊制度，發生種種新制度，因而改善人類的生存，促進社會的進化，換句話說，就是只要從民生史觀的見地，就一定產生出上述這個方法；同時正因為有了上述這個方法，然後民生史觀才具著民生史觀的特性。如果說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不是相反的，乃是相成的；不是絕對不相容的兩極，却是彼此互相作用的，這就無異是說唯物史觀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可以補助民生史觀以「民生」為歷史的重心。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方法，可以補助民生史觀上述這個方法；或是民生史觀上述這個方法，可以補助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方法，民生史觀以「民生」為歷史的重心可以補助唯物史觀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然而容得了唯物史觀以「物質」為歷史的重心，就容不了民生史觀以「民生」為歷史的重心；容得了唯物史觀階級鬥爭的方法，

就容不了民生史觀上述這個方法，雖然民生史觀沒有絕對否認階級鬥爭的方法。這是很顯明之理。所以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既是立場觀點不同，那麼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儘管有相類似之處，然而終究是兩個絕對不相同的東西。所以唯物史觀與民生史觀不是相成的，乃是相反的；不是彼此互相作用的，却是彼此互相衝突的。至于什麼心物的區分，那根本就不成什麼問題；因為唯物史觀雖然戴上一個「物」的名號，然而民生史觀却不是沒有「物」的實際的。只有反對民生史觀的，才會說出什麼「唯心」或「心物二元」的騙人的話，只有側重唯物史觀的，才會說出什麼民生史觀實在就是唯物史觀，同時也只有自己始終沒有精密體驗過總理的說話的，才會受著這種欺騙而為其所惑！

于是我們對於民生史觀的認識所得的結論如下：

民生史觀是以民生為歷史的重心，換句話說，就是以人類求生存為歷史的重心。民生的進化，却是隨著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進化而進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文化程度發達到最高度的人類社會裏，這個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關係，不是生產工具機械的約束人類的生存組織，倒是人類的生存組織有計畫的約束生產工具。因為人類能夠有計畫的改善他的生存組織因

而約束生產工具，所以社會才有進化。所以要解決社會上因這個生產工具利用不得其當而發生人與人間的衝突的病症的時候，換句話說，就是人類生存組織發生病症的時候，便須以社會上大多數有用有能力的分子，打破種種舊制度，造出種種新制度，改善人類的生存組織，約束生產工具，使社會上大多數的經濟利益相調和；調和到極度時，便是新共產社會的到來，和人類生存極圓滿時代的實現，這就是孔子所希望的大同世界。

此外關於「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這兩個名詞的關係，也有在這裏說明一下的必要。因為這兩個名詞的關係沒有弄清楚，便要墮入五里霧中而莫能自拔；因之，一切討論也就只有迷離彷彿而莫能得其究竟。但是「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這兩個名詞的關係究竟怎樣呢？作者關於「廣義的民生主義」這個名詞，在三民主義的本體問題裏，曾有如下的說明：

「總理對於民生主義一名詞，雖然有過是在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的解釋，因之，民生主義，似乎有所謂廣義的民生主義；但是總理對於民生主義一名詞的真解釋，却係指的在解決社會上的經濟問題，因之，民生主義便只有一個狹義的民生主義，無所謂廣義的民生主義。」

廣義的民主主義，不是經常的正則的民主主義；經常的正則的民主主義，只有一個狹義的民主主義。惟有這個狹義的民主主義，才是 總理所提倡的民主主義，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

這裏所謂「經常的正則的民主主義，只有一個狹義的民主主義；惟有這個狹義的民主主義，才是 總理所提倡的民主主義，才是真正的民主主義」的意思，正如閻先生所說的「三民主義中的民主主義實在是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一樣。不過，當時作者關於「廣義的民主主義」這個名詞，雖然有過「民主主義，只有一個狹義的民主主義，無所謂廣義的民主主義」，或最高的限度，廣義的民主主義，也不過不是經常的正則的民主主義而已的辯明，可是還沒有辯明「廣義的民主主義」與「民生史觀」的關係。其實，「廣義的民主主義」，便是普通所謂的「民生史觀」。拋棄三民主義講演裏「廣義的民主主義」所包括的一部分，便另外找不到「民生史觀」的內容；反之，拋棄「民生史觀」所包括的一部分，也就另外找不到「廣義的民主主義」的內容。所以「廣義的民主主義」，實在就是普通所謂的「民生史觀」。所以「廣義的民主主義」不是經常的正則的民主主義，經常的正則的民主主義，只有一個狹義的民主主義，無

所謂「廣義的民主主義」。這個「狹義的民主主義」，便應當直接稱為「民主主義」；而這個「廣義的民主主義」，也就應當改稱「民生史觀」。

以上關於民生史觀的話，不知不覺的說了一大段，然而要「詳徵博引」的說來，恐怕還不止此數；不過這裏不是專討論民生史觀的，所以就只好暫時告一結束。下面我就要根據這個民生史觀的認識而考察閻先生的本體論。

### 三 從閻先生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的論證裏所發現閻先生的錯誤

閻先生的本體論是從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三民主義的本體只是一個廣義的民主主義——著手而後建立的。所以，在周先生的本體論沒有被閻先生推翻以前，閻先生的本體論就萬難馬上成立；因之，周先生的本體論是否被閻先生推翻了這種事實，也就是我們當前應當注意到的問題。但是閻先生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的論證究竟怎樣呢？這裏我們有把他敘述一下的必要。

閻先生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的論證是這樣的：

一 「民生史觀是 總理思想的中心，是對歷史進化所下的定律，其他一切學說都以此為根據；但是一切學說

雖不能違背民生史觀的原理，却是也不能說一切學說就毫無差別的等於民生史觀。三民主義是根據這個中心思想引申出來的，却不能說三民主義就是民生史觀。民生史觀是從上至下的一個整個系統，三民主義不過是這個系統裏的一個橫截面。」

二 「其次，總理在講民生史觀的時候，一方面說民生是歷史的重心，民生問題是社會進化的原動力；廣義的民生主義，就是解決這個民生問題的工具。所以民生主義，「不但是最高的理論，並且是社會的原動力，是一切歷史活動的重心。」現代的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甚至「一切經濟主義」，都包括在這個民生主義之中。這樣的民生主義是世界上一切主義的最高理論，是一切主義的最後目的；不但三民主義不能包括這樣的民生主義，反之，三民主義，還是包含于這樣一個民生主義之中。最後，我們有應當注意的，就是民生主義（廣義的）是「一切經濟主義」的最高理論、最後目的；但是一切主義，都不能說等于這個民生主義。因為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這個廣義的民生問題中的一部分；所以這些主義，也不過是廣義的民生主義的一部分或一方面。」

三 「這個廣義的民生問題，因時代地點的不同，而表現自有差異；在這個特定的時間同特定的空間，廣義的民生問題便成爲狹義的民生問題。廣義的民生問題，是從上至下的整個系統；而狹義的民生問題，不過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橫截面，這同民生史觀與三民主義的關係是一樣。三民主義，是解決這個狹義的民生問題的工具，是廣義的民生主義中的一部分或一方面。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能說是廣義的民生主義。誠如金先生所說，如果廣義的民生主義可以爲三民主義的本體，那廣義的民生主義也可以作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了。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是，狹義的民生主義，不是廣義的民生主義，周先生的主張是錯誤了。」

四 「其實周先生犯了兩點錯誤：第一，在把廣義的民生主義拉到狹義的系統裏面來；第二，三民主義中的民生主義，實在是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如此三民主義當中，自然不包括廣義的民生主義在內；因而說三民主義的本體是廣義的民生主義，那不是在三民主義之外找一個東西作本體嗎？既是這樣，孫先生當然也可以找救國主義爲三民主義的本體了。所以我們惟有在三民主義之中找牠的本體，不應在牠範圍之外去找。」

爲便于討論起見，且把閻先生的論證列成論理的關係如下：

一 民生史觀是從上至下的一個整個系統，三民主義不過是這個系統裏的一個橫截面。把牠圖解如下：



在上面這個圖解裏

，三民主義是民生史觀整個系統裏的一個

橫截面；換句話說，就是三民主義是民生史觀的一部分，部分是全體的構成分子，所以民生史觀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二 廣義的民生問題，是從上至下的整個系統；而狹義的民生問題，不過是這個系統中的一個橫截面。廣義的民生主義是解決廣義的民生問題的工具，三民主義，是解決狹義的民生問題的工具；所以三民主義是廣義的民生主義之一部分或一方面。把牠圖解如下：



在圖

甲裏，

三民主義是廣

義的民

生主義

生主義之一部分；在圖乙裏，三民主義是廣義的民生主義之一方面。無論是一部分或一方面，廣義的民生主義都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三 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能說是廣義的民生主義。

從上面這些論理的關係或圖解裏，我們當然的結論是，民生史觀是三民主義的本體，或是廣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雖然因爲閻先生沒有認清「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的關係，因而得著兩個大前提和兩個結論。可是閻先生的結論却是：「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能說是廣義的民生主義。」像這樣的推理法，不能不使我們詫異，這也許就是閻先生的科學規律？原來閻先生的意思是：「三民主義當中，自然不包括廣義的民生主義在內。」周先生不應犯著錯誤「把廣義的民生主義拉到狹義的系統裏面來」。其實，周先生的工作，剛剛和閻先生所想的相反，周先生正是爲的「三民主義當中，自然不包括廣義的民生主義在內」；而廣義的民生主義却是自然包括了三民主義在內的，所以周先生才把三民主義拉到廣義的系統裏面去。因而說三民主義的本體只是一個廣義的民生主義，斷乎不是如閻先生所說的「把廣義的民生主義拉到狹義的系統

裏面來」。閻先生說「周先生的主張是錯誤了」，可是閻先生上面這些說話，都不管是替周先生的主張下了肯定的註腳，因而把周先生的主張益發增加了一層深厚的堡壘。閻先生本想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因而建築起自己的本體論，但是結果不但周先生的本體論決乎沒有被閻先生推翻，而且因之益加鞏固；同時，閻先生的本體論也就決乎不能馬上成立（關於閻先生的本體論不能成立的理由下面再說）。這不能不說是閻先生沒有嚴緊的遵守科學規律的錯誤，因而得著相反的結果，甚且鬧出極普通的邏輯上的絕大笑話來。

其次，閻先生說「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能說是廣義的民生主義」的原因，就是：「誠如金先生所說，如果廣義的民生主義可以為三民主義的本體，那廣義的民生主義也可以作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了。」原來閻先生怕的是「那廣義的民生主義也可以作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了」。但是在閻先生自己沒有證明廣義的民生主義不能作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以前，光怕是不成功的。何況閻先生自己又有過「現代的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甚至「一切經濟主義」，都包括于這個民生主義之中，這樣的民生主義是世界上一切主義的最高理論，是一切主義的最後目的

；不但三民主義不能包括這樣的民生主義，反之，三民主義還是包含于這樣一個民生主義之中」的說話呢？閻先生既然說是「現代的什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集產主義，甚至「一切經濟主義」，都包括于這個民生主義之中，……三民主義還是包含于這樣一個民生主義之中」，那麼，這樣一個民生主義當然是牠們的本體。閻先生自己也覺著像這樣的遵守科學規律的推理法，未免有點欠于科學，因而便接著補充的說「最後，我們有應當注意的，就是民生主義（廣義的）是「一切經濟主義」的最高理論、最後目的；但是一切主義，都不能說等于這個民生主義，因為他們所要解決的問題，不過是這個廣義的民生問題中的一部分；所以這些主義也不過是廣義的民生主義之一部分或一方面」。這裏閻先生雖然有一條「但是一切主義都不能說等于這個民生主義」的伊書，然而閻先生的結論却仍然是「所以這些主義也不過是廣義的民生主義之一部分或一方面」；因之，閻先生也就仍然跳不出一廣義的民生主義是牠們的本體」的圈套，因之，閻先生也就不能說廣義的民生主義不是牠們的本體，「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能說是廣義的民生主義。」這又不能不說是閻先生沒有嚴緊的遵守科學規律的錯處，因而鬧出和上面同樣的極普通的邏輯上的絕大



笑話來。

此外閻先生對於總理所用的「民生」「民生問題」「民生主義」同「民生史觀」這些名詞，對於「諸家」曾有如下的批評：「通觀諸家議論，都在把「民生」「民生問題」「民生主義」同「民生史觀」諸名詞的含義範圍，沒有弄清楚，所以生出許多爭論。」於是閻先生便先在這方面下工夫，結果是：「總理用「民生」「民生問題」「民生主義」這幾個名詞，在他的遺著裏，到處都可以看見。却是意義非常的不確定；有時是廣義的，有時是狹義的，但是我們仔細推求起來，並不是漫無限制，隨便亂用，實在有一定的分寸。就是當講民生史觀的時候，所用的民生、民生問題（社會問題）、民生主義，多是廣義的；在單講民生主義或與民族民權二主義同時並用的時候，多是狹義的。」這不能不算是閻先生體察總理的遺著工夫得閒處。但是閻先生雖然揭明了總理當講民生史觀的時候，所用的民生、民生問題、民生主義，多是廣義的；在單講民生主義或與民族民權二主義並用的時候，多是狹義的；然而閻先生所揭明的，也不過僅是「當講民生史觀的時候」和「在單講民生主義或與民族民權二主義同時並用的時候」而已，此外關於「民生」「民生問題」「民生主義」的含義範圍，實在和「諸家」中的多

數沒有兩樣；而且，閻先生自己對於「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這兩個名詞的分辨始終沒有弄清楚，因之，才始終陷於「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的謎網之中；因之，才始終跳不出「廣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的圈套；因之，才只有不顧大前提的大著膽說「三民主義的本體不能說是廣義的民生主義」。其實，「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本來是一個東西，這個道理，上面已有說明。正因為他們是一個東西，所以三民主義儘可以說是而且事實上也實在是根據「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這個中心思想引申出來或脫胎出來的，但是我們也就只可以說是由這個中心思想引申出來或脫胎出來的，却不能說三民主義是「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之一部分或一方面，這正如某甲由他的母體脫胎下來，我們不能說某甲是他的母體的一部分，因而說他的母體便是他的本體一樣。這就是「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不能做三民主義的本體的道理。同理，「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也不能做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因為其他一切主義雖然都應當以「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為根據，都不能違背「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的原理；但是其他一切主義，擴大來說，就是往古來今的其他一切主義，是否都

以此爲根據，是否都不違背這個原理，那却是另外一個問題。即退一步而論，往古來今的其他一切主義都以此爲根據，都不違背這個原理，那我們最多也只能說牠們都是由這個原理引申出來或脫胎出來的，却不能說這個原理就是牠們的本體。這就是「民生史觀」或「廣義的民生主義」不做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的道理。閻先生因爲不明白這個道理，所以便只有用「怕的態度」來反對「廣義的民生主義」可以做其他一切主義的本體，所以便只有始終陷于「廣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的漩渦之中而不克自拔，因之也就只有拿金先生的說話來做自己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的佐證。然而金先生對於「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的關係，以至於「廣義的民生主義」與其他一切主義的關係也沒有澈底的弄明白，因之，金先生這個說話也就有幾分近于謠言，沒有學理上的根據，成爲虛空，同時閻先生這個佐證也就要成爲靠不住的。

于是，我們對於閻先生推翻周先生的本體論的一切論證，便只有說「這是不合邏輯，這是靠不住的」，周先生的本體論是決乎沒有被閻先生推翻」而已。

其實，閻先生如果硬要替三民主義找一個本體，最好還是去相信周先生的本體論，因爲周先生的本體論，雖然是

在三民主義之外去找本體，結果把三民主義都不看作是主義，都看作是實行廣義的民生主義的手段或方法，因而毀滅了三民主義的主義性（詳細的理由見作者三民主義的本體問題）；但是周先生理論的體系，却是誠有如閻先生所說的：「……既不違背民生史觀，復不紊亂廣義的系統，這是如何的嚴整而又方便呀！」不過這裏我們要聲明的，就是周先生的本體論，除毀滅了三民主義的主義性外，也沒有認清「民生史觀」與「廣義的民生主義」的關係，因而「廣義的民生主義」在周先生看來，也似乎是離開「民生史觀」而成爲一個另外的東西。

以上嚙嚙了一大段，大都是做些邏輯上和名詞上辯證的工夫，閻先生也許又要說我是在「玩戲法」。但是這決不是僅僅「玩戲法」的事，這實在是從科學上討論一個問題時應當首先注意到的科學方法。我希望閻先生下次如果有所討論時特別注意到這一點。

#### 四 從閻先生的本體論的論證裏所發現

##### 閻先生的錯誤

周先生本體論決乎沒有被閻先生推翻，因之，閻先生的本體論也就萬難馬上成立，我們上面已經把牠說明過了。

但是閻先生自己却認為是已經推翻了周先生的本體論的，所以便從三民主義之中另外替三民主義找了一本體，就是：「狹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閻先生既然提出狹義的民生主義來做三民主義的本體，那麼我們關於閻先生這個本體論的論證，也有精密的考察一番的必要。

閻先生這個本體的論證是從民生史觀的立場和中國的問題兩方面著手的。閻先生從民生史觀的立場著手之後，先得到下面兩個結論：

第一 閻先生折中了王斐孫先生、薩孟武先生、周佛海先生幾個較為切當的說法，對於「民生史觀」得到下面的結論：

「民生是指求生存的慾望同生存技術而言，求生存的慾望同生存技術兩者關係的變動，成爲社會問題的重心；而社會問題，又爲歷史的重心，所以歷史的重心是民生。」

第二 閻先生根據上面這個結論推演下去，又得到下面的結論：

「這樣的說明了民生史觀與本體問題有什麼關係？民生史觀是總理思想的中心，是對歷史進化所下的定律，三民主義是根據這個定律而拿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

的（狹義的），這個社會問題，正是那個廣義的民生問題的一個橫截面，三民主義也是民生史觀整個系統裏的一個橫截面，所以用三民主義來解決中國的社會問題。（暫拋開三民主義之世界性）現在中國的社會問題是什麼，正是那個生存技術所產生的效果，不能滿足人民生活的慾求，所以正是一個生存技術的改良，也就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

閻先生根據了上面這個結論，便得到下面的總結論：

「民生主義（狹義的）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所以民生主義是有當三民主義的本體的資格，而且一定要當三民主義的本體。」

閻先生是如何的識力堅定而判斷誠勇呵！其實，閻先生是錯了的。爲便于討論起見，我們仍有把閻先生上面這個論證簡化起來列成論理的關係的必要：

一 廣義的民生問題，是隨着求生存的慾望同生存技術兩者關係的變動而變動。

二 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正是那個廣義的民生問題的一部分，所以正是那個生存技術所產生的效果，不能滿足人民求生存的慾望，所以正是一個生存技術的改良，也就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

三 狹義的民生主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所以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這裏的「生存技術」四個字的含義，閻先生自己雖然沒有明白的把牠說出來，但是從上面的文句中，却可以看出閻先生的「生存技術」的含義，和薩周二先生的「生存技術」沒有兩樣，換句話說，就是都是指的「生產工具」。拿這個套入上面的說話裏，就是：

一 廣義的民生問題，是隨着求生存的希望同生產工具兩者關係的變動而變動。

二 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正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而這個生產工具的改良，就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

三 狹義的民生主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所以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這裏我們第一應當考察的就是閻先生對於民生史觀的見解。閻先生對於民生史觀的見解是，「歷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的變動，隨着生存慾望同生產工具兩者關係的變動而變動。」拿這個和作者對於民生史觀的認識「歷史的重心是民生，民生的進化，隨着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進化而進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在文化程度發

達到最高度的人類社會裏，這個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關係，不是生產工具機械的約束人類的生存組織，倒是人類的生存組織有計畫的約束生產工具」。相比較，在「歷史的重心是民生」這一點，閻先生的見解是和作者的認識完全相同的；在「民生的變動」或「民生的進化」這一點，閻先生的見解是和作者的認識大不相同的。這就是說閻先生雖然沒有看輕生存慾望可以促進民生的變動，然而從閻先生的「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正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這個見解裏，儘可以看出閻先生對於民生的變動是比較側重在生產工具一方面。同時，作者對於生產工具可以促進民生的進化雖然也沒有看輕過，然而從作者「民生的進化，是隨着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進化而進化，在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尤其是文化程度發達到最高度的人類社會裏，這個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關係，不是生產工具機械的約束人類的生存組織，倒是人類的生存組織有計畫的約束生產工具」這個認識裏，也儘可看出作者對於民生的進化，是比較側重在生存組織一方面。一個側重在生產工具，一個側重在生存組織，這兩個見解當然是大不相同的；因之，這兩個見解當然是不能同時並存的。換句話說，就是閻先生側重在生產工具的見解如果是可以存在的，

那麼，作者側重在生存組織的見解當然是不能同時並存的。

因之，閻先生的推論：「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

正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當然也是對的。但是現在中

國狹義的社會問題，是否正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換

句話說，就是，是否僅僅改良「一個」生產工具，就可以

解決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這倒不能不使我們發生

疑問。老實說來，僅僅改良「一個」生產工具，是不能解決

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的，如果生存組織沒有改良，

僅僅「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

仍然是要成爲問題的，這是很顯明之理。所以閻先生的推

論「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正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

良」，是不成立的；因之閻先生對於民生史觀的見解也

是不能存在的；因之閻先生由這個見解所推演出來的結論

「狹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也是不能存在的。

閻先生側重在生產工具一方面，也許還是本著唯物史觀

的見地而出發的。唯物史觀雖然由生產工具演進的形式，

一方面的說明了人類進化的法則與性質，可是他方面却漠

視了人類並不是盲目的機械的爲生產工具所支配，却是能

夠自主的有計畫的支配生產工具，因而改善生存組織，來

達到生存目的，這種事實，前面已有說明。現在且從唯物

史觀的見地來考察閻先生的本體論。

唯物史觀見地是這樣的：生產工具決定生產力、生產力

決定生產方法、生產方法決定生產關係；生產關係，在分

成階級的社會中，又是財產的關係，同時又是階級間的關

係。這個生產關係，構成社會物質基礎的下部構造，或社

會經濟組織的下部構造；由這個下部構造，反映出政治生

活過程，及精神生活過程，形成社會的上部構造。同時並

由這個下部構造生出變化，然後上部構造才可以或徐或速

的跟著變化。所以社會下部構造的經濟組織是其他一切社

會現象的真實基礎，而生產工具又是經濟組織的真實基礎

；因之，生產工具的改良，也就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

這個當然是我們應有的結論。但是生產工具這個東西，是

由機械和人類的協力而成的。在原始共產社會中，土地、

共同家產、家畜等生產工具，都是共有的財產，主要的社

會勞動都在協力之下合作；除了性和年齡之外，人在生產

過程上都是一概平等的，那所有物中完全沒有差異，縱有

差異，也是極少。這時候，社會上的經濟關係，完全是人

對自然的關係，也就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的問題。自

從原始共產社會消滅，私有財產制度確立而後，隨著生產

工具的進步，和分業的結果，於是社會上便發生了階級的

現象，就是一方面佔有生產工具，一方面失却生產工具。佔有生產工具的，就成爲壓迫階級或掠奪階級；失却生產工具的，就成爲被壓迫階級或被掠奪階級。這時候，人類的歷史就成爲各階級間明爭暗鬥的歷史，這時候，社會上的經濟關係，就不僅是人對自然的關係，同時又加上一層人對人的關係；也不僅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問題，同時却又有一個生存組織的改良的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這時候不是僅僅改良「一個」生產工具就可以解決人類的生存問題的，必須同時改良生存組織，然後人類的生存問題才可以徹底得到解決。因之，生產工具的改良雖然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雖然是經濟組織的真實基礎，雖然政治和文明的歷史，都在那個基礎所發生出來的經濟組織上建設，依據那個基礎所發展出來的經濟組織去說明，跟著那個基礎所確定下來的經濟組織的變化而變化。但是要解決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要改良生產工具，却不是專從牠自身所能做到的，必須從推翻由牠自身所發生出來的舊經濟組織著手；同時要推翻這個舊經濟組織，又必須從推翻由牠自身所反映出來的，以至爲牠自身所憑藉以繼續存在而且努力掙扎著其將完而未完的生命的一切上部構造即政治法律等等著手。這個就叫做「作繭自縛」。

。蛹固能自解其縛，但是要到他自身成熟之後，才能做到這層工夫。同時，生產工具也能顛覆牠的舊經濟組織，以至一切社會組織，因而也能自解其縛，但是也要等到牠自身成熟之後，才能達到這個目的。這正如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裏所說的：「這種生產手段及交通手段，發展到一定階段的時候，封建社會所靠的生產及交通的關係，就是關於農業及工業的封建的組織，……對於已經發展的生產力不能適應了。……所以這種關係，不能不被破壞，果然又被破壞了。」的道理一樣。然而人類在這種場合之下，是不能坐等著生產工具自身的成熟。換句話說，就是不能讓生產工具去自解其縛，而置自身的生存于不顧的，于是「革命」就成爲必要了。換句話說，就是用「加工製造」的手段，揭翻生產工具的障礙物，使這個生產工具，得著正常的長足的發展，因而改善人類的生存，就成爲必要了。這個「必要」，不但是「必要」而且是「可能的」，馬克思在他的經濟學批評的序言裏不是說過「……凡是成爲問題的東西必定那解決這問題所必要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至少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才能發生的」嗎？所謂「那解決這問題所必要的物質條件或至少在成立過程中的時會」，這就是說人類用革命的手段來推翻一切舊組織，建設種種新

組織，因而促進生產工具的發展，並不是不可能的。惟其可能，所以「生產工具和生存組織的關係，不是生產工具機械的約束人類的生存組織，倒是人類的生存組織有計畫的約束生產工具」，這些說話，也是實在的。所以生產工具的改良，雖然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然而要解決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換句話說，就是要改良這個生產工具，決不能僅從生產工具的本身著手，必須從推翻他的障礙物著手，尤其是必須從建設種種新組織，因而約束這個生產工具發展的途徑，使他得著正當的長足的發展著手。所以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儘可以追溯到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換句話說，就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然而現在的中國並不是沒有歷史的，換句話說，就是現在的中國是已經有了一切組織的，而這些一切組織，又已經成爲他的障礙物的。所以要解決現在中國的這個基本的經濟問題，決不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在這個生產工具的改良以外，還須同時做到生存組織的改良。這也是很顯明之理。因之，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決不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因之，現在中國的問題，也決不僅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題；因之，狹義的民生主義雖然是解決經濟問題的，然而決不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若更拿恩格斯的說話來看：「經濟的要素是基礎，但上部構造之種種要素，亦對歷史鬥爭的推移，發生影響，並且時常有決定鬥爭的力量。故經濟的要素，須與如此各要素之交互作用間，始終一貫。」我們對於上面所說的道理就更容易明白了。總理正因爲看清了這個「經濟的要素，須與如此各要素之交互作用間始終一貫」的關係，所以才說歷史的重心，是「民生」，不是「物質」，所以才提出三民主義來解決現代中國的問題，所以才鄭重的告誡我們：「要解決民族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權問題，要解決民權問題，同時不能不解決民生問題。」本黨始終的最大目的，是要把民族、民權、民生三個主義的三種工夫，同時來做完，做完了這三種工夫，就是達到了本黨的主義。」這是如何的精詳明確而不庸疑議的事情呵！但是總理還怕有人因爲：「各國的革命黨，不是祇抱一個主義，最多就是抱兩個主義，向來沒有抱三個主義去革命的，世界中明明白白抱三個主義來革命的，只有我們中國國民黨是頭一個。」這種事實，因而認定三民主義是三個獨立的隔絕的主義，以至于發生一民主義或二民主義的現象；或是懷疑三民主義是三個主義，沒有本體，不能成爲一個單一的主義，因而要替三民主義另外找一個本體，以至毀

滅了三民主義的主義性，所以便更加鄭重而明白的說道：

「這三種主義，可以一貫起來，一貫的道理，都是打不平等的。」民族主義是對外打不平的，民權主義是對內打不平的，民生主義……是對富人打不平的。」三民主義是促進中國之國際地位平等政治地位平等，和經濟地位平等，使中國永久適存于世界。」所以我們說三民主義的最高原則，在于「平等」二字；三民主義的一切努力，在于求「民生的平等」。而「民生平等」的實現，在于新共產社會的到來和大同世界的到達，因而說三民主義一貫的精神，便是「平等的精神」，以至于說三民主義都是一個主義，同時又是一個單一的整個的主義，這決不是什麼對於 總理的主義任意修正或曲解的結果，也決不是什麼怕這個「三」不能成爲「二」，便隨便加上一條「平等精神」的勒帶來貫通，更決不是什麼「二而三，三而一」的玩戲法」。閻先生因爲自己主觀上的偏見太深，以至于無視了 總理的說話，忘却了三民主義的精神，甚且發生出下面無稽的引論：「戴先生也可以說呀：「二」的精神是仁愛的精神，不是什麼平等；「一」的性質是本體的性質，不是什麼貫通作用。」孫先生也可以說呀：「二」的精神是救國的精神，不是什麼平等；「一」的性質是本體的性質，不是什麼貫通作用。」這裏

我們要問閻先生一句：「所謂「仁愛的精神」「救國的精神」究竟是什麼精神？」如果說都不是平等的精神，那麼帝國主義者也可以說「我是在實行仁愛的精神」，國家主義者也可以說「我是在實行救國的精神」。這時候，閻先生不是口也要張，眼也要張嗎？像閻先生這樣改頭換面不顧學理的引論，倒不能不使我們詫異。老實說罷，三民主義如果失却平等的精神，那三民主義就根本不是 總理所提倡的三民主義；三民主義如果要另外找一個主義來作他的本體，那就不啻是否認三民主義原來就是整個的。閻先生因爲沒有認清三民主義原來就是整個的，同時又不能不說「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所謂整個性就是本體」。然而他方面却又因爲受了本體論之毒，覺著三民主義如果不替他另找一個本體，究竟是「三民主義」；但自己也曉得在三民主義之外去找本體是要不得的，所以便在三民主義之內去找。同時又因爲經濟是社會構造的真實基礎，爲一般人所公認，便只有不顧經濟的要素，經過相當歷程之後，失却他的唯一決定的勢力，而且現在中國的問題，須在三民主義共同作用之下才能得到解決，這些事實，因而咬住「現在中國的狹義的社會問題，正是那個廣義的民生問題的一部分，正是一個生產工具的改良，也就是一個基本的經濟問



題」。這個不正確的大前提，武斷的說：「狹義的民生主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所以狹義的民生主義是有當三民主義的本體的資格，而且一定要當三民主義的本體。」但是你的大前提既已不正確，那麼你這個結論也不過是一個虛妄的武斷而已。

總而言之，閻先生第一，對於民生史觀似乎還沒有十分認清楚；第二，對於現在中國的問題似乎還沒有十分弄明白；第三，對於總理所提倡的主義也似乎還有幾分欠體驗；第四，對於科學的規律也似乎還沒有嚴緊的遵守著；所以閻先生的本體論的論證便都成爲「似是而非」以偏概全」的奇論。

以上係從民生史觀的立場方面，所發現閻先生的錯誤，下面我們還要從中國的問題方面考察閻先生的本體論。

閻先生對於中國的問題考察的結果是這樣的：

一 「中國的問題有三：即民族、政治、經濟是。」

二 「民族問題……對外是爲的抵制外國的侵略，尤以經濟的侵略爲最；對內是因了飢饉交集，民不聊生，而清廷却是刮民剝地，暴過虎狼，所以不得不把他推倒。這樣看來，所謂民族主義的產生，實在是爲了一個經濟的原因。二、政治問題，……所謂政治問題，實

在也是以經濟問題爲中心，民權主義之所由生，是要打破政治上之不平等；民權主義之大目的，在使人人在政治地位上得到平等的地位，人人取得政治上的平等權力。……所以民權主義的目的，也不過是在保障個人的政治權力，從而得到經濟上的平等分配。三、經濟問題……「因爲有了這種經濟力的壓迫，每年要受這樣大的損失，故中國的社會事業不能發達，普通人民的生機也沒有了。……況且外國背後更拿帝國主義來實行他們的經濟壓迫；中國人民的生機自然日蹙、游民自然日多、國勢自然日衰了！」

三 「中國的問題，固然不是單純的經濟問題，却是以經濟問題爲最重要，……三民主義是解決中國現代問題的，自然他的最重要的任務，便是解決了經濟問題；狹義的民生主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所以他是三民主義的本體。」

閻先生上面這個考察的結果究竟對不對呢？第一、「中國的問題有三：即民族、政治、經濟是。」閻先生這個考察是對的。爲什麼呢？因爲中國的問題就是中國人的生存問題，也就是中國人要求平等的生存的問題。這個生存問題所以成爲問題的原因，就是因爲中國整個民族受外族的

壓迫，不能維持生存，所以才發生民族問題；要解決這個民族問題，因之便發生民族主義。總理在民族主義講演裏說：「我們鑒于古今民族生存的道理，要救中國，想中國民族永遠存在，必要提倡民族主義。」此後中國民族，如果單受天然力的淘汰，還可以支持一百年；如果兼受了政治力和經濟力的壓迫，就很難渡過十年。……故此後中國的民族，同時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經濟力的三種壓迫，便見得中國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險。」所以民族問題的發生，是由于中國民族的生存發生了問題；同時，民族主義的成立，也是爲了中國民族生存的原因，斷不是爲了一個經濟的原因。至于政治問題所以成爲問題的原因，就是因爲當時中國政治方面，因爲「政治不修，綱紀敗壞，朝廷則鬻爵賣官，公行賄賂；官府則剝民刮地，暴過虎狼。」中國人民的生存，受了政治上特權階級的障礙和摧殘；加以「現在世界潮流，到了民權時代」，而「中國幾千年以來所戰的都是皇帝一個問題」。爲順應世界之潮流，縮短國內之戰爭，免除人民之痛苦起見，因此發生政治問題；要解決這個政治問題，因之，便發生民權主義，而「權的作用，單簡的說，就是要求維持人類的生存」。所以政治問題的發生，也是由于中國人民的生存發生了問題；同時

、民權主義的目的，也不過是在保障人民的政治權力，從而得到經濟上的平等分配，因以維持中國人民的生存。此外經濟問題所以成爲問題的原因，就是因爲中國目前雖然只有大貧小貧之分，大家所受的都是貧窮的痛苦，爲了這種痛苦，中國人民的生機因之日蹙；但是要避免這種痛苦，使中國人民得遂其生存，並免除將來的經濟革命，便發生了經濟問題，要解決這個問題，因之，便發生了民生主義。所以經濟問題的發生，也是由于中國人民的生存發生了問題；同時，民生主義的目的，也就在解決中國人民的生存問題。周佛海先生在他的三民主義的中心是甚麼？一文裏所說的：「三民主義的唯一的根本的出發點和歸宿點，便是民生。三民主義的唯一的根本的作用，便是解決民生問題，……離開民生問題，便無所謂民族問題，……便無所謂政治問題，……便無所謂經濟問題。」確是不錯，不過廣義的民生主義，不能因此便說是三民主義的本體罷了。所以閻先生第一個考察是對的；第二個考察便成爲問題了；因之，第三個考察也就成爲問題，而「狹義的民生主義是三民主義的本體」這個結論也就成爲問題，換句話說，就是靠不住的了。

所以，三民主義雖然是根據 總理的中心思想民生史觀

引申出來或脫胎而來的，然而三民主義決乎無所謂本體；如果要有本體，那麼，三民主義的本體就是一個「三民主義」。金先生的說話是對的。

所以，在三民主義之外去找本體，固然是錯誤；可是硬要從三民主義之內另外替三民主義找一個本體，結果也就只有鬧出同樣的錯誤來！

## 五 從閻先生「爲什麼要有本體」這段論證裏所發現閻先生的錯誤

「三民主義果然真正需要一個主義來做他的本體嗎？」閻先生的答案是這樣的：

一 「三民主義實在是一個主義，既是一個主義，自然是有了一個本體，所以說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有本體的。」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不能各自獨立的，所謂整個性，就是本體。」

二 「同時間同空間雖有許多問題，却是一個問題爲其中心，解決這個中心問題的主義，便是各種主義的本體。」三民主義，是解決中國現代問題的，所以他有了一個本體。」

三 「主義要有本體，力量纔能集中。」所以我們說

三民主義是一個、是有本體的，那就沒有這種一民主義二民主義的危險了。」

不錯，「三民主義實在是一個主義，既是一個主義，自然是有了一個本體。」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就是「三民主義」。爲什麼呢？因爲：「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不能各自獨立的，所謂整個性，就是本體。」所以三民主義無須另外找一個主義來做他的本體。

是的，「同時間同空間雖有許多問題，却有一個問題爲其中心，解決這個中心問題的主義，便是各種主義的本體。」三民主義，是解決中國現代問題的，所以他有一個本體。」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就是「三民主義」。爲什麼呢？因爲現代中國的問題雖然有民族、政治、經濟這許多問題，却有一個民生問題——即中國人的生存問題爲其中心，解決這個中心問題的三民主義，便是民族、民權、民生各種主義的本體。所以三民主義無須另外找一個主義來做他的本體。

「三民主義實在是一個主義」，同時又「……是整個的」；所以三民主義的力量自始就是集中的，所以三民主義無須另外找一個主義來做他的本體，因而把他的力量重新集中起來。至于什麼發生一民主義或二民主義的現象，那根本

就不關三民主義的事！三民主義自身是不能強制人們去認清他自己的，然而人們雖然沒有把他認清，于他自己仍然是一無所損的！

閻先生既然曉得「民生史觀是總理思想的中心……三民主義是根據這個中心思想引申出來的」；而且又曉得「三民主義是整個的，是不能各自獨立的，所謂整體性，就是本體」。爲什麼硬要從三民主義之內替三民主義另找一個本體，這不能不說是閻先生不是對於三民主義沒有認清，就是受了本體論之毒。否則決不至于發生上面這種自相矛盾的論理來。其實，閻先生如果硬要替三民主義另找一個本體，最好還是去相信周先生的本體論；因爲雖然是同樣的錯誤，究竟是「彼善于此」。

即退一步而論，狹義的民生主義是解決經濟問題的，可以做三民主義的本體，那麼，民族、民權二主義當然不是本體，因之，民族、民權二主義，當然不是手段或方法，就是枝葉或形式，這樣仍然要毀滅民族、民權二主義的主義性，而且仍然要發生一民主義的另一形式的大錯誤來。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就是「三民主義」。三民主義之產生，是根據總理的中心思想民生史觀引申出來或脫胎出來的，然而民生史觀或廣義的三民主義，決不是他的本體。

三民主義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即是中國人的生存問題，決不是一個經濟問題；所以三民主義的本體，也決不是一個狹義的民生主義。同時又因爲三民主義是根據總理的中心思想民生史觀引申出來或脫胎出來的，而三民主義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又是中國人的生存問題，而這個生存問題的解決，又須在「平等的精神」的原則之下，才能得到真正的澈底的解決，所以三民主義「一貫的精神，就是「平等的精神」，也就是「民生平等的精神」，所以三民主義表面上雖然是一個「三」，根本上却仍然是一個「一」。反之，三民主義雖然是根據總理的中心思想民生史觀引申出來或脫胎出來的；三民主義所要解決的中心問題雖然是中國人的生存問題，然而這個中心問題既分化爲幾個方面不同的問題，這個中心思想又分發出幾個「工夫」有別的主義，那麼，這幾個主義使都是主義，所以總理才有「就是極有思想的同志，贊成三民主義，明白三民主義是三體不同的東西，想用革命手段來實行主義……」的說話，所以三民主義雖然是整個的相通的主義，然而究竟是各有各的特殊任務，換句話說，就是各自有其特性。所以三民主義根本上雖然是一個「一」，事實上却仍然是一個「三」。這種「三一」的道理，斷不是什麼任意修正或曲解總理的主

義所得來的臆說。老實說罷，這就是 總理的主義的本來面目。

于是我們的結論是：

三民主義，無所謂另外有一個本體，三民主義的本體，

更無所謂只是一個廣義的或狹義的民生主義。在三民主義之外或之內去找本體，不但得不到本體的效用，而且結果只有妨礙三民主義的本體！

十九年四月三十日于魯南五中

## 三民半月刊

### △第四卷第七期目錄

- 中美移民問題
- 世界產業由無政府狀態進於意識統一之趨勢
- 政治學上社會心理研究的必要
- 俄國黨爭與中國革命
- 中國勞動問題
- 日人餓睡下之東北農林
- 平民教育實施的方案
- 美帝國主義之演進目
- 中國關稅問題及其救濟之方策
- 在國際經濟政策上研究權現實業計畫

△定價 每期一角 半年一元 全年二元 郵資在內

北京四兩豐盛胡同乙二十二號

△發行處 三民半月刊社

## 世界月刊

### △第四卷第二期目錄

- 中國革命論
- 荷蘭治下之東印度
- 美國之赤化問題
- 英國社會運動的過去和現在
- 蘇維埃聯邦的經濟狀態
- 一九二九年第三季世界經濟及經濟政策
- 智識階級的歷史性與階級性
- 五一勞動節小史
- 蘇俄的散育

△定價 每册二角五分 全年二元五角

上海北四川路底永安里一三〇號

△發行處 世界學會世界月刊社



## 中國新聞事業的危機

樊仲雲

### 一 中國的統治者

# 報

紙，就其出版的時間來說，有日刊、三日刊、週刊、月刊等；而日刊之中，又有晨報、午報、晚

報之別。自然，在這當中，以日刊的効力爲最大；而新聞消息，首貴靈通，因此之故，尤非日刊莫辦。其餘週刊月刊等，則以時間關係，其中所載爲時間性較少之物，如小說創作、學術論文，或系統的政治經濟社會事情。說起來也是所以補日刊的不足，爲我們所不可少，因爲日刊每日出版，只求新奇，其弊失之斷片瑣碎而無正確一貫的系統；反之，週刊月刊則有充分的時間可以整理考察，融會貫通。但日刊之敏捷急速，使人能於旦暮之間，知道數千里外的消息，則究非週刊等所能及。所以在通信機關發達的

國家，竟每日三次出版；我國年來，雖然晨報之外，也有晚報，但社會的要求似乎還不到此程度呢。

同時，若就報紙出版的地方關係來說，則有全國報與地方報之別。全國報者，其出版之地，多在一國首都及重大都市；其編輯方法，行銷範圍，率多以全國爲對象。反之，地方報則在各地方都市出版，編輯目光，及行銷範圍，以地方爲限。但以交通的發達，新聞機關的日益擴大其營業組織，於是具有以全國報而併具地方報的性質者。如日本東京的朝日新聞，爲全國報，但同時亦爲地方報，因其於二大張全國的記事外，尚有地方版一大張，地方版因地而有不同，如在東京，爲東京的地方新聞，在神戶長崎（大阪除外）等地，則各有地方版，就地印刷，附東京的朝日以發行。我國近來，如申報之有本埠增刊，只限本埠讀者

，非外埠定報者所能有，蓋亦屬此類。惟申報的本埠增刊，是為擴大廣告地位而增刊，其上所載，多為商家送登的消息，則究與日本的地方版不同耳。

就我國的新聞言，上海報可說是全國報，次之則天津報亦稍具一點全國的性質；此外如各地報紙，都是地方報。南京雖為首都所在，但其報紙却只限於南京一地，與杭州南昌武漢等地的報紙同其地位；在各地地方，一般人還甯購上海報而不願看當地的報紙，所以上海報的勢力實在是非常之大。且不但此也，因為我國通信機關的不發達，各地的報紙，其消息的來源，多惟上海報是賴；普通都要等上海報寄到之後，內地的報館編輯總能拿起剪刀漿糊，從事翻載。上海報紙的所以造成這樣的重要：一是因為地居交通之衝要，消息便利；二則因為有了租界，不如內地之有亂事及政治的影響，可以保著旁觀的地位。所以內地報紙，很少有十年的歷史者，常常以政局的變遷，有改組封閉等事，而上海報紙，則只要不得罪洋大人，大可無慮封閉——倘能借塊洋大人的招牌，則尤為穩當。

因此，上海的報紙，對一般讀者，是具有全國報的性質，而對各地報館，則為新聞消息的供給者，——質言之，他是居著控制全國新聞事業的地位。我們知道新聞的機能

，他能使白紙似的大衆，具有一定的思想的傾向，並能使之進一步發展而為行動的表現，他實是把構成社會的論評的事實，公布於社會的一種最有効的機關。所以有人說，現今的文化人，其自外界所得的消息，十之八九是由報紙供給，因之，報紙實是形成一般大衆每天判斷或其思想的唯一的原料。『在十四歲卒業小學校而入社會的英國人，有十分之八，其後是只受新聞知識的教育。』英國新聞記者協會的會長皮克氏曾這樣的說。這樣，在我國上海的報紙，以其地位的關係，實足以左右全國的思想言論，他是處在思想界的王者的地位，他是我們一般的統治者。因為上海報紙所居地位的重要，所以本篇的對象，雖應就中國全部的新聞事業立論，但我覺得單就上海報紙以觀，也不至文不對題罷。

## 二 殖民地資本的奴性

上海報紙之所以在我國新聞界成為這樣的重要，前面說是因為其所處特殊地位的關係，但此特殊的地位是怎樣造成的呢？則我們要承認是由於帝國主義的勢力。帝國主義者以香港為大本營，控制我粵桂諸省，同時，以上海為根據地，沿著長江，向我國中部謀發展，並以天津為北方勢

力的集中。但天津香港，其地都不及上海的重要。因為長江交通橫貫七省，其流域之廣大，遠非珠江白河所能及。加以長江支流之所及，兩岸鐵路如津浦、滬杭甬、平漢、武長諸線的聯絡，可說我國各省的往來，除沿海各地外，都是以上海為門戶。帝國主義勢力的毒計，即如這樣，以上海為中心，沿著我交通線的血脈，而遍及於我的全身。

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發展，有兩個階段：一是商品輸出；二是資本輸出。當商品輸出的時候，其與後進國殖民地關係，是物的交換關係，是生產過程上的關係，故在此時，只求自由通商，和平主義為其正則；武力惟強迫人開國時用之，因為兩國既進於交換關係，武力實為非經濟的事物，所以倘若可能，戰爭是竭力以求避免的。但是到了以後達於資本輸出的階段，即帝國主義的階段，於是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的關係，遂一變而為債權者與債務者關係，由其投資者的權利，把殖民地成為抵押物品化。此時，在帝國主義內部，是生產的支配，由生產事業管理者之手，移轉於金融資本家之手，成為金融寡頭支配的現象。因這轉變，從前的商品關係，乃一變而為資本關係；從前和平的市民的交換關係，一變而為險惡的國家的政治關係。帝國主義者為保障其資本的安全，於是要求勢力範圍，

要求有獨立的勢力。而因彼此的爭競，於是有帝國主義的爭奪戰。中國的出現於資本主義各國的面前，正是當這轉變的時候；自與英帝國有鴉片戰後，於是開港通商，立即由租借分割時代，轉至鐵路借款時代。我國這樣成為其商品的輸出地、原料的生產地、還有是剩餘資本的投放地。帝國主義各國對於我國的剝削，這樣除剩餘商品的剝削外，還有剩餘資本的剝削。

當此之時，我國經濟的發展階段，是商業資本主義，本亦可漸次轉變而為產業資本主義；但是以協定關稅及不平等條約的束縛，初步工業的發展，到底不能與帝國主義相競爭。加以國內的分裂與連年的戰亂，於是此由原始的蓄積以成的商業資本，仍只能應用其原始的蓄積手段，由經商放債以為聚斂。但在此時，我們須知以帝國主義商品與資本的勢力的侵入，商業已開始轉變其性質。在從前，是本國手工業與農民間的交換關係，而現在則為帝國主義者與中國人民的關係。這樣，中國的資本遂帶了買辦的性質。因為帝國主義在我國是享有征服者的特殊權利的。所以結果致我國的資本益成為其隸屬。我國的商業，只是為帝國主義推銷其商品，我國的高利貸資本，則恰如金融資本的前鋒，向農民、手工業者、小商人恣其經濟的剝削。這



是殖民地商業資本與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結合，也是殖民地資本對於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隸屬。

因為中國的資本是這樣的一種奴隸化的資本，所以此等資本家的意識也是帝國主義奴隸的意識。而上海的報紙則為其意識的表現。關於這點，我們只須將上海報紙的資本關係，一加研究，是便可明白的。因此之故，所以上海報館的經理董事，在大體上，不是銀行資本家便是買辦資本家，而此等資本家，都是賴著帝國主義的資本乃有其存在的。這樣，帝國主義者以上海為中心，布其觸手於我全國，而吮吸我的血液；上海報紙則每天每天放射其毒腺，以麻痺我全國的人心，使我們直至於死而向不知其故。

### 三 獨占化的意義

獨占的現象，我們知道是資本主義發達到了最後階段時的現象；所以當帝國主義的時代，一般人稱此曰獨占的資本主義。中國的資本主義，無論怎麼說，我們要承認是與這階段相去甚遠，但是近年以來，却亦有獨占的現象發生，這實值得我們的驚異。推原其故，是由於我國商業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結合；於是以外國金融資本之力，而我國亦有資本的吞併與產業的獨占。這在商業經營方面，便

是吞併小資本的商舖，而有大百貨商店的成立；在產業方面，則有壓倒我國產業的巨大規模的外國產業。報館是企業的一種，所以亦同此理由，有消滅小報館而益形其巨大的報館。

上海報館當數年以前，尚有七八家，但今則統而計之，不過五家；即自中華新報、新申報、商報相繼消滅以後，現所存者，不過申報、新聞報、時事新報、時報、民國日報五家了。但是其中，民國日報為黨報，時報則賴專登女生照片的畫報而存在，其在社會實無何等勢力；這樣，現在上海的報紙實不過申報、新、時事三者。且此三報，只是外表上尚屬三家，其內部實受同一資本的操縱。猶憶前年秋冬間，美人福開森以其新聞報的股份出賣，申報方面即進行收買，當時黨部方面，恐報紙之獨占於一二資本家之手，曾有過激烈反對，但是其後，我們却不知下文。總之，現在的三報館是已同隸於一中國銀行資本的支配了。

當二十年前，霍布遜在其所著帝國主義研究中說，報紙與金融業的結合，因了金融業者之收買報紙股份而獲得統制權，或報紙主人之進入金融業方面，而年年增加其密接的關係。所以到了今日，我們看見新聞事業的經理董事人名中，有煤鐵電氣紡織及金融業者，但其主要的則為少數

的財閥。這自然是指歐美的情形而說；但是我國，以其商業資本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的結果，也成了這樣的現象。

這現象在社會進化的歷程上，是一種進步呢，還是退步？則我要大膽的說是一種反動。

因為報紙若在少數資本家的獨占之下，所謂言論自由，便將無所用之，資本家決不許有與其利益相反的議論；在這裏，或者廢除評論，完全成爲一種商業機關，表示其所謂中正公平的態度，否則，或竟發揮其反動的言論，藉著獨占的勢力而左右一切。此時，一般讀者雖明知其非，但以沒有其他報紙可以爲代，於是只得屈服於其獨占勢力之下，忍著氣看他所不願看的報紙。上海最近，小報盛行一時，推原其故，即由此獨占的反動勢力所造成。因爲小報輕而易舉，容易開辦，若大報館，則倘沒有雄厚的資本與巨大的規模，決難打倒獨占的勢力而與之相對抗。

又我們要知道這獨占是隸屬於外國金融資本的奴隸資本的獨占，且報館的所在地都是在帝國主義根據地租界以內，所以其對我國的意義尤爲重大；即其反動的使命，不只有帝國主義者保障既得利權，還要進一步麻木我的人心，使永永不爲帝國主義資本的禍害。說起來這就是現今上海報紙存在的意義。

#### 四 對於民衆的欺騙

由上所述，我們可以明白現今的上海報紙，在資本帝國主義者看來，是一種麻木人心，消沈國民革命的意識，以維持其統制的機關；同時，在報館資本家，則爲直接獲得利潤的企業。這二樁事，因爲其獨占的地位，近年以來，更有充分的發揮。報紙本是虧本的營業，但近則每年都可有盈餘而分利；同時，其自言論指導機關墮落而爲帝國主義者的留聲機——本來是始終如此，固無所謂墮落——則近來更爲明顯。我們看報，常看到有所謂「某國」的字樣，中國的報紙，爲什麼要對外國避諱？這意義不是要想消滅我對帝國主義的反抗意義而何！但這却正是帝國主義走狗的使命呢。總之，凡與帝國主義者、奴隸資本家的利益相反的，上海報紙莫不是用同樣的筆法。

凡是住在上海的人們，想來都知道最近有過一次大事變，即公共汽車與電車的大罷工。這事情差不多將一個月，在行旅的往來上是極大的不便。單就這一點言，其新聞的價值意義，比之那些好幾綁票的所謂社會新聞，重要到不知多少倍，然而我們却只見報紙角上有六號字的記載，並且寥寥數語還完全是資本家的語氣。爲什麼這樣呢？是不

是報館的記者先生們不知道這事情的重大呢？這或者也有幾分是的，因為那些記者先生們根本沒有懂得新聞，自無從而知其意義與價值了。不過最大的動因，還是因這事情與洋大人資本家有所不利。

事情是這樣：從四月二十日起，公共汽車電車藉口銀價下跌，開始漲價，則當此之時，工人們亦因銀價的下跌，為保持其生活標準而要求加增工資，亦理之至順。但是外國資本家却拒絕不應，至寧雇用工資倍蓰的白俄以為代。這樣，在公共汽車罷工之後，乃有電車的同情罷工。所以這事情，實不是普通勞資的糾紛，而含有民族鬥爭的意義。上海報紙倘若是有絲毫的民族意識的話，則將如何表示其同情，以號召國人，為其援助，但是事實恰正相反，報紙的記者先生們好像惟恐一般人知道這事似的，隱蔽不遑，這不是對民衆的欺騙是什麼呢？或者說，這事情是有共產黨在內作祟，所以不應當使之顯露擴大。誠然，這當中難免有共產黨的搗亂，但我要問，是不是因為反共，於是不要民族鬥爭，從此認帝國主義強盜為好友呢？再，我們華人，在帝國主義強盜的心目中，是當作朋友，還是奴隸的呢。則由事實之所昭示，直到現今，不平等條約還牢牢束縛著我們！

這只是就一般所知的事情而言，其他如外人的槍殺我華工，而為報紙所隱蔽者，我不知道有多少（三四月間祥昌木廠事件即其一）。在買辦資本家以利益所關，於是一筆抹殺，說起來這亦是常理；所可怪者，報館的工人們，他們即其沒有階級意識，難道並一點民族意識而亦無有？但他們在工人中算是有知識的人們，這一點，殊未免令人覺得可異。

## 五 麻醉劑的注射

上海報紙欺騙民衆以維持帝國主義的利益，而那種遮眼法是一種，這用於有事的時候；若在平時，則用轉移法或注射麻醉劑的方法，使一般人的注意不知不覺的轉到另外方面，那便是特設副刊與社會新聞的意義。副刊是所以供讀者消遣的，但是消遣的資料必須有學術的能令人激發的，始有意義，若其如無聊的記述，廣告性的吹拍，及捧個人的文字，則除麻醉人心外，我殊不知其意義何在。社會新聞是近年來所新增的，其中所載，多是通奸、劫殺、誘拐、犯罪等社會暗黑面的事蹟，這正是要求刺激的社會心理所歡迎的；所以報紙為迎合讀者的意旨，特設一欄，並於描寫敘述凶殘殘變之處，惟恐其不能動人注意。

還有二個目的；因為這樣，可以使銷數增加，同時，更可使一般人的反帝國主義的注意，轉而他向。於是社會瑣事，成爲民衆流行的談話，民族意識就無形的消滅了。至於社會的秩序、心理、將受到怎樣的影響，那是非資本家之

事情，至少至少我們覺得應該對於其事有所認識始行。然而這在上海的報館記者，却不成問題，反正只是補充篇幅，表示其也有評論，無論怎樣都行。於是我們的記者，每天運其不落邊際的筆調，有所謂短評。在評者，他對於事情是莫明其妙，本其搖筆即來的爛調，作一番啓水轉合，

所計。

到了最近，社會新聞之外，更增加畫報，以專登載女子的相片，此種女子都是冠有某校高材生的頭銜，當然與小報所登的某某老三之類，有不同處，同時與那些不穿褲子的樓特爾相片，更不可同日語。但是這當中雖然有所不同，而其內面的用意，却是一樣的，即無非是用以廣招徠而已。因為就新聞的意義與價值言，我實不知高材生者有什麼特別的地方。

在讀者，看了之後，自然是不知所云，但是那報館主人朦混讀者，欺騙社會的目的却達到了。下面姑舉一例，還請大家共賞：

英埃談判（四月十九日新聞報） 浩然

英埃談判現已停頓，吾人但聞其言有難題，而內容如何，則局中人相戒不言，是以無從知其原委，惟知其所爭者爲蘇丹問題耳。

總之，凡此一切，其意識的目的是爲迎合讀者，增加銷數；而無意識——姑讓一步這樣說——的動因，則我們可以看出是在對一般人注射麻醉劑，使之離去社會生活的實相，只知男女的享樂，無聊的叢談與消遣。上海的報紙，這樣乃完成了他的反動的使命。

英埃之爭執之詳雖不得知，但觀埃及代表發表之公報，謂彼等關於蘇丹問題之提案至爲溫和，不意仍難通過，於是意中以爲已經成立之協定，遂至停頓。寥寥數語，頗耐人尋味也。

在這裏，還有一事值得我們的注意，即最近的上海報紙，因爲以言論機關而沒有評論，不免說不過去，於是乃轉其向來不著邊際的論調，以之評述國際新聞。但評述國際

英埃談判初開時，氣象頗佳；良以工黨內閣之主張，向近於和平，其應付埃及之態度，屢爲保守黨所抨擊，謂其損失英之權利。是以世人觀察此事者以爲進行必可順利，孰意其仍不免隔閡，可知強者自利之心

，無論如何終不能免。一方以爲已極盡搗謙之能事者，去正義與公道殆仍甚遠；蓋習非成是之風已久，斷非一朝一夕所能挽回也。

新聞報的主筆，浩然先生，雖對於英埃談判不知其原委，不知其爭執之詳，但是却能舉筆論列是非，我們讀者看了之後，雖然也如浩然先生之不知其原委，不知其爭執之詳，——簡直是比不看還模糊；但對浩然先生之大膽與勇敢，却不能不表示其驚異！還有在這裏應該特筆介紹的，申報的那位主筆先生，也是與浩然先生等其大膽荒謬的程度；宜其並爲申新兩大報的主筆也。

## 六 報紙的社會化

這樣的報紙，這樣的主筆，每天每天向著一般讀者放射其毒素，其將發生怎樣的影響，想來是誰都能够認取的。

所以當此之時，爲重振消沈的革命低潮，爲激發全國的民氣，我們是惟有打破此欺騙人民麻醉人民的機關。同時，我們爲使一般人正確的認識帝國主義者的真面目，中國現今在政治經濟上所處的地位，我們是也非衝破此帝國主義奴隸資本的障阻不可。記得三年以前，在上海曾有過一種中央日報，報紙的編輯方法，雖不無可以非議的地方，但

無論如何，是比其他的上海報紙遠過。上海報紙之注重國際新聞，老實的說一句，還是中央日報開始。但是卒因處獨占勢力的壓迫下，不能有所發展。由此，可知在現今是非摧毀此反動勢力的集體，不能有新的建立。

資本主義發展到獨占的階段，因爲社會的生產與私人的所有間之矛盾，於是惟一的救濟方法，遂只有生產機關的社會化。現在，我們的資本主義的生產雖開始發展，但那些奴隸資本，以依賴外國金融資本的結果，却已有獨占的成立；對於這些獨占，我們爲打破生產與所有的矛盾，自然也只有實行社會化。而如新聞事業者，因其任爲營利的企業外，還具有文化的使命，所以意義尤爲重大。若其置之不顧，加以放任，則謬種流傳，貽害國家社會，必定不可設想。這樣，不但是我國新聞事業的危機，我要重說一句，還是中國民族中國文化的危機！

爲了要通過這些危機，我敢在這裏提出

### 「新聞事業社會化」

的口號，以促國人的注意！

在本刊第二卷第十一號，我曾有過一篇關於上海報紙的記載，承伏園先生從巴黎貽書討論，當於前月付梓；但是不幸，原稿中途遺失，敬在這裏，向伏園先生致其歉忱。



## 在華英帝國主義之史的發展

侯厚吉

### 一 一八八五年以前之侵略政策

—— 商業侵略 ——

# 在

十八世紀以前，中國完全是一個閉關自守的國家。

牠的地理環境，自成一個單位；牠有數千年的歷史和文化，同時因為物產豐富，國民經濟在一種自足的狀態

中的原故，所以牠并不感覺有和外國通商的必要。可是在

歐洲當十八世紀的時候，工業就漸漸的發展起來了。尤其在

是英國，工業革命發生最早；十九世紀初拿破倫戰爭以後

，工業突飛猛進，生產量激增，其勢非開闢海外市場不可

。於是牠便換其用新式生產方法製造出來的商品，隨著新

式的槍砲，大批的運到東方來。人口衆多的我國，雖然是

金門鐵鎖，也就是這樣被他們的貨品和大砲擊碎擁入了。

在十八世紀初年，英國東印度公司已取得了與華貿易的

獨占權。可是貿易只限于廣州一處，而且只能與享有獨占

權的一種特定團體叫做行商的貿易，不能與人民直接交易

。這種制度一直實施到一八三九年為止。可是當時英國工

業的發展遠較市場的發展為快，所以非極力擴充東方的貿

易不可。一八一九年遂侵占了新加坡，作為發展的根據地

，天天在伺機而動。

鴉片是英國輸入中國之一大宗貨物，雖然清政府曾屢次

明令禁止，可是其勢已如燎原之火；一七二九年輸入我國

的鴉片，還只有二百箱，到一八三八年竟增加了一百倍。

當時中國政府見著這種黑色生意貽害中國太大，于是于一

八三九年乃嚴勵禁止。廣東總督林則徐禁烟更爲雷厲風行

。是年毀英商鴉片三萬箱，並禁絕英船來華。英商自然反

對，因有一八四二年之鴉片戰爭。這次戰爭的結果，英國

得了香港和二一、〇〇〇、〇〇〇元的賠款，此外開五口

通商，廢廣東之公行獨占制度。這一次的戰爭，在英國是

侵略中國的第一聲，在我國是此後幾十年悲慘的歷史的開

始。從此英國漸漸由工商業資本主義發達，演進而爲金融

資本帝國主義；我國則由舊式的閉關的帝國主義，淪落而

爲次殖民地。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政府禁烟仍然嚴厲，于是香港便成

爲私販鴉片的巢穴；同時英國工業在這個時期，發展極速

，五口通商範圍實在太小，亟有擴充的必要。恰好一八五

六年十月華官在冒掛英旗之船上捕人，英國便乘機硬說中

國人在英船上披旗捕人是一種侮辱，派兵攻陷廣州，然不

久又退出。後又藉口廣州人焚毀外商，邀請法國出兵，適

法國以廣西教案交涉未了，欣然同意。于是便釀成了第二

次鴉片戰爭（即中法聯軍之役）。這次的結果，英國得九龍

半島及賠款一、二〇〇、〇〇〇鎊，開九口通商，海關管

傳教設教也享有了特權。

這次戰爭以後，中英貿易算是維持了平和的狀態。英國

這時因爲美洲獨立的原故，棉花的供給減少，蘭開夏的紡

織工業對於市場的需要，也就和緩下來，這是此一短時期

中英衝突比較大的主要原因。可是我國的門戶既然洞開了

，其他的歐洲國家就一擁而入。乘我國積弱，都捆載而去

。至一八九四年，東方新興的日本帝國主義，也奪取了我

國的琉球羣島和其他的在我國內地的利益。遼東半島則因

俄德法之干與而歸還我國。

由此看來，在一八九五年的時候，英國資本家和其他國

的資本家，在中國領土的勢力，實在是很鞏固的了。在外

人所侵佔的每一地方及被迫開放的每一通商口岸，國外貿

易都是很發達的；每一次的賠款都增加國民很重的負擔，

外國資本主義者于是便利用了這個機會，取得我國海關之

管理權，在通商口岸中，外人都有領事裁判權，中國的民

族，實際上已是等于殖民地的民族了。

在這個時期，——初期——英國侵略中國的主要目的，

便是替蘭開夏的工業找市場，使之能夠繼續的發展，繼續

的剝削更多的利潤。英國棉業市場的需要，可以由鴉片戰

爭後五十年來，英國棉工業之發展表現出來：

每週平均所需之棉花(以包計)

- 一八四〇年 二四、〇六〇
- 一八六〇年 四八、五二〇
- 一八八〇年 五九、〇一〇
- 一八九〇年 六七、三一〇

中國自然不過是其市場之一，可是這個市場，却隨每次通商口岸之開放而擴大，觀下表可知：

英國棉輸入中國表

年	棉紗(單位磅)	棉布(單位碼)
一八五一年	四三〇,〇〇〇	一、四九〇,〇〇〇
一八六〇年	八七〇,〇〇〇	二、二二九,〇〇〇
一八七〇年	一、一六〇,〇〇〇	三、九六九,〇〇〇
一八八〇年	一、九五〇,〇〇〇	四、四七七,〇〇〇
一八八五年	二、〇三〇,〇〇〇	五、二二九,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一、四七〇,〇〇〇	五、七〇二,〇〇〇
一八九五年	一、二〇〇,〇〇〇	五、二八一〇,〇〇〇

由上表看來，英國棉紗輸入中國者，自一八五一年——一八八五間，竟增加至五倍之多。一八八五——一八九〇年間減少的原因，下面再詳細討論。此處我們可以肯定說的是，英國初期的侵略政策完全成功。然則這種政策成功所得的利益，又是怎樣的攤分的呢？

當然，棉業企業家所得的利益是最多的。他們利用了新式機械，所以製造棉紗棉布的成本遠較中國土產的為低。

雖然英國工人的生活程度比較高，可是因為新式生產方法

的應用，資本金掠奪勞動者的比率也相對的增高，其結果其成本還是很低的。同時中國與英國棉紗棉布交換的商品又多是茶、絲，這兩種商品，在英國市場中售價很高，這樣一來，棉業企業家便得了兩重的利益。

但是實際上棉業工廠主，也不能獨占利益，商人、船主、保險經紀人、銀行家都得分攤的，甚至於英國的棉業工人也可以分得些餘睡，資本家也常常因為海外貿易的發達，減少工作時間，增加工資。

英國對華貿易總利益，現在還沒有正確的數字。但由英國對華輸入貿易及輸出貿易的比較表，也可以概見一斑：

年	代	輸出(單位百鎊)	輸入(單位百鎊)	入超(單位百鎊)
一八五一	—	一、七〇〇	八、七〇〇	七、〇〇〇
一八五六	—	三、六〇〇	九、三〇〇	五、七〇〇
一八六一	—	四、五〇〇	一〇、三〇〇	七、八〇〇
一八六六	—	八、六〇〇	一〇、五〇〇	一、九〇〇
一八七一	—	九、二〇〇	一三、三〇〇	四、一〇〇
一八七六	—	八、二〇〇	一四、四〇〇	六、二〇〇
一八八一	—	八、六〇〇	一、〇〇〇	二、四〇〇
一八八六	—	八、七〇〇	七、八〇〇	〇、九〇〇(負)
一八九一	—	七、五〇〇	四、六〇〇	二、九〇〇(負)

根據上面數字，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八五年三十五年間，中國輸入英國的貨物的價值，每年超過英國輸入中國的



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三十五年共計超過一七五、〇〇〇、〇〇〇鎊。

這些數字，自然不是很的確的；實際上總數中之一部爲運輸費，其中之另一部爲印度輸入中國之商品，在中國交易後，再送到英國去。此外賠款及利息也是中國輸入英國數超過英國輸入中國數之一部份。不過總而言之，這些數字却很可能表現英國由戰爭及貿易所劫取的贓物，實在不在少數。自一八五一年至一八九五年我們每年都可以見到大批的財貨流到英國去；同時也正是因爲有這些驚人的數字，文明的盎格魯撒遜民族才認識了鴉片、噸艦、掠奪的用處。

可是當一八八五年的時候，英國因爲國內資本主義的發展進展到另一階段的原故，其對華侵略政策也因之改換了一個新方式。由前表，我們可以看出英國棉紗棉布輸入中國的數量自一八八五年以後，就有跌減的趨勢，英國對華總貿易表也給予我們一個很顯然的暗示。英國資本主義已經過其貿易的時期(The Trading Period)開始進展到帝國主義的過程，英國對華貿易入超遂一變而爲出超了。

## 二 一八八五—一九一一年之侵略政策

### —金融資本侵略—

前面的貿易統計已經表現一八八五之大變遷了。在英國資本主義的初期——貿易時期，所謂對華貿易即是用英國棉織品換取中國特產的意思。可是到英國鋼鐵業興起，工業與銀行業關係日益密切的時候，立刻便感覺到新的需要了。一方面銀行的過剩資本需要投資的場所，而同時鋼鐵工業又需要開拓新的市場。中國當時的財政狀況，自然夠不上銷納大批的鐵路、橋梁材料，及大規模事業之設備。可是其物產豐富、地域遼闊、人口衆多，却很可作爲投資的場所。而借款的時候，英國的銀行家又不妨利用這個機會替他們的鋼鐵業家取得些權利。于是在十九世紀後半的時候，英國的侵略政策遂變爲資本輸出，讓與權之取得，及中國工業之發展政策了。

這個轉變，對於英國資本家是很有關係的。中國出超數本來就有限得很，而其中又有一部份要作付賠款及利息之用。這樣一來，中國與英國的貿易能力遂大大減少了。可是在英國借款及資本輸出新政策之下，則中國出品值一百萬鎊者，對於英國資本家的價值竟可值十倍之多。所以這個政策，雖然每一次的借款都要吸收中國過剩輸出之一部份，因而減少其與英國商品交換的可能的數量；但是其對

于市場之開拓，較之舊方式，是高出百倍的。

這種政策實行的結果，第一便是英國資本財 (Capital Goods) 輸入中國的增加；第二便是消費品如棉類輸出之絕對減少。從這個新階段開始以後，英國對華侵略政策已就不是國內棉業利益的反映，而是代表銀行業與重工業的聯合利益了。這種政策的演變，對於中國的影響，更為嚴重。因為其目的已不僅在于「門戶開放」，而是要取得特許權及土地的佔有權或管理權了。

現在我們再回過來看看英國國內鋼鐵業發達的情形。

英國鋼鐵之出產量表 (單位噸)

年	鐵	鋼
一八七〇年	五,九〇〇,〇〇〇	五〇〇,〇〇〇
一八八〇年	七,七〇〇,〇〇〇	一,二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〇年	七,九〇〇,〇〇〇	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八,九〇〇,〇〇〇	四,九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年	一〇,〇〇〇,〇〇〇	六,三〇〇,〇〇〇

上表鋼鐵業發展的情形，可以反映出英國對於鋼鐵市場之迫切的需要；中國不過是其許多市場中的一個，很重要的

的一個。

在一八七五年的時候，英國即有鋼鐵輸入中國。據貿易報告書所載，那年輸出額為三五、〇〇〇噸，同年輸入中國之機械，價值四七、〇〇〇鎊；一八九五年增至二九五

、〇〇〇鎊；一九一〇年更增至五二六、〇〇〇鎊。

同時在另一方面，英國供給中國的借款也同樣的發展。

不過大半不是英國單獨舉行，而是與他國銀行共同經理的。茲將一八九五——一九一一年中國各次借款列表于后：

年	代	借款名	債權者	借款額 (鎊)
一八九五		加塞爾借款	渣打銀行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南京借款	三洲德國銀行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五		作付中日戰	俄法銀行	一五,八二〇,〇〇〇
一八九六		爭賠款之用	德商銀行	一六,〇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八		京奉鐵道借款	匯豐銀行	一,三〇〇,〇〇〇
一八九九		山西鐵道借款	中法銀行	一,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二		汴洛鐵道借款	比國銀行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三		滬甯鐵道借款	匯豐銀行	三,二五〇,〇〇〇
一九〇三		金借款	匯豐銀行及德銀行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五		粵漢鐵道借款	香港政府	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七		汴洛鐵道借款	比國銀行	六四〇,〇〇〇
一九〇七		廣九鐵道借款	匯豐銀行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八		津浦鐵道借款	匯豐銀行及德銀行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八		滬甯兩鐵路借款	匯豐銀行	一,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八		京漢鐵路附屬	香港上海及法國銀行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〇九		吉長鐵路借款	日本銀行	二二〇,五九九
一九〇九		新奉鐵路借款	日本銀行	三二,一八三四
一九一〇		京漢鐵路附屬	英	四五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		津浦鐵路借款	匯豐銀行	三,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〇		鐵道補加借款	橫濱正金銀行	一〇二六,〇四三
一九一一		粵漢川借款	德英法美	六,〇〇〇,〇〇〇

在這個時期中，中國共舉外債八〇、〇〇〇、〇〇〇鎊

以上，庚子賠款六七、〇〇〇、〇〇〇鎊尙不在內。

由此看來，英國的新政策實在也同樣的收獲了很大的成效。英國的工業家生產品賣掉了，銀行家所投資的利息也如數的取得了，而中國却受了很大的損失。然則爲什麼中國人而甘受宰割呢？在這個地方，我們又認識了文明民族的槍砲和手段的利害。

我們還記得當一八九五年中日戰後，法俄曾經很出力的干涉日本併吞滿洲，可是事過之後他們立刻便取得了聯絡其屬地與中國內地的鐵路建築權。俄國的西伯利亞鐵路經過滿洲延長到海參威，法國安南的鐵道直達我國廣西邊地，日本得賠款三四、五〇〇、〇〇〇鎊。俄法德英四國則共同借款四八、〇〇〇、〇〇〇鎊與中國以償付賠款。

我國的商埠是被強迫開放的，同樣，我國鐵路建築權之特許以及外債之舉行，也是在砲口之下自願(?)的。于是我國的生產事業遂不免在外國工業家和銀行家的聯合戰綫下，與質殆盡了。

我們可以肯定的說，在中國過去的歷史上，每一次特許，每一次新借款，不是戰爭的勝利品，便是武力威嚇的結果，再不然就是接濟某一軍事勢力的報酬。

一八九七年比利時「新提嘉」取得京漢鐵路建築權，但代

表英國資本家利益的英國政府，立刻提出抗議說：「此種讓予并不是一種商業的或工業的性質，而是一種違害英國在揚子江流域的利益的政治運動。」(見Salisbury代致其駐華代表書)同時一面在香港集中海軍隊，中國爲力所迫，終于屈服了。

外人在華勢力之發展，并不限于特許權，且更進而有瓜分中國之陰謀。一八九七年俄國佔領旅順大連、英國佔領威海衛、法佔廣州灣、德併膠州灣，于是日俄在滿洲遂發生激烈的衝突，德國在山東據有鞏固的根據地，法國在南方享有特殊權利，英國則伸張勢力于揚子江流域。當時我國的形勢實在非常嚴重，幸而帝國主義的內部發生了矛盾，這樣我國才苟延殘喘直到如今。

外債及賠款對於中國國民的經濟，實在有根本的危害。牠既把關稅收入的一大部份吸收去了，中國的政府便不能不增加人民的租稅負擔。國內的商人和農人到處都感受苛征的壓迫，對於滿清政府極端憎惡，而當時的清政府因爲眼見着革命的爆發就在目前，對於外人也就不滿起來。于是外債以及一切外人之于干與內政，便成了中國民族攻擊的焦點，而基督教會更認爲侵略的先鋒。一九〇〇年的義和團，便是中國民族覺醒的表徵。這次的民族運動，雖然因

爲組織散漫，領導失人等等原因而流產了，可是其在中國民族運動史上的地位，却是永遠不容漠視的。

義和團是失敗了，在帝國主義的聯合進攻下悲壯的失敗了。結果中國增加了六七、五〇〇、〇〇〇鎊的賠款；隨後幾年又新舉了幾次外債，從此歐洲及日本帝國主義在中國投資，毫無阻滯。可是中國的民族，却漸漸覺醒過來，由屈伏而反抗了，無能的滿清政府，便是民族運動的第一對象。

### 三 一九一一年以後之侵略政策

#### ——金融資本政策之擴大——

中國自一九〇五年以後，新式工業漸漸發達起來。而滿清政府的政治組織、經濟制度、在在都足以妨滯新工業的發展。加以當時的工農排外的思想，非常激烈，滿清政府又懦弱無能，只知苛征暴斂，滿清政府不推翻，什麼事都無辦法。于是遂有一九一一年之辛亥革命。可是這次革命的結果，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國民黨并不曾取得政權。中國的政體名義上雖然是共和，實際上政權完全操在最少數的軍閥手裏。而各軍閥的後面又有英日帝國主義的勢力作背景。這種混沌的局面，勉強說，一直維持到國民黨統一了全國時才止。現在我們便是要考究在這一時期中，英帝

國主義在華勢力的發展。

自一八九五年以來，英國對華貿易每年都是出超，觀下表可知。一九一九年因爲大戰影響的關係放出超額很小。

英國對華貿易表

年 度	輸出額(單位百磅)	輸入額(單位百磅)	出超(單位百磅)
一八九五年	七四,〇〇〇	四一,〇〇〇	三三,〇〇〇
一九〇〇年	八五,〇〇〇	三四,〇〇〇	五一,〇〇〇
一九〇五年	一七一,〇〇〇	二七,〇〇〇	一四四,〇〇〇
一九一〇年	一三三,〇〇〇	六一,〇〇〇	七二,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一九五,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	一四二,〇〇〇
一九一九年	二五九,〇〇〇	二五三,〇〇〇	六,〇〇〇
一九二〇年	五七三,〇〇〇	二九三,〇〇〇	二八〇,〇〇〇
一九二一年	三三三,〇〇〇	一一一,〇〇〇	二二一,〇〇〇
一九二二年	二九四,〇〇〇	一〇三,〇〇〇	一九一,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二五五,〇〇〇	一三〇,〇〇〇	一二五,〇〇〇
一九二四年	二九二,〇〇〇	一四六,〇〇〇	一四六,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一九七,〇〇〇	一四四,〇〇〇	五三,〇〇〇

在英國出超時期之初，輸出貨物多爲鐵路及其他建築用之材料。後來漸漸輸出製造業用之生產財。本來英國早年即有紡織機械輸入日本印度。及至大戰時，日本及印度出產的棉織品已開始代開關夏之出品而興。一九一三年英國紡織機械輸出額爲三、〇〇〇噸，一九二二年增至一六、〇〇〇噸，一九二二年，再增至二〇、〇〇〇噸。同時中國棉業的生產量也增加三倍之多。織布機及紡錠總數之三

分之二，都是英國的出品。一九二一年中國工廠生產棉紗達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磅，由外國輸入者達一六〇、〇〇〇、〇〇〇磅，其中三分之二以上為自日本印度輸入的，英國之輸入品不過佔百分之二。一九二四年中國棉紗產額達七〇〇、〇〇〇、〇〇〇磅，輸入品減至六七、〇〇〇、〇〇〇磅，其中來自英國蘭開夏者尙不及一、〇〇〇、〇〇〇磅。棉布大部份還是由外邦輸入，可是近年中國棉布日有進步，日本的輸入品，在這方面也駭駭然有凌駕英國而上之勢。一九一一年中國棉布輸入品中，英國佔百分之六十二，日本佔百分之十三；至一九二三年，英國減至百分之三五，日本則增至百分之五三。

由此看來，英國的棉業主及經營棉業對華貿易者，在經濟上的地位已漸漸不很重要了。可是所謂「不重要」，並不是說其政治上的地位，也不重要了。反過來，他們正是製造中國的混亂的真正因子。在中國的外人居留地中，他們的勢力最大，英國地方的政策，也多代表他們的意見。

英國的機械雖然陸續輸入中國來，可是英人辦的紡織工廠究竟很少，在總數一百二十四處中，僅佔五處。英人在中國的直接投資中，還是以鐵路、礦山、造船、電機、航行，各業為最多。

中國鐵道之一大部份，名義上，都是中國政府所有的，僅全數百分之十的鐵路為外人所有。可是這些國有鐵路，因為借外債築成的原故，其經營的目的，多在付外人的利息及公積金(Stinking Fund)。據Sir Jordan氏的估計，英國在中國鐵路中所投的資本，共計約二〇、〇〇〇、〇〇〇磅。

英國在華有兩個很著名的探礦公司，一為北京新提嘉，(The Peikin Syndicate Ltd.) 一為中國機械及探礦公司(Chinese Engineering and Mining Co.) 北京新提嘉有在河南省黃河北岸開採煤鐵石油之特許權，在中國中央鐵路公司(The Chinese Central Railway Ltd.) 中國探礦公司，(The Chinese Mining Corporation Ltd.) 中央財政貿易公司(The Anglo-Chinese Finance & trade Corporation Ltd.) 諸公司中，也有股票。其實收資本共約一、二五〇、〇〇〇磅。

中國機械及探礦公司，有實收資本一、四〇〇、〇〇〇磅，其中四〇〇、〇〇〇磅為一九二一年不分紅利中之百分之四十的額外股息。有探煤處、碼頭多所，此外還有許多輪船及土地。這個公司又與中國煤礦公司聯合成為開灤煤礦公司，享有開平煤區之開採權。

在廈門、香港、上海、天津等商埠，英人又有許多造船廠及機械廠。上海的三大英國機械及造船公司的資本，合共計一、五〇〇、〇〇〇鎊，在其他大都市中也多英國的公司，如英美烟公司、國際輸出公司等。可是這些公司的利潤及資本，都沒有詳細的報告。

在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四日的泰晤士報貿易副刊上，有人曾計算英人在上海的資本總額共達六三、〇〇〇、〇〇〇鎊。英國公司中的一大部份都是私人設立的，不會在倫敦註冊，也沒有財政狀況報告書。除上海以外，在工業中心的地方，也有很多英國人辦的事業，其中的小部分，如國際輸出公司、馬克齊有限公司 (Mackenzie & Co.) 等，其性質一部份為工業的，一部份又為商業的。這些公司多雇用許多工人裝載預備輸出之貨物，在漢口有這樣性質的公司五處，在南京國際輸出公司有一所大工廠，在福州有五個英國茶業公司，內設有裝茶部。

航業是英國在中國最發達的工業，實際上中國輸入及輸出品之三分之一，都是用英輪裝運的。其中最著名的公司即為 P&O，有資本一五、〇〇〇、〇〇〇鎊以上。中國聯盟航運公司 (China Mutual Steam Navigation Co. Ltd) 營業，也很發達。自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一六年，公司每年

紅利達百分一〇六，從一九一六——二二為百分之五六，就是在很不利的一九二三及一九二五兩年，紅利也有百分之三一。除海外貿易以外，中國的內河內海運輸之百分之五十，也是用英輪運載的。一九二一年中國海外及內海運輸之用英輪裝載者，計達二〇〇、〇〇〇、〇〇〇鎊之多，由此可以想見其勢力之雄偉了。

可是英國侵略政策的真實基礎，還是建築在財政的利益上。匯豐銀行 (The Hong Kong and Shanghai Banking Corporation) 于一八六七年成立，差不多每次重要借款都有牠參與在內，資本為二、五〇〇、〇〇〇鎊。紅利每年約百分之五十。香港銀行就是一九二〇年的銀行團中英國代表之一。

除此以外，英國在中國的金融機關，可以歸納成爲三種：第一種即借款與中國商人以作發展各種商業之用者；第二種即建築鐵路的大批借款；第三種是一種政治的借款。英國銀行常常供給北京政府大批款項，以壓迫國內的革命運動。前面已經把一九一一年以前的我國借款列舉出來，現在我們再看一九一一年以後的情形：

年	借款名	債權者	借款數(鎊)
一九一二年	克利斯浦借款	克利斯浦團	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年	海關鐵道借款	法比銀行	四,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三 善後借款

英德法俄比

二五,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四 北平新提嘉

路易銀行

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八 馬可尼借款

英國國外貿易銀行

六〇〇,〇〇〇

一九一九 維克司借款

路易銀行

一,八〇三,三〇〇

的「利益」又怎會「共同」的呢？

一九一二年五、〇〇〇、〇〇〇鎊借款，是供給袁世凱作壓迫一九一一年革命時用的。接著袁世凱解散了國會，於是一九一三年國際銀行團又供給袁氏二五、〇〇〇、〇〇〇鎊的大借款，其中英國佔七、四〇〇、〇〇〇鎊。這次所謂善後借款的功用，就完全用在鎮壓一九一三年和一九一四年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革命上。一九一九年的借款也是同樣的意義。

現在中國政府所負的外債——包括鐵路、電報及普通借款在內——共達一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其中英國佔四〇、〇〇〇、〇〇〇鎊，庚子賠款尙未計算在內。

庚子賠款，自然不能算爲銀行家的財產，而是屬於英國政府的。可是這決不是說，這次賠款對於銀行家毫無益處。事實上銀行家倒可以利用牠玩一套新戲法。我們試看一九二五年六月三十日英國政府通過了一條法令，很冠冕堂皇的說：「庚子賠款應移作振興教育及其他有益于中英兩國的共同利益的事業。」其實，這豈不是笑話，中英兩國

蘇俄是放棄這次賠款了，美國也把牠移作在中國辦「十足的美國化」的教育了，英國自然也免不了談一談教育；可是聰明的英國人，立刻又發現教育在中國原來是不需要的。於是張伯倫就派了一個代表團來中國考察，考察的結果，據代表團的報告是：

「我們很驚奇的，現在中國的公意都以爲鐵路的需要至少和教育的需要一樣的迫切。」

於是英國銀行家的新戲法，就在此地著了正題。其實我們到很覺得懷疑，代表團的所謂「公意」究竟何所指，原來吳佩孚孫傳芳當時都會堅持過以退卹庚款築鐵道呵！於是我們又知道代表團的所謂「公意」了！

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很可以表現英國政府、銀行家、及重工業的勾結情形。英國的金融資本家，一方面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本國政府作後盾；一方面又需要一個在華的工具，替他鎮壓革命的勢力。我們認識了這個一貫的屬性，便抓住了現代帝國主義的一切的謎的鑰匙了。

十八年十月四日於清華



## 英國工黨的財政政策

薩孟武

### 一 財政政策一般

# 誰

都知道英國工黨是採取平和的議會主義，而排斥社會革命主義的。工黨自成立以來，黨員中以勞動組

合的人員爲最多；至於社會民主主義同盟、費邊協會和獨立工黨的人員，則不過占總數的百分之八。這三個團體雖

然主張社會主義，然其態度也不一樣。第一個係信奉馬克

思主義的；第二個係反馬克思主義而屬於進化論講壇一派

的；第三個係立於中間的地位而自命爲指導大眾的。他們各持己見，自成派別。然在大戰之後，英國因資本主義經

濟的發展，而致發生了深刻的社會的矛盾和不安，由是工

黨遂感覺有掌握政權的必要。而各派亦捨小異，取大同，打破工黨內部向無統一的局面；而成爲社會主義的政黨。

局面既已打開，遂於一九一八年發表「勞動與新社會秩序」(Labour and the New Social Order)，越六年，工黨第

一次出來組閣，六個月而倒。其爲時雖暫，然工黨所得的經驗與自信力確實不少。一九二八年更發表「勞動與國民」

(Labour and the Nation)，這便是今日工黨的政綱和政

策。

「勞動與新社會秩序」是大戰的產物，「勞動與國民」是國民生活困難和社會運動發展的產物。前者的根本思想，以爲：挽回西洋文明使其不至沒落的，只有工黨，而其實現

的方法則爲合法的手段。即新社會秩序的成立，不基於鬥爭而基於博愛。根據這種根本思想，又樹立了四條綱領：

(一)一律實行國民生活的最低限度；(二)產業之民主的管理；(三)國民財政的革命；(四)剩餘的財富共同享受。



在上述的四條綱領之中，第三項的「國民財政的革命」，

其要點如次：（一）爲了空前的大戰，致富者階級愈增其富

，佔人口十分之一的富翁，竟領有國富的十分之九。然自

平和恢復之後，國債的償還和社會的設施，均需巨款，故

有財政革命的必要。（二）在稅制上，欲徵收必要的收入

者，須不阻害國民的最低生活。反對保護關稅，其他關稅

除奢侈品外，亦不得徵收。（三）用私有財產的課稅，以作

國債償還的財源，即改正所得稅和從來超過稅的內容，并

依據不勞利得重稅的趣旨，對於戰時超過利得稅、鑛業稅

、地價稅，加重徵收。此外更須改正承繼稅法的稅率，使

稅務能夠嚴格施行，以期收入的增加。并設立資本徵收法

，以其收入充償還國債之用。

在「勞動與國民」裏面，上述的其本思想，並沒有甚麼變

更。我們所要注意的，則爲工黨乃自稱爲社會主義政黨。

當其在「勞動與新社會秩序」中，對於同樣的主張，是用

民主之名而作。在「勞動與國民」中，則如麥克唐納爾的序

文已經直言：「何以呢？工黨與其他政黨不同，決非彌縫

惡制度的破綻，乃希望把資本主義變爲社會主義。」而在

其本文中更有明顯的表示，說「工黨即社會主義黨」。至

於工黨所依據的原理，則最初是以博愛爲基礎，現在則改

爲採取社會發達的原理了。

自「勞動與國民」發表了之後，工黨的根本主義，大約

如次：（一）使社會的人員都有正當的業務，各得保全自己

獨立自尊的生活；（二）產業當漸次地由個人的事業變爲協

同的事業；（三）急速擴張各種社會的施設，如教育、公共

衛生、住宅、醫療、失業扶助等；（四）租稅當用於公共

福利，而謀社會的進步。

其中與財政有關係的，則爲「國民的家計」(Nations

Housekeeping)一章。其大旨如次：

一 打破從來的經濟的偏見 從來富豪階級的人們都以

爲財政的經費是苛重的負擔，且是平等的苛重的負擔。

這種思想由實際的經驗和經濟學看來，是毫無意義的。

公共的經費是否苛重的負擔，不在經費金額的多少，而

在下列各問題：（一）金錢是怎樣收入的？（二）怎樣使用

的？（三）這金錢若任個人使用，其結果如何？（四）若使

用於公共的目的，其結果又如何？必須依據這些情形以

決定經費是否苛重的負擔。工黨是重視資本資源的培養

的，凡把金錢投於種種施設，使新勢力能夠發展者，決

不是濫費，而是經濟。反之，把社會的財富，一任少數

富翁自私自利，這并非經濟，而是濫費。我們工黨是主

張：把對於社會的能率上毫無效用之不生產的浪費金額，移爲增加國民幸福之用的。

二 由直接稅獲得收入 依據上述原理，工黨在經費方面，第一主張軍備的縮小，以節省經費。至於其他經費的整理和縮小則未曾言及。

在收入方面，因爲保護關稅可妨害交易的自由，而其負擔的轉嫁更可壓迫民衆生活，所以極力反對。對於食料品及其他生活必要品的課稅，也極力反對。此外又主張當用直接稅獲得收入，并把直接稅整理，以期收入的增加，用此作爲財源，而謀社會設施的擴張和國民能率的增進。

屬於直接稅的租稅，如承繼稅、所得稅，由矯正國民負擔和增加國庫收入兩方面觀之，均有修正的必要。尤其是承繼稅更有根本改革承繼制度的必要。在英國，那些佔有私有財產總額三分二的，尚不及五十萬人。因此承繼制度乃不顧個人的天稟如何，人們可由出生的身分，而領受了財產的分配。在這樣的狀態之下，自然對於巨富的承繼，必須採用嚴格的方案，把大財產的承繼稅從重徵收。問題的要點不在於應向被承繼人徵收若干稅款，而在於祇許被承繼人得到若干財產。

所得稅的累進稅率亦非修正不可。即當緩和小額所得者的負擔，而重課大額所得者；至於勤勞所得與不勞所得之間，更須有重大的差別而後可。

都市的地租亦可認爲重要財源之一。都市的地價非由於所有者的努力，而是由社會活動的發達而騰貴的。換句話說，是由勞動者的努力、技術的發達、都市或國家的經費而騰貴的。所以地主不宜把這些騰貴的地價，收入自己的囊中，至少要把其中一部分，歸爲社會公有。

三 中央和地方財政關係 工黨對於中央和地方財政之間，又認有整理其負擔的必要。其方針有二：第一、維持失業工人生活的財源：應由地方稅改爲國家的負擔；廢止現行救貧法。把各種人員的給養，委託於適當的區村的委員會，藉以減輕貧乏地方的財政負擔。第二、地方團體的其他經費亦有應該改作國費，歸於國家負擔者；例如保健及教育所需的經費，即屬此類。

## 二 由「資本徵收」到「超過稅」

壓迫現代各國財政的，便是公債的累積。以英國的富強，亦不易避免公債的壓迫。在過去五十年之間（一八七八——一九二八），英國財政和國債的膨脹如次（以鎊爲單

位)。

	歲出	歲入	國債總額	國債費
一七七年	£1,111,000	£1,176,000	七,七二七,五五六	三,三三三,三〇〇
一八五九年	£1,175,000	£1,175,000	£1,100,000,000	£1,000,000,000

即歲出歲入、國債總額、國債費無不增加十倍。在這五十年之間，英國的國富固然增加，但因戰費關係，而致國債壓迫了民衆的生活。人們若看歲出的百分之四十九，乃充爲國債費之用，即充爲償還公債的本息之用，便可知道英國財政的癥結所在了。在大戰開始之前，歲出共六四九、七七〇、〇〇〇鎊，然在戰後一九一九年，歲出竟達到七、八三一、七四四、〇〇〇鎊。此後略爲減少，一九二八年，歲出爲七億六千萬鎊。據 Churchill 財政部長第三次預算，其中國債費占三億六千九百萬鎊，即其比率佔歲出總額百分之四十九。在上表國債總額中，十一億鎊餘爲內債，六十六鎊餘爲外債。然問題的發生，則常關於內債的整理。

關於戰費問題：在大戰時（一九一六年），衛布已經提倡「特別戰爭徵收」，藉以償還戰費。他說：「若欲迅速償還國債，而有採用英雄的辦法之必要時，除了其財產僅值一百先令的極貧者不計外，其餘財產在百鎊以上的一切英國成了人口，都要湊出十二萬鎊，以供戰債的特別償還，使

全國人民財產能够安全。但是這個款項在一切私有財產中，只佔資本價格的十分之一，而以「戰時特別徵收」的名義，一次收足，此後不再重徵。……」這個思想雖然有人反對，然而英國的學界、政界、輿論無不相繼承認此說。

這個資本徵收的理論，在一九一八年工黨所發表的「勞動與新社會秩序」中，也揭爲原則之一。牠說：「……爲了償還國債本息而徵收租稅，使國民增加新負擔，工黨是認爲不適當的。工黨主張用特別的資本徵收，以償還國債的一部（雖非全部），這個資本徵收則和承繼稅一樣，對於一切財產，加以徵課，但最小的貯蓄應予免除。至於最小貯蓄額以上的財產，則課以急進的累進稅率，使小戶所攤的成數較小，富家所攤的成數較大。」

資本徵收既成爲工黨的重要政策之一，自然引人注意。一九一九年五月提出預算之時，財政部長張伯倫對於資本徵收，極力反對，以爲可減少人民的貯蓄心，而使產業萎縮，并謂與其實行此案，不如增加所得稅和承繼稅。由是資本徵收論暫時遂至匿跡銷聲。到了一九二〇年，向來純粹的資本徵收又一變其內容，希望用「戰爭利得徵收」，以供償還一部份國債之用。議會因討論該案是否適當，也設立了調查會。然調查結果，竟作模稜兩可之詞，謂非適宜

的政策。

那末，所謂資本徵收到底有何內容呢？我現在試以勞動組合所提出的資本徵收案為例，說明資本徵收的內容。該案對於五千鎊以上的財產，要課以百分之五的稅率，由此累進而達於百分的六十。其稅率如次：

資本價格	稅率百分率
五、〇〇〇	〇
五、〇〇〇	五
六、〇〇〇	一〇
八、〇〇〇	一五
一〇、〇〇〇	二〇
一五、〇〇〇	二五
二〇、〇〇〇	三〇
三〇、〇〇〇	三五
五〇、〇〇〇	四〇
一〇〇、〇〇〇	四五
二〇〇、〇〇〇	五〇
五〇〇、〇〇〇	五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	六〇

到了一九二三年末，趁著保守黨內閣危機之際，資本徵收的問題又復甚囂塵上。工黨有一躍而起，把多數同志送入議會的形勢。工黨最初的標幟是資本徵收和自由貿易。然而總選舉日期漸近，不但保守黨反對，便是自由黨也反對。工黨迫不得已，僅用自由貿易為標幟，以冀選舉的勝利。結果於一九二四年成立了工黨內閣，經過六個月，該

內閣就倒了。

第一次工黨內閣成立時，有一件可注意的事，便是設立「國債和租稅委員會」，——通常冠以委員長之名，而稱為科爾文委員會。該會設立的目的在於研究報告以下各事：即英國國債的狀況，現行稅制的負擔，以及這種負擔對於英國的商業、職業、信用等各方面，究有如何的影響。其報告書分為多數意見和少數意見。後者概屬進步的思想，主張用資本徵收以供國債償還之用，是最合理而容易實行的減債方法。但是這個少數意見除了主張資本徵收之外，又提出一案：即對於不勞所得的所得稅、超過稅、承繼稅等，均增加其稅率，用此以代替資本徵收，尤容易於實行。由此可知工黨已由「資本徵收」轉到「超過稅」了。

未幾，獨立工黨在其年會中，又由斯密司提出一案，擬由超過稅的增徵，以償還國債的一部分。我現在試根據斯密司所著的「社會主義與超過稅」一文，研究超過稅如次。

- 一 用超過稅以代替資本徵收的理由 其理由有二：第一、現在物價比一九二〇年低至一半，故在今日償還戰時國債，比起八年前來，就如同對於債權階級加倍償還一樣；第二、要想實行資本徵收，當先對於全國一切財產，加以評定，又須對於通貨減少，有價證券強賣、外

國存款撤回等事，有所準備而後可。因此之故，實行必至遷延；所以當先謀一種方法，迅速籌措資金。超過稅是最適合於這個條件的。那末，何人繳納這項租稅呢？那便是應該完納資本徵收稅的階級而已。但是他們非對於資本完納租稅，乃是對於資本所生的利息，完納租稅。所以超過稅比之資本徵收，尤為簡便。——但是這二理由是很薄弱的，工黨採用這個辦法，不過要迎合資產階級的希望，所以可以看做工黨脫離工人階級的步驟。

二 超過稅的性質 超過稅是對於不勞所得的租稅。歷來社會主義把所得分為兩種：其一是由勤勞而生的；其二是由所有權而生的。超過稅即以此種區別為根據，而適用工黨所主張的租稅原則。原來不勞所得絕對不因死亡、疾病、及其他災難，而受絲毫影響；所以比之勞動所得，較有確實性和永續性。由於這個理由，所以對於不勞所得，必須課以非常的重率。賦課超過稅的，祇限於地租、抵當權、戰爭國債、證券的利子、股票的紅利等。至於直接由勞動而生的所得，如工人、經理、商人、自由職業者的收入，則應免除。

三 富的分配和超過稅 有人以為若實行超過稅，必至妨害國民的節儉，而減少其貯蓄。但是這種論調是不當

的。英國歷次創設超過稅或增加稅率之際，國人無不加以同樣的反對。然而實施之後，竟然不會絲毫妨害資本的增殖。不但此也，英國財富分配的不平均，現在已達極端。克雷（Henry Clay）說：「英國人民中，死亡後貽留百鎊以下財產的，佔全國人口四分之一。然而不及全國人口五分之一的人民，却享有全國財富的三分之二。所以對於一千鎊以上的財產，實行資本徵收，與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五的民衆，是毫無關係的。」即實行超過稅，與那大多數的人口毫不相干。而用超過稅收入，以供償還國債之用，無異於把送到少數富豪階級的荷包裏去的財產，爲了公家，供爲公用。

超過稅的理由大約如上所言。但斯密司提出超過稅案之後，黨內異論騰起。不但受了固執資本徵收論的人的反對，而且關於超過稅的用途，也議論百出。或主張用於償還國債，或主張用以補充必需品的減稅，或主張用於社會施設方面。到了最後，工黨在「勞動與國民」中，雖確認了超過稅；而關於其用途，則未嘗明言。

我們看了上面所述，可知（一）工黨最初要實行資本徵收，漸次拋棄，而以超過稅代之；（二）工黨最初要以超過稅，充償還國債之用，後又添加其他種種用途，如必要品的

減稅，社會設施的經費等是。

本書是節譯日本改造社經濟學全集第二十卷財政學下卷阿部賢一著財政學論第二章而成的。

我在財政學之基礎知識中，已經說過：財政是國家的經濟活動，所以國家的性質，又可決定財政的性質，如果「國家是人民所共有，政治是人民所共管，利益是人民所共享」，那末，財政便是全民的會計，而謀全民的利益。反之，國家若是「武力造成的團體，霸道造成的團體」，那末，財政便是支配階級的會計，而謀支配階級的利益。自古迄今，財政可以資本主義為境界線，分做三大期：第一期為資本主義以前的財政；第二期為資本主義的財政；第三期為社會主義的財政。在第一期，國家視為君主的私產，所以當時的財政，每與君主的私人經濟，混為一體。換句話說，官中的收支，和國家的收支，沒有區別。所謂「奉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人，莫非王臣」，所謂「朕即

國家」，便是當時的國家觀；有了這樣的國家觀，自然生出君權專制財政思想。在第二期，有產階級獨占國家的利益。有產階級要發展自己的產業，一面主張個人自由，而欲制限國家的行政。同時，國家行政既然受了制限，所以國家的財政也有有限。要之，當時的財政只用以支配政治上必要的經費，如國防、司法，和個人所不能經營的事業等。在第三期，國家財政就大大地與前此不同。其變化如何，可參看新著財政學之基礎知識第五章。

三民主義的財政是社會主義財政的一種，其內容應該怎樣，尚須待我們研究。我在財政學之基礎知識已經介紹了蘇俄的財政；在本刊第三卷第一號上，已經介紹了法西新的財政，現在又介紹了英國工黨的財政；下期當再介紹德國社會民主主義的財政。此後當詳論中國的形勢，把三民主義的財政，敘述出來。

# 合作月刊

每冊六分  
半年三角  
全年六角

## 合作小評

- ▲農業合作與成人教育.....世穎
- ▲理想與現實.....智芬
- ▲取締冒牌合作社.....仲明
- ▲李特教授之廣告論.....仲明
- ▲全國運動會之消費合作社.....鄭時

總發行所

上海四川路北京路口工商銀行轉

中國合作學社出版部

- 歐戰期中物價增高之研究.....劉啓那
- 美國之運銷合作事業.....童玉民
- 廣東事與平民舊有的信用組織.....羅慕頤
- 虹絨歌.....伍玉璋
- 國內外合作.....君清

看 要 麼 甚 爲

# 報 月 事 時



報 種 百 外 中 看 勝 書 冊 一 詳 精 此 讀

## 目 要 號 月 六

時人題字

每册定價二角五分  
直接定閱附送贈品

中國及其他四十餘國一月來之時事  
第二次全國教育會議

首都建設委員會全體大會情形及其議案

收回威海衛之經過及其專約與協定

我國最近失業人民概況

鼓浪嶼公共租界之政治及社會現狀

東三省的韓人問題

時人言論

犧牲(小說)

災黎(獨幕劇)

時事插畫及圖畫答案懸賞

分銷處國內各書局

定閱處 南京鼓樓時事月報社



## 英領東非洲的現狀及其將來

周憲文

——尤其在經濟方面——

### 一 英領東非的範圍

全

阿非利加大陸海岸線，乃包含地中海沿岸、大西洋沿岸、印度洋沿岸及紅海並亞登 (Aden) 灣沿岸四區域。其中，北自加爾達 (Garda) 湖，南至喜望峯的印度洋地方，就是一般之所謂阿非利加大陸的東岸部。

其中，除了意大利領索馬利蘭 (Somaliland) 與葡萄牙領東阿非利加外，全部都是英國的殖民地。此殖民地，得大別之爲下列三地方。

一 南非聯邦；

二 南北洛諦西亞 (Rhodesia) 及那亞薩蘭；

三 怯尼亞 (Kenya)、烏干達 (Uganda)、坦干伊略 (Tanganyika) 及散徹巴 (Sanzibar)。

以上，南非聯邦是完全的自治殖民地，具有半獨立的地位；故非但其政治的立場與後兩者不同，即於其經濟及文化上，亦有比較優越的組織與內容。

南北洛諦西亞及那亞薩蘭是英國的保護領；其地位適當南非聯邦的前哨，且爲南非東非間的連鎖。地形踞踣於奧地，缺少海岸線，乃其弱點。要之，南北洛諦西亞及那亞薩蘭可說是南非與東非的中間地帶。

最後，怯尼亞、烏干達、坦干伊略及散徹巴各地，乃挾赤道，面臨印度洋，相聚一團，而成了所謂英領東非洲的



核心。

英領東非的名稱，有廣狹兩樣的意義。廣義的解釋，即於上述四地方外，再加那亞薩蘭及北洛諦西亞，而總稱之曰英領東非；狹義的解釋，即指上述怯尼亞、烏干達、坦干伊喀及散徹巴四處而言。其理由，乃因此四地方，不論

在政治上或經濟上，都有互相依賴的密切關係；反之，在洛諦西亞及那亞薩蘭，除於其輸出入貿易上，與上述四地方稍有關係外，就地理的形勢而言，應劃入葡領東非的範圍。

茲略示英領東非洲四地方的狀態，列表如左。

地方	面積		人口	輸出		輸入	輸出入合計每一人口平均金額		備考
	平方里	一平方里		鎊	鎊		輸出	輸入	
怯尼亞	二四五、〇六〇	二、五一八、六四三	一〇、九、五七六、一五三	一、二、一六五、七五〇	三、八	關稅同盟	稅率通貨共通		
烏干達	九四、一三一	三、一四五、四四九	三、三	四、〇三三、九九五	三、七〇一、〇一四			一九	
坦干伊喀	三五三、四九三	四、一二四、四三八	一一、四〇三、九九五	一、九七六、二三〇	一九、七				
散徹巴	一、〇二〇	二〇二、九八五	二〇二、九八五	一、九七六、二三〇	一九、七				
合計	六九三、七〇四	九、九九一、五一一	一四、一五、六三一、九一八	一七、八四二、九九四	三三				

## 二 英領東非之政治地位及其交通系統

先說英領東非，即怯尼亞、烏干達、坦干伊喀及散徹巴四地方的政治的地位；其大略情形如左。

怯尼亞殖民地及保護領 (Kenya Colony and protectorate) 乃由為英國保護領的幅員十哩的兩海岸地方合併而成；境內政治，歸駐在首府那洛比的英總督管轄。

烏干達保護領 (Uganda protectorate) 乃包含 Buganda Toro 及 Ankole 三土人王國；境內政治，歸駐在首府愛得比的英總督管轄。

坦干伊喀委任統治地 (Tanganyika mandated Territory) 原為德國領地，依威爾遜條約，而屬國際聯盟管理；再由國際聯盟委任英國統治。現該處之一切政務，概歸駐在首府達萊薩拉姆的英總督管轄。

散徹巴保護領 (Lanrihar protectorate) 乃合散徹巴及拍潘巴 (Pampha) 兩島與上述怯尼亞的海岸地方而成，原是阿拉伯系的塞爾太王國，今則為英國的保護領，以總督同時又是散徹巴的 High Commissioner 的資格者管理之；但其實際上的行政，乃由駐在首府散徹巴的島司 (Resident) 所運用。

諸如上述，東非四地方，其政治的地位，各不相同；在形式上，雖似彼此分立，但由其交通系統及經濟狀態方面觀察時，可知其相互間，乃有密切的依附關係存在。

東非的經濟狀態，另詳後述，約言之，以原料品的輸出與製造品的輸入爲其貿易的根幹，而此等輸出入物資的集散，無不經過法尼亞的蒙巴薩 (nombas) 港，坦干伊喀的達萊薩拉姆港及散徹巴的散徹巴港三地點。此等三港與海外市場的海上輸送，乃由於左記的定期航路。

- 一 歐洲航路 (英國及大陸諸國) Union Castle molt Steamship Co.,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Char, Ellerman and Harrison Goint Service, Deutscher Af-rika Dienst, Holland Afrika Lijn, Messageries Maritimes, Societa di Navigazione Italiana,
- 二 印度航路 (孟買)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 三 東洋航路 (中國日本海峽殖民地) 日本大阪商船會社

- 四 東非沿岸航路 British India Steam Navigation Co., Cowasjee Dinshaw & Bros., Lanziber Government Steamers.

五 其他連絡航路 對於北美與澳洲方面，尙無由東非直達的定期航路，與此等各地間物資的輸送，皆以南非諸港爲連絡地。

由上述諸航路所運送的輸出入物資，其在東非市場的集散徑路如左。

- 一 蒙巴薩港經過 法尼亞政府經營烏干達鐵道，以蒙巴薩爲起點，向西北，貫法尼亞高原，經首府那洛比，而達威克利亞湖畔的契斯姆港。全線共長五八七哩，雖爲連絡法尼亞與烏干達的重要幹線，但其輸送力，不甚強大。中途尙有數支線，比較重要的，是歐伊支線。此線繞國境，入坦干伊喀，而至咖啡的中心產地模西，再與坦干鐵道相接續，而達坦干港。此爲連絡法尼亞與坦干伊喀間的唯一鐵道。又在威克利亞湖上，則有輪船行駛其間，以與烏干達、坦干伊喀的湖畔地方相連絡。
- 二 達萊薩拉姆港經過 坦干伊喀政府經營的東非中央鐵道，自達萊薩拉姆港至坦干伊喀湖東岸的基俄馬港，東西凡七七哩。自基俄馬港至對岸比領康鶴的阿爾巴德威爾間，乃有輪船往還，交通極便。此東非中央鐵道與上述烏干達鐵道，雖爲東非內陸的交通系統

上兩大幹線，但因其缺少南北的支線，故其 zone 區域，乃止於沿線狹小的地方，尤其是缺少與威克利亞湖岸的連絡，故在廣大的坦干伊略內，其輸送機關的能力，尙不充分。

三 散徹巴港經過 散徹巴與對岸的蒙巴薩、達萊薩拉姆及其他諸港間，有上述各定期航路的船舶，頻頻往復，連絡著其間的通商。

### 三 東非四地方的相互關係及其結合的

#### 傾向

在如上述交通系統下的東非四地方，其間的相互關係如何？略述如左。

烏干達以棉花爲主產，又富於咖啡、糖等農產物，人口稠密，土人的文化及購買力，已比較的進步，對於輸入品的需要，亦頗多。惟因其踣踣於奧地，離海口極遠，故一切輸出入的物資，都依威克利亞湖上輪船及烏干達鐵道，經過怯尼亞的蒙巴薩港。

怯尼亞，以咖啡爲其主產，次之，是薩薩爾麻曹達、皮革等。由蒙巴薩港及烏干達鐵道輸送的貨物，其大半是以烏干達市場爲目的。

觀此可知：怯尼亞與烏干達間的相互關係，最爲密切；此兩地方，在經濟上，乃相依而成了一單位。現在此兩地方間，已有關稅同盟的成立；即在貿易統計上，兩地的輸出入金額，亦大都合併在一起的。

坦干伊略的情形，則與上述怯尼亞與烏干達，略有不同。其原因有二：（一）因其爲英國委任統治地的政治地位的關係；（二）因其依達萊薩拉姆港及中央鐵道而自有另一通商系統的關係。是以坦干伊略至今未曾加入怯尼亞、烏干達的關稅同盟。然如上述，中央鐵道尙無對其領內全境的輸送力，故爲其重要農產地的威克利亞湖南岸，慕華塞附近的咖啡、落花生、玉蜀黍等產物，皆依湖上輪船，輸至基姆斯港，再由該港，依烏干達鐵道，輸至蒙巴薩港；又模西附近所產的咖啡，其一部份，亦經烏干達鐵道威伊支線輸至蒙巴薩。如此，坦干伊略亦須相當依賴於怯尼亞，故與怯尼亞間，雖尙未締結關稅的同盟，但兩地方間的通過貨物，則已互免徵稅；又關於關稅定率及通貨（東非以先令爲單位），則怯尼亞、烏干達、及坦干伊略三地方，是完全共通的。

在上述狀態下的三個地方，將來隨政治上經濟上的進化，必有如南非聯邦般的組織出現。但在現在，相互間的交

通，既尙無充分的連絡，而其經濟、財政的立場，又各異趣的此三種民地，欲形成完全的聯邦組織，恐還非其時。

一九二四年，以保守黨議員兼充殖民次官的 Ormby-G. one。爲領袖，外加自由、勞動兩黨的代表各一人，組織而成的 Parliamentary Best Africa Commission 在觀察並

研究東非各地情形之後，曾有調查報告書的發表；其中一節，謂：東非聯邦的組成，雖爲時尙早，但在各地總督間，應時常召集 Inter-Colonial Conference，以維持相互間的連絡與協力。由此已可推知東非聯邦運動的趨勢了。

至於散徹巴，則不像上述三地方之互相接壤，而孤立於印度洋岸，即其關稅定率及通貨（以盧比爲單位）亦與上述三地不同；惟在通商上，與非洲各地，具有密切的關係而已。以前，散徹巴乃東非的唯一貿易港，物資集散的中心地；降至近年，因蒙巴薩、達萊薩拉姆諸港的發達，以致該處的貿易，漸次衰退。雖然，即在今日，散徹巴仍以其於東非通商上的沿革的地位，而自有其貿易系統存在；大商人之以該處爲根據地者，尙屬不少，且東非沿岸各地物資的配給，大多仍由該處經過。

#### 四 英國的殖民政策與東非的地位

在大英國鐵蹄下的許多殖民地，東非的地位，近年之所以特別被其重視，原因有二：即（一）隨戰後經濟的帝國主義的擡頭，對於爲棉花及咖啡出產地的東非獨特的資源，英帝國乃漸次痛切地感到有其開發利用的必需；（二）東非資源的開發，該地人民的購買力必因以增進。此結果就是英本國製品的較有利的販賣市場。

同時，在政治上，英帝國因由國際聯盟獲得了坦干伊略的委任統治權；結果，歐戰以前據非洲東海岸的德國勢力，完全歸入英國的掌握。隨此政治勢力的移轉，英國的殖民政策，就有了重要的轉機；此所以今日東非的地位，仍更被英國所重視。

蓋從來英國在非洲大陸間的勢力，乃由於南北兩重心的支持；即在南方，則壓迫荷屬系的巴亞，形成了南非聯邦；在北方，則驅逐法蘭西的勢力，而於埃及及蘇丹，築成了異常鞏固的地盤。其後，英國勢力由此兩處的重心，南方則以洛諦西亞、那亞薩蘭爲前哨，漸次北上；北方則以烏干達、怯尼亞爲根據，而漸次南下。如此，南北相呼應，而欲縱斷非洲大陸的政策，乃於“C. S. C.”即由Cape至Cairo的標語下，銳意經營，不遺餘力。但戰前德領東非，其地適當怯尼亞與洛諦西亞之間，遂成了英國“C. S.

C. 政策的障礙物。歐戰之後，英國即由此強力的競爭者，將此障礙物收入其自己的掌握中；因此乃予英國的非洲政策以新發展的機會。即為完成其所謂“C. dev.”的政策計，最近之所以特別重視東非的經營乃是極自然的歸趨。

前節引論過的 East Africa Commission 的調查報告，對於東非的殖民政策，亦有所列論；其主要論點，即謂：對於開發東非經濟的根本策，不外是交通機關的整備與土人人口的增加，並其素質的改善。

## 五 英本國對於東非領地的交通事業的

### 經營

關於東非內陸的交通機關，已略述於第二節中；英國對此的投資額，實超過了一千二百萬鎊以上。但東非土地面積廣大，上述幾支既設鐵道，尙不敷用；結果，由內地輸送出產物至車站，需要很多的時間與費用，物品的價格，因而高漲。有時甚至有許多豐富的內地產物，因交通閉塞，無法輸出，而終於遺棄者。東非當局者鑑此情形，乃有以烏干達鐵道及中央鐵道為幹線，與主要農產地間，添設幾多支線的計劃；其中最重要的，是以烏干達鐵道那克爾站為起點，週繞至威克利亞湖北岸的蛙星。歧秀線；與以

中央鐵道大白拉站為起點，北走至威克利亞湖南岸的慕華塞港的兩支線。此兩支線，目下已在著手建築，他日全功告成，則其沿線附近的農產物，就有利地輸至市場，對於東非的產業前途，定多貢獻。

此外關於廣巨東非全境的鐵道網的新設擴張，既設線路的改良，海岸及湖岸諸港的修備改善等，East Africa Commission 曾有大規模的計畫，豫定資金一千萬鎊，就倫敦市，募集公債；英國政府對之，保證最初五年間的利息。然英政府因財政上的關係，對於此項利息，不願保證。同時並將上述東非委員會的計畫，委託另一 East African Guaranteed Loan Committee 審查。經該委員會審查的結果，對於原計畫的豫定資金，增至一千六百萬鎊。但對此項資金的募集，政府既不保證利息，而此類新設事業，在最初數年間，又絕無發息希望，如此，非獨資金不易募集，且對各殖民地的財政，大有影響，不得已，東非的交通發展計畫，遂陷入了停頓的狀態。惟該計畫之必需，則已為英本地及東非當地朝野人士所公認；故今後一有機會，此計畫必可實現。

## 六 人口及人種問題

在考察東非的人種及人口問題時，先就第一節所舉之人  
口總數，分示其人種別如左。

土人	九、八八一、七七九
印度人	五四、四六二
阿拉伯人	三四、一四三
歐美人	一三、八一九
其他	七、三二二
合計	九、九九一、五一五
平均一平方里人口密度	一四

印度人，是古時由印度西北部古茲拉特 (Guzerat) 地方移住至此的。此輩印度人，在怯尼亞最多，其他三地方次之；中間雖亦不無其資本及勢力足以與歐美商社相拮抗的大商人，但大多是小規模商工業的經營者，從事對於土人的輸入商品的零賣及土人農作物的買收等。故東非的印度人，是介在於歐美人與土人間的中間階級，形成了產業上之一必不可缺的要素。

阿拉伯人是最早蒞臨東非的外來人種；在中世時代雖曾為該地的支配的勢力，但受近世歐洲新興勢力的壓迫，尤其是因奴隸貿易的禁止，致其經濟根據，完全消失。現在僅以散徹巴的小王國為基礎，在非洲海岸地方，於英國保護下，保持其殘喘。至其生業，是大部從事於散徹巴特產的金花菜 (Clover) 的栽培及其他小規模商業及沿岸航運

等。要之，阿拉伯人在現代的東非，並非重要的人種。一至於歐美人，則因政治上的關係，當然以英人占最多數；德荷法比意美各國民次之。以怯尼亞為其大本營，並散居各地的海港都會。若輩的主要職業，是從事於官廳及商社的業務，間亦有於怯尼亞之氣候溫和土地肥沃的高原地方，經營農園者，要之，若輩人數雖少，但在東非，實占著支配階級的地位。

由上表所揭的數字以觀，可知就數量方面言，土人是東非人口的主體；因此，吾人之考察東非的人種人口問題，亦當以土人為中心。東非的土人，大部是 Bantu 族；次之，是散居大湖沿岸並尼羅 (Nile) 河岸的 Hamitic，Nilotic 兩族，及海岸地方的阿拉伯混血種 Swahili 族。Swahili 語，是東非一帶的通用語。

土人的職業及生活狀態，各地不同。烏干達，諸如上述，尚是一土人王國，故該處的國王、大臣、酋長等上層階級都在過著進步的文化生活。次之，一般土人，因栽種棉花，所得頗大，故其生活狀態，亦已比較的進步。此外，即在其他地方，都會中的土人，從事警察、汽車夫、鐵路工人、旅館及家庭的使用人，與其他熟練職工者，乃日益增加。但是，其大部分的土人，乃住在各地的村落中，

從事農業；其生活狀態，還是極低級的；惟從來日常裸體生活的東非土人，今則不論都會與鄉間，一般都已有了穿衣的習慣。此種習慣的養成，實可說是土人生活上進的現象；且因此而對東非的輸入貿易，發生了不少影響。至其影響的情形，另詳後述。

此處最值得吾人注意的事實，即東非的人口密度，如上表所示，平均一平方哩僅有一四人，且據過去的統計，土人人口逐年減少，故為開發地廣人稀的東非資源計，必須由外國直接移入勞動者；不獨如此，且上述英政府有因整備交通，而投下的資本，若無廣大的勞動力以支持之，自不能發揮其效力，故「移民東非」，由各種方面觀察，都有必需。但無如因東非的風土與土人生活程度過低的關係，實際上，沒有容納海外勞動移民的餘地。

在如此狀態之下，欲解決東非的勞動不足問題，結局祇有謀土人人口的增加及其智能的啓發，藉於量與質兩方面，提高其勞動力。要之，東非土人勞動力的提高，不獨可以促進東非的生產力，且可增進其購買力，結果即可使東非的經濟向上。從而，此實為東非殖民政策的根本要義，今日的英國，對於此點，即非常重視。

關於此點，土人人口增加力缺乏的原因，是因其衛生智

識，尤其是育兒法的不完全，以致幼兒死亡率，高至可驚的緣故。所以，東非各地的殖民政府，無不設置 Medical College，延攬許多專門家，以普及衛生智識於土人間。此外，並於各地設病院、助產所，供為土人療病及助產之需。各地殖民政府如此努力經營的結果，最近土人的人口，已略見增加。又在另一方面，殖民政府設有種種嚴重的規則，以防土人的國外移出；其謀土人人口的增加，實可謂「無微不至」矣。

以上乃就增加土人人口之「量」的方面言。至其「質」的方面，殖民政府為增進土人的勞動能率計，於各地設學校，施以簡易的普通教育，同時且教以各種手工耕作法。此外，並應土人收入的多寡，課以相當的稅額，以謀刺戟其迫於必需的勞動心。進而關於鐵道橋梁道路港灣等的公益設施，亦於一定的條件之下，實行著強制勞動制度。

如此，以啓發土人為目的的政策，雖於周到的用意之下，費了不少的金錢，著著進行；但如上述，在此等土人與歐洲人間，乃有許多印度人之介入，故殖民政府對此，不免有幾分的不安，而常執著警戒的態度，蓋即懼其對土人政策，因印度人之存在，而不能徹底實現。要之，在東非的英印人間，既無「信認感」，又因於一般產業上，兩者的

利害，常相衝突，且印度人的勤儉，實非驕奢的英人所能對抗，尤其在戰後英國為緩和國內的失業問題計，乃獎勵退役軍人的東非移住，此等移往英人，遂陸續以法尼亞高原為中心，而於各地，開始農業的經營，因此，在經濟上，英印人間的利害衝突，愈益露骨。結果，隨一九二〇年於高原地帶設置白人保留地的決定，乃在英印人間釀成了激烈的糾紛，終於惹起了著名的「法尼亞印度人問題」。此事件的顛末，詳記於一九二三年的「白書」(White Paper)中，邇來英印人間的感情，日益惡化，竟於東非英人間，築成了排斥有色人種的偏見的基調。

## 七 英領東非的產業

英領東非的產業，以農業為主體，此於第二節中，已言之。茲就其代表的農產物，略述如次：

一 棉 棉以烏干達為主產地，坦干伊喀次之，法尼亞及撒徹巴的產額極少。

東非的棉的栽種，雖始於一九〇九年美棉阿普蘭種的移植，但邇來其出產額逐年增加，其品質，竟凌駕美棉之上。今則東非與蘇丹乃成了英帝國中最重要的棉產地。誰都知道，紡績業雖是英本國的重要產業之一

，但關於其原料棉的供給，則因印度棉的纖維較劣，從來大半是依賴美棉及埃及棉的兩外國品。故隨戰後經濟帝國主義的勃興，棉產地的東非，其地位之所以被英人特別重視，寧為當然的歸趨。

東非棉大部是由於土人的栽種；因在東非並無紡績工場，故其所有產額，皆輸出於海外，試舉其一九二八年的貿易統計如左。(單位鎊)

英本國 印度 其他 合計

烏干達及 法尼亞 1,625,125 116,000 4,625,375  
坦干伊喀 3,925,525 51,625 5,000,000

上記棉的輸出合計額，其所有棉的數量，約十八萬袋，每袋百斤，故東非每年產棉額，至少在一千八百萬斤以上。

二 咖啡 咖啡亦東非特產，即在英帝國內，亦占著特殊的地位。法尼亞及坦干伊喀乃其主要產地，就中坦干伊喀的阿爾沙咖啡，品質極優，在倫敦市上，具有獨特的聲價。

一九二七年度貿易統計上的輸出額如左。(單位鎊)

英本國 法尼亞及烏干達 其他 合計

法尼亞及 烏干達 1,670,000 1,861,225 3,531,225  
坦干伊喀 3,725,000 1,625,000 5,350,000



上表坦干伊喀產咖啡大部份輸出地之爲法尼亞及烏干達者，大多是因第四節所述輸送系統的關係，先輸至法尼亞，再由蒙薩巴港運往英本國的。

三 薩薩爾麻 薩薩爾以坦干伊喀爲其主產地，法尼亞次之。經過簡單的過程，抽出其纖維，洗滌、乾燥以後，即稱之爲薩薩爾麻。此類麻的最大輸出地，是歐洲大陸各國，英本國次之。其一九二七年度貿易統計如左。(單位鎊)

	歐洲大陸	英本國	其他	合計
總干伊喀	1,258,826	1,571,010	11,391,315	3,341,151
法尼亞及烏干達	1,151,311	1,000,000	5,311,219	7,462,530

四 金花菜 金花菜乃香料之一種，爲散徹巴的特產，其產額足當全世界需要量十分之九，其一九二四年度貿易統計如左：(單位盧比)

	印度	英本國	其他	合計
五 其他農產物	11,851,511	11,000,000	11,000,000	33,851,511
花生、樹脂(Copal)等	11,000,000	11,000,000	11,111,111	33,111,111

花生、樹脂(Copal)等出產額，亦年年增加，輸出海外者，爲數不少，又法尼亞及烏干達坦干伊喀各處，因牛、羊、山羊等牧畜業的發展，故皮革及酪製品亦爲東非的主要輸出品之一。糖與米，雖亦有栽種，但其出產額不多，尙不足供本地的需要。

上述種種農產，若以豐富的全東非資源而言，則僅爲交通運輸比較便利的一部分地方開拓的結果；其沃肥未耕的處女地，尙隨處皆是，故依今後人口的增加與交通機關的整備，其產額大有增加的餘地。

次之，關於鑛產資源，據地質學者研究結果的報告，謂東非有多量的金銀、雲母、石油等存在，但今日尙未開掘。東非今日唯一的鑛產業，就是馬喀熱天然曹達。此乃法尼亞南境馬喀熱湖的特產。至其採掘權，則已爲馬喀熱曹達公司所獨占(該公司的本店，設在英本國)，於湖畔設置工場，製造天然曹達的結晶爲曹達灰，由烏干達鐵道的馬喀熱支線運至蒙巴薩港，再由該港輸往海外。根據一九二五年的統計表，其輸出量如左：(單位噸)

	日本	印度	其他	合計
最後，試觀其製造工業方面	3,811,166	3,750,000	6,433,000	14,000,000

最後，試觀其製造工業方面，東非地方並無煤炭石油等燃料的出產，且如第六節所述，因勞動供給的不足，機械類輸入的不便與不經濟，故除了上述曹達灰工場外，祇有少數小規模的製糖、釀造及石鹼等工場，且即在將來，大工業，恐亦無發達的希望；申言之，其一切製造品，恐仍須仰求海外的輸入。

## 八 英領東非的對外貿易關係

具有上述產業組織的東非的對外貿易，以原料的輸出與製品的輸入為其體系，乃自然的歸趨。又因其為英國的殖民地的關係，其輸出入之以英本國的貿易為主體，亦為當然的結果。

東非四地方的輸出入總額及主要物產的輸出狀況，已於第一節及第八節中，約略言之；今就其輸出入各方面的貿易系統及其內容，加以概觀，情形如左。

一 輸出貿易 東非特產物的輸出地及其他地方產物的再輸出狀況，得由下表，窺知其一般。

一九二八年統計(單位鎊)

目的地	值	再輸出	值
英本國	£10,138,000	£4,041,000	£1,000,000
印度	1,650,000	5,120,000	2,000,000
其他英屬領	2,000,000	1,330,000	2,500,000
英帝國合計	6,500,000	10,000,000	5,500,000
比利時	1,500,000	1,000,000	500,000
德國	1,500,000	1,000,000	500,000
美國	1,000,000	1,000,000	500,000
荷蘭	1,000,000	1,000,000	500,000
日本	1,000,000	1,000,000	500,000
其他	1,000,000	1,000,000	500,000
外國合計	11,000,000	8,000,000	3,000,000
國產輸出統計	7,500,000	2,000,000	1,500,000

再輸出 1,500,000 1,330,000 2,500,000  
 輸出統計 9,500,000 10,000,000 11,000,000

即其輸出總額中，特產輸出占百分之七六，再輸出占百分之二四。又其特產物，輸至英帝國各地者占百分之七七，運往外國各地者，占百分之二三。

輸出品內容，是第七節中所述各種東非特產品。至其輸出地，自首推英本國，次之就是印度了。此種情形乃表示(一)印阿間地理的接近；(二)東非在往印度商人的勢力的雄大(詳細請參照第六節)。固然，輸至

印度的東非特產品，其中以孟買為經過地，而更運往他處者不少，例如輸至日本的東非棉是。又，上表東非對日本輸出額，其內容，雖殆即第七節所述的馬喀熱曹達，但最近因曹達輸出的增加與東非棉直接輸至

日本等關係，其輸出額乃大有增加。上表中，法尼亞及烏干達乃以棉、咖啡、薩薩爾麻、玉蜀黍、皮華及曹達占東非輸出總額的百分之六〇。坦干伊喀的輸出物，以薩薩爾麻、棉、咖啡、落花生為大宗；其輸出額，占東非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二五。至其輸出地，則以英本國為最主要；上表所示輸至其他英屬領的數字，大部是因其輸送系統的關係，先輸至法尼亞蒙巴薩港，再由

該港運往英本國的。散徹巴的輸出額占東非總額的百分之

一五。其主要輸出品，是金花草。故需要金花草最多的印度，就成了牠的重要輸出國。

再輸出的內容，共有三種：即（一）在法尼亞及烏干達之坦干伊略產品，（二）在坦干伊略之比領康鶴產品及（三）在散撒巴之東非沿岸地方一帶的產品是。此類產品，都是經過蒙巴薩、達萊薩拉姆及散撒巴各港，輸運外洋的。

二 輸入貿易 試就東非四地方的普通貿易輸入，政府公用品輸入及運往他地方的通過貨物輸入，列表以示其輸入國及輸入額情形如左。

一九二八年統計(單位鎊)

輸入國	坦干伊略	散撒巴	合計
英本國	3,066,451	1,133,681	4,200,132
印度	8,674,758	7,674,758	16,349,516
其他英屬領	1,182,658	3,182,658	4,365,316
英帝國合計	13,923,867	11,990,107	25,913,974
美國	1,111,827	8,674,758	9,786,585
德國	1,000,000	5,000,000	6,000,000
荷蘭	1,111,827	1,111,827	2,223,654
日本	1,111,827	1,111,827	2,223,654
其他	1,111,827	1,111,827	2,223,654
外國合計	5,448,338	16,349,516	21,797,854
商業輸入統計	3,224,169	1,111,827	4,336,000
政府輸入	8,674,758	7,674,758	16,349,516
通過輸入	1,111,827	1,111,827	2,223,654
輸入總計	13,923,867	21,797,854	35,721,721

註 右表中坦干伊略的政府輸入三四二、四九四鎊，全是金銀塊；此外雖有普通商品四二〇、九八〇鎊的政府輸入，但此已包含於商業輸入的數字內。

即總輸入額中，商業輸入占百分之七三，政府輸入占百分之二七。又此項商業輸入品，輸自英帝國各地者占百分之六九，輸自外國各地者占百分之三一。此與輸出的場合，保持著略同的均衡。至於商業輸入品的內容，分為兩類觀察，比較便當，即（一）是以土人為需要者的消費品，（二）是以歐美人、印度人為顧客的資本的物資。

前者以棉布類歸大宗，玳瑁 (Ivory) 器、陶器、玻璃器、火柴等雜貨次之。就中，棉布的需要，因土人生活狀態的向上，及穿衣習慣的養成等關係，乃日益增加。至於此類的輸入國，自以英國居其首位，次之就是印度；惟印度的輸入品中，含有多量的日本製品，故可說東洋的日本，在今後東非市場上，是英本國棉布輸入業的最有力的競爭者。

後者，乃以汽車、汽車油及機械類居大宗，尤其是汽車與汽車油，在鐵道不足的東非地方，需要極大。至於此類貨物的輸入競爭者，要算是英美兩國。

各地方對於商業輸入總額的比例，是法尼亞及烏干達占

百分之六三、坦干伊略占百分之二二、散徹巴占百分之一五。此與各地的輸出比例，保持著略同的均衡。惟其內容，則在輸出，各地各有其不同的特產物；但在輸入，各地的需要品都是一樣，即都是上述兩類貨物。再由輸入國觀察時，英印兩國居主要地位，美德荷日諸國次之，此也是各地共通的。惟在上表所列佳尼亞及烏干達的商業輸入中，輸自其他英屬領的數字，其所以如此之多，乃因多量坦干伊略的產物，輸經該地的緣故。

政府輸入，以鐵道湖上輪船的建設材料、使用燃料及土木建築用的鐵料水門汀等為大宗，各種硬貨次之。其大部分之輸自英本國，實為當然的事實。

附記東非研究主要參考書

- Report of the East Africa Commission, (Blue Book, Cmd. 2387.)  
 Future Policy in regard to Eastern Africa (White Paper, Cmd. 2304.)  
 Report on the Trade and Commerce of East Africa (Department of Overseas Trade)  
 The South and East African Year Book and Guide (Published annually by Union Castle Mail s. s. Co.)  
 East African Red Book  
 (Published Annually by the East African Standard)  
 East Africa (Weekly Journal)  
 英領東非利加軍情 (日本外務省海外商報臨時增刊一六三)  
 阿非利加視察報告書 (日本橫濱正金銀行)  
 東阿非利加經濟事情調查報告書 (日本大阪商船會社)

# 新聲

第二卷第二號

(反帝國主義運動叢刊)

寫在「反帝國主義運動號」之前

程方

【五一】勞動節與中國勞動運動

于錫來

【五四】紀念與青年運動

胡利鋒

葛要忘記了五月九日

賀繼玉

【五卅】慘案與英帝國主義

王復顯

英帝國治下印度民族運動之分析的觀察

莊心在

倫敦海峽會議與東方弱小民族運動

胡曉龍

越南民族獨立運動的由來與其「逆」

胡曉龍

朝鮮民族運動的進展與日本帝國主義之前途

楊悅禮

國際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民問題

程方

日本現代商三種

暗光

每冊一角 全年一元二角 分角

訂購處南大中央學

新聲社

# 最新兵器與將來戰爭

●陸海空的軍事家不可不讀

●政治和工程學家不可不讀

●一般國民欲求常識充足的也不可不讀

江浩襄 編譯

新生命書局經售

實價一元五角

本書探譯日本陸軍科學研究所，陸軍技術本部，飛行協會各專家最近的論著，都凡十七編，共十餘萬言，附插圖百餘幅關於歐洲大戰時使用的各種毒氣、聽音機、探照燈、投下彈、高射砲、巧技飛行、國土防空、和最近飛行歐亞不著陸的徐柏林號飛船、不可思議的紫外線通訊、駭人聽聞的音波、和光線殺人、無線電可以操縱潛艇和飛機……各種製造運用防預的方法和理論；以淺近明晰的語體文譯述出來，俾供全國人士的參考，初版無多，購者從速。



## 新羅馬尼亞的農業問題

汪洪法

### 緒言

## 處

理歐羅巴的農業問題，在歐戰後許多急迫的復興與改造問題當中，已成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了。

但處理這個問題的方法極多。各個方法都是從各國固有的歷史發展出來的。所以我們要理解牠，若不探討其歷史社會經濟的諸條件，則決不能把握著這個問題。尤其是在蘇俄革命後，「土地歸農民」[Aller Land den Bauern]的呼聲，波及了全部的歐洲。這種呼聲的反應，由菲倫大以至希臘和約克斯納維亞的全東歐，到處蜂起。還有東南

歐洲諸國所起農業上的變革，都會與以很大的影響。但是我們當研究此等國內農制改革之時，若單認為牠是因革命思想傳播流入的結果，則不免陷於片面觀察的錯誤。因為必然改革的許多條件，已孕伏在牠長期的歷史過程中了，尤其東歐各國，舊時農奴制的崩壞，不僅較西歐遲緩，從農奴解放以後，到大戰的直前，巨大的地主仍然存在，並且堅固保持農村壓迫階級的陣營。所以大戰後此諸國內農制需要改革的程度，亦同樣的強大。

在羅馬尼亞，這種情勢，也是同樣的。羅馬尼亞一八六四年第一次改革，雖實行廢止了農奴制，但實際上沒有充

分的分配貴族的土地(並國有地的一部分)，不過是對於農民封建的束縛，代替以資本主義的榨取。其後羅馬尼亞政府也曾請求各種立法的手段，但其不過是單純彌縫的立法。

這篇短論文，打算先討論新羅馬尼亞在一九一八年——一九二一年所實施農制改革之經濟社會的諸條件，然後再去觀察其改革後農業經濟一般的情勢。

## 二 羅馬尼亞國體的實質

舊羅馬尼亞——其自身係歐羅巴的重要農業國(尤其是農產輸出國)——在歐戰後，因為合併了匈牙利澳大利俄羅斯的分割地，如特南斯維利亞(Transylvania)布庫衣納(Bukovine)拜塞納比亞(Bessarabia)等肥沃地方，遂形成東歐的一大王國。其領域有舊羅馬尼亞的二倍，實有二九五、一四二平方呎之大。據維納度(Adrian Wlad)氏的記述，則其全人口(一七、三九三、一八九人)的八成一分六釐(一四、九四七、三五四人)皆為農村人口，除去極少數的例外，他們的現狀皆係依靠農業經濟糊口。她全領土的一〇、八五六、一八一害克得爾之中，非農地(市街地、河川、道路、及不可耕地)僅不過一成五分，而其

餘八成五分的一般農地中，耕地占一四、一四一、〇六〇害克得爾，占全國土地面積的四成五分八釐四毛。其餘的農地比較分配來看，則森林為六、八四七、〇七一害克得爾即是二成二分一釐八毛；牧場為二、八七四、〇七八害克得爾即是九分三釐一毛；草原為二、二四五、三四五害克得爾即是七分一釐三毛；葡萄園為一五九、二六一害克得爾即是五釐四毛。再看新羅馬尼亞全國的地勢，大體可以分成三個地帶。(一)山岳地方，(二)丘陵地方，(三)平原地方。山岳地方係為卡爾波斯山脈，特南斯維利亞的阿爾普斯及特南斯維利亞大高原極端的山岳所占居。丘陵地方，是在窪納加(Walachie)的中部，和摩得維亞(Moldavia)的中部及東部，其間多濃密的黃土層，有些地方是黑土層，這種地方的雨量，一年平均為八英寸乃至三十五英寸，頗適於畜牧，因而可行混合農。平原地方係由沖積層所成，居於窪納加的南部及舊匈牙利平原的東部。尤其南部的所謂達留埔(Danube)平原，雨量每年平均都在十五英寸以下，其自然的特性，對於羅馬尼亞農業生產有很大的關係。僅就人口和地域上說，已經可以知道羅馬尼亞是很便利的農業國。

羅馬尼亞是農業國，但她是一個貧弱落後的農業國。舊

羅馬尼亞戰前是個很重要的小麥輸出國，由這點即可看出她和一般所謂富裕國的事實互相矛盾。所以這種小麥的輸出——和在俄國王權時代同樣——把被 Bois 所掠取的農民，深刻的貧窮化。小麥向國外輸出，可憐的農民只食些玉蜀黍。雖有土地改革，但本質上到現在還是仍舊的。羅馬尼亞農民，百分之六十是文盲，在非常低下的水準上耕作土地。

人工肥料和種子淨化機，在羅馬尼亞幾乎沒有人了解並使用。……比較僅只是農場主人——大多數是農民——才有幾個資本。但他們沒有買近代的機械器具可能的低利信用——國家關於這點對他們沒有幫助的手段——。在羅馬尼亞有百萬害克得爾以上的氾濫地。這種土地若用排水方法，很容易化為沃壤，但是到現在仍未講求必要的培植手段。

再研究羅馬尼亞的輸出貿易，不僅如上所說她是歐洲戰前有數的穀物輸出國，就是戰後的新羅馬尼亞，在本質上仍然是同樣的。因為在戰前東歐諸地，確可為世界的一大穀倉。在戰爭前的五年間，關於國際貿易，就是俄國一國，每年亦貢獻不下四百二十五萬米突噸的麥及麥粉，而羅馬尼亞也輸出四百四十萬米突噸，其關於麥的輸出實占世界

第五位。關於玉蜀黍平均輸出約百萬噸，是北美合衆國、阿根廷、玉蜀黍輸出國的第二。戰前的羅馬尼亞及新羅馬尼亞，其輸出貿易上的農業生產物，其重要性之不變，恰如次表的状态：

工業生產物	一九一三年度輸出總額	六七〇、七〇五、三三五、金來衣
石油揮發油等	一九一三年度輸出總額	一〇八、六六三、〇二三
木材	一九一三年度輸出總額	一七七七、一〇〇〇
葡萄酒、油果物、蔬菜等	一九一三年度輸出總額	二〇、三九二、〇〇〇
農業生產物	一九一三年度輸出總額	四〇二、四五三、三二二
以上表農業生產物的輸出額（果物、蔬菜等在外），占有輸出總額的六成。	一九二〇年度輸出總額	六六、三〇〇、〇〇〇金來衣
工業生產物及石油	一九二〇年度輸出總額	六七、五〇〇、〇〇〇
木材	一九二〇年度輸出總額	一九五、五〇〇、〇〇〇
穀類	一九二〇年度輸出總額	一九五、五〇〇、〇〇〇

但是工業生產物及石油的六千六百三十萬金來衣，占輸出總額百分之十九；木材的六千七百五十萬金來衣亦占總額百分之十九；反之穀類竟雖然有一億九千五百五十萬金來衣，即占輸出總額的百分之五十。

羅馬尼亞之經濟的發展，因大戰中的荒廢，遂感困難。



最初受不列顛人的摧殘，該國所產的煤油，首先就被他們拿去用作戰爭的目的。從來侵入該國的德意志人，為繼續戰爭起見，因妨害不列顛人利用羅馬尼亞的經濟力，又因其後德意志人的退却及伯薩納比亞的征服，遂使羅馬尼亞全領土幾乎完全化為一時的戰場。

還有個最重要的條件，就是新羅馬尼亞各帶的地域，其交通仍然不是完全依技術的方法互相連絡的。新獲得的地域的鐵道，沒有一定的中心。例如介崩比兒根鐵道為放射狀，集合於補突拜斯特。布庫衣納鐵道集中於威因，拜塞納比亞的鐵道集向武代沙和莫斯科。新獲得的西部地域和羅馬尼亞黑海沿岸的諸大輸出港幾乎完全沒有連絡。鐵道尤其運轉材料，有一種非常不良的狀態。要想把交通弄成有秩序的則非重新投下數億的資金是不可的。但羅馬尼亞的資本力量是絕對做不到的。

羅馬尼亞資本非常的貧弱。貸借資本的利率，除發券銀行以外——該銀行等政治的作用姑且不說——其餘竟達於三分乃至四分。後來施以最大的努力，極力的限制發行銀行券，纔漸成功了制止匯兌市價的下落。

羅馬尼亞是貧窮的農業國，其所以不能振興的原因，我們依上面極簡單的敘述，已知道是資本缺乏。羅馬尼亞和

外國資本的鬥爭，遂致本國資產階級敗北，這完全是由於本國無充實的資本，而利用外資政策之誤。

### 三 新農制改革的原因

羅馬尼亞新農制改革，其目的的重要性有兩點：（一）係因其本國有土地不均的種種現象。（二）是為禦防共產黨的侵入。一九〇八年舊羅馬尼亞農制改革的成績，考究其農民的状态，其結果如從來一樣，關於土地問題的對策，未有何等效果，反使大多數的農民，依賣自己的勞動力而維持其生活的狀態，更加暴露。就是說，羅馬尼亞的農民雖漸脫封建的束縛，但却受新結資本主義的桎梏。舊羅馬尼亞的領域固然有這種情形，其在戰後所合併的新土地農民狀態，沒有材料來證明，但其各處農業仍占極重要經濟的地位，由各地方土地所有關係決定的社會勢力，其特質仍是大土地所有制，和在舊羅馬尼亞領域內之狀態相同。而這種大土地制有所謂 *Latifundia* 的性質，不是用地主的生產工具而耕作；其全體分益農或細分佃農制，是依農民的勞力家畜器具而耕作的。於是大土地所有制的弊害，遂瀰漫舊羅馬尼亞的領域。在舊羅馬尼亞，其政黨如自由黨，自一九一三年以來，在其農政綱領之中，加以最急迫的

方法 (爲農民而改用 *Latifundia* 及大所有地) "l'expr-

opation des *Latifundia* et des *Grandes propriétés*, en

*faveur des paysans*". 在新羅馬尼亞其必須完成新農制

改革的根本原因,可說是在於土地所有關係不均衡之故。

羅馬尼亞國是典型的大土地所有制的國家。就一九一三年的狀態觀察,事實上全農地百分之四九,僅爲土地所有者總數的〇.六四%的地主所占有,現爲說明此狀態起見,列表證明如次。

### 一 大所有地

規模	所有全所有者的 數的百分率	面積(畝) 克得爾	全農地的 百分率
五〇〇〇畝克得爾	六六	五二〇,〇三五	六.六五
三〇〇〇—五〇〇〇	一一〇.〇一	四三四,三六七	五.五五
一〇〇〇—三〇〇〇	七七一.〇〇九	一,二三六,四二〇	一五.八〇
五〇〇—一〇〇〇	一,一三三.〇一三	八〇三,〇八四	一〇.二六
一〇〇—五〇〇	三,一四〇.〇四一	八一六,三八四	一〇.〇四三
計	五,二八五.〇六四	三,八一〇,二九一	四八.六九

### 二 中所有地

五—一〇〇	二,四〇五.〇二六	一六六,八四七	二.一三三
一〇—一五〇	三六,三一八.三七〇	六九五,九五三	八.八九
計	三八,七二三.三九六	八六二,八〇〇	一〇.二二

### 三 小所有地

五—一〇	一七六,三七五.一九二	一,一四二,四三六	一四.五五
四—五	一四八,七七一.一五〇	七一,〇二三	九.〇八
三—四	一七二,四一六.一七九	六三一,九〇四	七.一八

二—三	一三一,六二〇.一三六	三三七,〇〇〇	四.三〇
一—二	一四七,九〇〇.一四八	二二七,〇二九	三.〇二
〇—一	一四三,八七一.一四五	九九,二八三	二.一六
計	九二〇,九〇九.九五四	三,一五八,六八五	四〇.二九

至於特南斯維利亞的土地所有關係,大土地所有者,僅爲全土地所有者的〇.七%,其所有地的總面積足優占全農地三分之一以上的狀態,但在觀察左記的指數以前,我們所須知道的,就是同地方農地約有半數,不適用於耕作農業,多半是森林地牧畜地,其全農地約有百分之五十一是可耕地。

### 一 大所有地

規模	所有全所有者的 數的百分率	面積(畝) 克得爾	全農地的 百分率
一〇〇〇畝克得爾以上	三六〇.〇一	一,〇八三,九一〇	二二.三三
五〇〇—一〇〇〇	三,八五	〇.一,二〇一,〇九三	四.三二
二〇〇—五〇〇	一,〇〇〇	〇.二,三〇,一八三	四.九五
一〇〇—二〇〇	一,五八〇	〇.三,一五九,八七七	三.四三
計	三,三二五	〇.七,一六七,五〇六	三六.〇二

### 二 中所有地

五〇—一〇〇要次爾	六,一五〇	一.五	二.九七
二〇—五〇	四六,〇五〇	一〇.三	九.七
一〇—二〇	八八,八〇〇	一九.〇	九.一
計	一四一,〇〇〇	三〇.八	二.一八

### 三 小所有地

五—一〇要次爾	一〇〇,六二〇	二二.〇	五.三二
一—五	五三,四一八	一一.〇〇	二.一八

一——五	一四四、五〇〇	二九〇	二三七、七三二	五六〇
一要次者以下	八〇、六〇	一七、五	二一、七二五	〇四九
計	三一五、四〇〇	六八、五	七九一、八七五	一七〇九

拿度的土地所有關係幾和特南斯維利亞的情勢相同，小地主與大地主的比例，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占有全所有者數的百分之六十四的小地主，僅踞踏於全農地百分一六·八的面積之上；反之土地所有者總數百分之七的大地主，竟占有全農地三分之一的土地。茲列表以示其關係如次：

規模	所有者數的百分率	面積(害克得爾)	全農地的百分率
一 大所有地	一〇〇〇〇害克得爾以上	二二〇	〇·二二
	一〇〇〇〇—一〇〇〇〇	一八〇	〇·〇八
	二〇〇〇—五〇〇〇	三五〇	〇·一五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	七七〇	〇·三五
計	一、五二〇	〇·七〇	九、九三〇
二 中所有地	害克得爾	三、八〇〇	一·九
	一〇〇〇—一〇〇〇	二二、四〇〇	一一·二
	一〇〇—二〇〇	四四、二〇〇	二二·二
計	七〇、四〇〇	三五·三	一、五三〇
三 小所有地	一——一〇	二二、二〇〇	一一·〇
	一一—五	五八、六〇〇	三〇·〇
一害克得爾以下	四五、九〇〇	二二·〇	〇·七
計	一二六、七〇〇	六四·〇	五〇六、〇〇〇

再看舊匈牙利兩地方，Maramures 和 Crisana 的土地所有關係。其大地所有制的存在足與舊羅尼亞王國相伯仲。土地所有者總數的百分一的大地主，占有全農地的大半，即占全農地的百分之五七·四二。其全般的情形由次表可以看出：

規模	所有者數的百分率	面積(害克得爾)	全農地的百分率
一 大所有地	一〇〇〇〇害克得爾以上	四九〇	〇·一七二
	一〇〇〇〇—一〇〇〇	三七〇	〇·一三
	二〇〇〇—五〇〇〇	七八〇	〇·三
	一〇〇〇—二〇〇〇	一、一一〇	〇·四
計	九	二、七五〇	一·〇
二 中所有地	五〇〇—一〇〇〇	三、七四九	一·四
	二〇〇—五〇〇	二一、六〇〇	八·〇
	一〇〇—二〇〇	三九、七〇〇	一三·六
計	六五、〇四九	二三·〇	一、四五三
三 小所有地	五——一〇	五、六〇九	二·〇
	一一—五	八、七〇〇	三二·〇
一害克得爾以下	六、七〇〇	二四·〇	〇·六
計	二二、一九〇	九七·六	五八三、二〇〇
更在拜塞納比亞及布庫衣納兩地方的狀態，適如次表：			
甲 拜塞納比亞			
一 大所有地			

一〇〇畝  
克得爾以上 四、四二九 〇·九八二、二〇二、一〇〇 五四、四

二 中所有地

一〇一〇〇畝  
克得爾 七三、六三一 一五·八 一、〇一〇、三三八 二五·〇

三 小所有地

一〇畝  
得爾以下 三七、一七三 八三·三二二 八三六、九一四 二〇·六

乙 布庫衣納

一 大所有地

一〇〇畝  
克得爾以上 一〇·五 六六八、一七一 一六〇·〇

二 中所有地

一〇一〇〇畝  
克得爾 二一·九五 二七八、二一九 二四·〇

三 小所有地

一〇畝  
得爾以下 七·七〇 一六七、三三三 一六·〇

如上表拜塞納比亞及布庫衣納的實狀，即可知其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現總括各地方的狀態來看，在新羅馬尼亞國的地域，其戰前的土地所有關係，約呈如次的狀態（關於布庫衣納因缺乏統計的主要點故除去）。

(一) 大土地所有者數 一七、四〇九……〇·七四%  
同上總面積 一、四六六、四五五……四五·九五%

(二) 中土地所有者數 三八八、八〇三……一六·五三%  
同上總面積 七、〇〇一、六四一……三二·六六%

(三) 小土地所有者數 一、九四六、〇九一……八二·七三%  
同上總面積 五、八五一、五七四……二一·三九%

這就是說，全農地約四成六分的土地，被土地所有者總數的七釐四毛的大地主（一萬七千四百〇九人）所占有。土地所有者總數的八成三分弱的小地主，僅不過占有全農地二成一分強的土地。這種狀態固然不是各地皆然，但這種情勢在新羅馬尼亞的領域，已使根本解決土地問題，而確定農制改革，有絕對的必要了。

加之大戰爭的奇禍，使此等領域歸於荒廢，於是加速促進多數農民貧窮化，更因大戰而產生破壞沒收、徵發、掠奪家畜的事實。其結果，戰前二八、〇一五、八六七頭的家畜（馬、牛、羊、山羊、豬），至一九一九年竟減少至一六、六〇五、五五八頭。而此等家畜的大部分，多為中小農民所有。於是農民的經濟損失格外的加重。

大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因大戰的影響，農民更進一步的貧窮化，這些原因，根本上加強了羅馬尼亞農業的危機。

有這類事實的存在，再因一九一七年二月二十七日蘇俄三十萬勞動者革命的總罷工，漸次給與歐洲人們以莫大的衝動。蘇俄的革命，因同年十一月革命的成功，而包圍色維克同時（十一月七日）把握政權，八日宣言休戰，發布

勞動產業管理法；九日公布土地法，實行包爾色維克網領之一的「土地盡歸農民」的規定。於是蘇俄革命的影嚮遂至遍行全歐。在莫德維亞地帶，於一九一七年的夏季，駐有百萬左右曾受二月革命所刺戟的俄軍，所以俄國所給與歐洲尤其是東歐諸國的影響甚大。就中如羅馬尼亞戰線內的軍隊，曾作包爾色維克的宣傳，這給與羅馬尼亞的影響更大。然而俄國革命會給與羅馬尼亞新農制改革——尤其是大規模的土地收用法——的影響是什麼呢？就關係上說，有兩樣的見解，一種見解是接受的影響，另一種見解是迴避的對策。前者是接受蘇俄革命之根本的精神，結果是促起羅馬尼亞農民心理的變革。後者是迴避蘇俄革命的影嚮而實施對策。這兩種見解的不同，事實上係由於研究者思想的立腳點的不同。

一九一七年三月十二日在Marasesti的戰場，當戰爭未開始以前，妃代蘭德國王特對農民兵士宣誓，承允在戰後定然分配國領的土地。當時俄國革命的功績，去十一月革命的時期尚遠。時不過在三月十五日，米列克夫、國會和蘇維埃得皇帝退位的同意，宣言組織臨時政府。羅馬尼亞其時成立的臨時內閣，於三月十八日發表了政治改革的綱領，並加上沒收從前皇室和寺院土地的條例，但關於分配

土地與農民的一節，言明須待憲法會議的決定。同年七月在架西 (Targoviste) 的憲法會議內，遂改正羅馬尼亞憲法第

十九條，擴大從來為公益收用土地的原則，改為「為國家的利益」收用土地，根據同條的規章，乃完全收用不可為政府支配的土地財產，外國人的所有地、無主權的土地、公私法人的所有地、培植地、農村金庫所有地，並規定以二百畝克得爾為限度而收用私人土地。可是在這時，俄國的軍隊已有嚴重的革命空氣，與之接觸很密的羅馬尼亞等國，遂俱腐心於對策。俄國十一月革命成就後，革命的勢力滔滔進展，增加了使歐洲列國講求直向共產主義世界革命對策的機會。在羅馬尼亞，為恢復因戰禍而衰退的農業狀態，於是依改正國王的詔勅憲法條文所規約的沒收土地以實行分配于農民這一點，遂成了急迫的問題。同時為防備共產主義革命傳播流入的對策，亦非實現確固的農制改革不可。尤其是後來合併而形成新羅馬尼亞王國的一部的拜塞納比亞，因在俄國帝制崩壞後，曾引用過共和制，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廿七日，遂公布了革命的農制改革法，無代價的沒收了巨大的「拿代芬得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十八日「爾巴脚里亞」 (Albania) 舉行的特南斯維利亞、巴納德、克利夏納及馬納漢來的「國民會議」，曾以實施

普通選舉制和農制改革爲合併於新羅馬尼亞的條件。更於合併布庫維納的決議內，首即採用同樣農制改革的原則。事實上新羅馬尼亞的所謂一九一八年及二一年的新農制改革，是舉國皆期其實施的。

要之，形成新羅馬尼亞國的各地方，其情形雖有多少的不同，然其絕對必須改革農制的情形却是相同。其根本原因，就是大土地所有之普遍的事實。並且幾乎一切的弊害皆胚胎於此。至於決行改革的所謂誘導原因，是如前說的，完全是因爲大戰所生的農民兵士復員後的處置，和因戰禍農產衰退的回復，還有防備共產主義革命的對策。

#### 四 羅馬尼亞的農制改革與其結果

歐洲的各支配階級的當中，羅馬尼亞的支配階級，在戰後恐慌時代亦陷於最苦的狀態。首先，他在戰爭中事實上最敗了，支配階級如不承認分配大規模的土地，則被榨取農民的大衆，即不會再受其支配。在東方以革命手段沒收土地的俄國大革命，在西方匈牙利的蘇維埃共和國，皆實行了沒收土地的誓約，這些至少亦強壓了羅馬尼亞的支配階級。

農制改革，一般係賠償大地主以全額的地價，國家關於

耕地竟以戰前的年佃賃之四十倍，放牧地以二十倍的五分利有價證券，支付被沒收的地主。但因羅馬尼亞的匯兌行市下落至平價的四十分之一；於是這種賠償亦完全減低，事實上被沒收的地主曾領取的五分利證券，還沒有一年的佃賃來得多。換句話說，就是幾乎成爲無賠償的沒收。而農民竟以同樣的低價獲得了土地。

在這許多情形下，羅馬尼亞的支配階級——和銀行資本密接著的大地主，在革命的危機過去後，當然盡其全力欲想去妨害土地的改革。他們這種努力竟有很大的成功。

關於羅馬尼亞的農制改革，資產階級的敘述，無論何時他們都是同樣反復的欺騙。他們欺騙的口實，就是說已經沒收分配了六百萬害克得爾的土地；所以大羅馬尼亞早已沒有大地主，羅馬尼亞已成了農民國。但是形式上雖沒收了六百萬害克得爾，但分配於農民的不過是牠的一部分，其大部分仍依然爲地主所有和使用。關於農業改革的狀態——一九二六年的狀態——最近的資料如次：

沒收地

終極所分與農民的土地

新羅馬尼亞

二、七七六、四〇一

一、六八一、四六七

拜塞納比亞

一、四八八、六一三

一、〇二五、一七四

特南切納維亞

一、六六三、八〇九

九三、四〇八

布庫衣納

七五、九六七

一五、七七一

計

六、〇〇四、七九〇

二、八一五、八二〇

這終竟移歸農民所有的土地，至一九二六年尚沒有沒收地的半分。其餘盡為農民短期的佃耕地，或為舊日所有者使用，或移歸教育學校等所有。這種情形，其後似無多大的變更。蓋因在一九二四年和一九二六年當中，土地的分讓已一轉而依附地主的主張。這種轉換把在一九二四年尚未分配的沒收地之約五分之四，乃皆歸于大地主使用。

領取了土地的，僅有和農制改革這種息業相關聯的有權者之一部。根據土地法則有權者的人數恰如次表：

土地分讓有權者.....二、九一五、〇〇〇人  
領取土地者.....一、一五〇、〇〇〇人

領取土地者並沒有超過百分之三五。最值得考慮的，就是非農民的諸要素，即維持支配階級重要的諸要素——僧侶、教員、憲兵等，事實上獲得的土地最多。

在土地改革中，即令獲得土地者，要想依此以維持生活，則所得亦過少。次表就是一九二三年的農制改革後，在大羅馬尼亞全體內土地分配的狀態。

土地所有	面積	百分率	所有者	百分率	所有地平均面積
(善勞得爾)	(千塞克得爾)		(千人)		(塞克得爾)
五爲止	五、七四六四二〇	三、一五四、〇	八二七	一、四	一、四
五——一〇	二、六一九一九二	四、五八五二二〇	五、二		
一〇——一五〇	一、三九九一七二	一、八一、五	四、七		一三〇
一五〇——二五〇	一、四二五二〇〇	四、一六、六	〇、四		八六〇
二五〇以上	一、五三七一一二	三、二〇〇八	四七、七		八

根據此表我們知道土地分讓有權者，在未得一塊土地的百五十萬人以外，還有三百萬人以上僅持有五塞克得爾以下——平均一、四塞克得爾——的土地。就粗放耕作和低收入種上說，雖有五塞克得爾的土地，尚不足够獨立的農民經濟——都市近郊極少的舉地爲例外。於是在沒有土地的百五十萬人以外，更有三百萬人——即一切土地所有者的百分之八二·七，不能成爲獨立農民，而是無充分土地的貧農。

不僅這樣，我們可以明白的說，大地主并未因土地改革而除去。我們若把五十塞克得爾以上的土地（平均面積是六八塞克得爾）——其耕作通常是必須他人的勞動——而事實上，土地的百分之二十以上係在大農和大地主的掌中。羅馬尼亞欲依土地改革而造成一個農民國的主張，到底未能實現。農村人口的大多數，都成爲完全無土地或是很少的土地而不足以生活的貧農。其依賴土地生活的，即不得不租借大所有者的土地，這種情形仍然是和戰前相同，一般貧民們仍屬於大地主。

受領土地的人口，因未備具耕作大部分土地必要的生產手段，遂顯成困難。數萬人的貧農因無耕作的手段，於是

他們所得的土地遂不得不出租。

在這各種情況之下，因農制改革而一時中絕的農民分解行程，當然在新作成的基礎上更加以全力的前進。土地已集中於富裕農及農村高利貸和投機者的掌中，而農制改革的成果，首先竟造成大農的新階級。這種階級一部分代替舊地主階級，一部分舊地主階級的餘孽，亦同樣的榨取貧農，真實的水平化還談不到。

我們再看農制改革影響及農業的作用，其穀物耕作的狀態，有如下表：

戰後羅馬尼亞的穀物耕作面積(單位千害克得爾)

小麥	裸麥	大麥	燕麥	玉蜀黍	合計
戰前平均	3,331	8,811	1,372	8,811	10,795
一九二二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一九二三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一九二四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一九二五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一九二六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一九二七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一九二八年	2,200	2,676	1,733	3,049	9,658

由上表我們可見出幾個事實，就是其總面積的增加，不過僅增加了玉蜀黍和大麥。貧農在小土地範圍內僅生產羅馬尼亞農村住民的主要食料品——玉蜀黍。因輸出小麥的大經營的減少，而小麥業亦因之減少。於是任上表所未特

記的其他諸生產物(甜菜等)的耕作面積却激進的增多。

反之，每一害克得爾的生產，因貧農未具備生產手段的結果，於是激減。

戰前與戰後的收穫(地面一害克得爾單位百害格蘭姆)

小麥	戰前收穫	一九二五——二七年平均收穫	減少(百分率)
小麥	一一.三	八.七	二.三
裸麥	九.六	八.五	一一.五
大麥	九.九	八.〇	一九.二
燕麥	一〇.三	八.三	一九.四
玉蜀黍	一一.九	一一.三	一一.四

每一害克得爾的收穫減退，原因是在價格狀態的變化和生產手段的不足。自匈牙利強奪來的地域，其農場主在戰前係賣其生產物而領取世界市場價格的「補納斯」關稅(小麥一百害格蘭姆則徵收金貨五庫路雷)。這是因為奧大利匈牙利王國是依賴關稅以保護穀物輸入的地域，後因該地與穀物輸出國的羅馬尼亞相合併，而關稅保護亦竟消失。更加羅馬尼亞徵收穀物輸出關稅，遂人為的使穀物價格下落於世界市場價格以下。其結果遂使一般的耕作粗放化，尤其以自匈牙利奪取的地域為甚。但在新形成貧農的小經營方面，會惹起收穫減退的，其原因是缺乏生產手段、家畜、器具、優良種子和肥料的原故。

每一害克得爾的收穫減少，比較耕作面積增加的百分率



還大，次表即其總收穫減退的狀態。

穀物生產(單位一億客魯格爾姆)

戰前	小麥	玉蜀黍	大麥	燕麥	雜麥	合計
一九一九年	三九,八	五〇,三	一三,六	九,〇	四,七	一一七,四
一九二〇年	一八,〇	三九,九	六,九	三,三	七,六	七一,七
一九二一年	一六,七	四六,二	一四,七	九,九	二,四	八九,九
一九二二年	二一,四	二八,一	九,九	九,六	二,三	七一,三
一九二三年	二五,〇	二八,〇	二〇,四	一三,四	二,三	八九,一
一九二四年	二七,八	三三,五	一三,二	九,一	二,四	九一,〇
一九二五年	一八,一	三九,五	六,七	六,一	一,五	七二,九
一九二六年	二八,五	四一,六	一〇,二	七,四	二,〇	八九,七
一九二七年	三〇,二	六〇,八	一六,九	一,六	二,九	一二三,四
一九二八年	二七,九	三七,〇	一三,五	八,五	二,四	八八,三

這表在粗放的穀物耕作內，實明示其收穫特徵強度的變動。最近二三年間雖可承認其收穫有若干的增加，但比較戰前的收穫還遠。這種收穫的減少和國內消費的增加，於是即和蘇維埃聯邦同樣，使麥類的輸出激減。

純輸出(單位千噸)

小麥	雜麥	大麥	燕麥	玉蜀黍	合計
一九〇九	一,五九八	一六二	七五一	一六三	一,四〇四
一九一〇	一,五九八	一六二	七五一	一六三	一,四〇四
一九一一年	九一	五九	三八七	一六五	七六九
一九一二年	五六	三〇	五七六	二二三	二〇二
一九一三年	五八	一三	七七八	一六八	一,七〇六
一九一四年	二七五	三一	二七六	九二	七四五
一九一五年	四〇	一	一八三	二一	五七九
一九一六年	四〇	一	一八三	二一	五七九

一九二六年 四一七 二六 五八一 八一 六八七 一,七七二  
 一九二七年 二九九 六一 七〇三 八九 一,七六二 二,九一四  
 小麥輸出在戰前羅馬尼亞的輸出方面，是最重要的。戰後的輸出減少，就可以表示那妨害兌換行市安定化的諸弱點。

總之，我們可以得下面的斷定。資產階級的農制改革，決不真真正正解決了所要解決的問題。而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的改革亦未能解決農業問題，其依農業直接生活的大眾，和以前同樣仍在困苦和貧乏中生活。如土地以極小的價格移歸彼等所有，如地租因通貨膨脹的結果降至極微，於是受惠自土地的大眾，乃不能以獨立生產者而生活。這是因為他們所有的土地太少，因為他們耕作土地上並無何等生產手段。羅馬尼亞的農制改革，於社會關係和生產技術的關係上，俱是一種失敗，決不能說是農制問題的正當解決。奧本海謨 (Franz Oppenheimer) 曾說廢除大地主是解決社會問題的手段。兩個雇主追隨一個勞動者之後，則工錢上升，而剩餘價值和利潤乃下落於一無害於社會的最低額之下(陶希聖譯《國家論之末章》)。這種過程在羅馬尼亞決不會發現，根據官廳的資料，貨銀在一九二六年比諸一九一四年的水準率的百分二五并未低落，反之生活費於一九二六年竟增至百分三八。一一；所以其實質的貨銀，在

一九二六年依據官廳的計算比較一九二四年的饑餓貨幣還低。其後生活費更加增高。在一九二七年增至百分之四〇。三一，一九二八年的數字雖未能確知，但事實上還是增高數分；所以農業雖號稱改革，而貧民生活狀態，卻絲毫未曾改善。

## 五 結論

土地問題未能解決，於是驅逐大衆使歸于農民黨。可是農民黨實際上不是代表貧農與無產階級，一方代表中農和大農，另一方是代表都市中小資產階級。

自由黨是代表舊羅馬尼亞銀行資產階級狹小範圍的財閥和與此相連結的大地主。國民農民黨和這自由黨不同而有比較廣汎的階級基礎。這在一九二八年的五月十萬以上的農民集合於爾巴·加里亞，在革命的口號下，欲進軍普加雷斯特的時候，可謂最瞭然的表現。他們因他們指導者的反對未能動員。何故呢？因他們黨的指導者是資產階級的職業政治家，他們是爲把握政權而支配農民大衆的。

因而羅馬尼亞的民衆，多少總有點期待爲貧農革命政府的新政府，換句話說，就是不相信現代的新政府能指導貧農廣汎的大衆。新政府的綱領——實行改革農制、廢止農

業生產物的輸出稅、平等待遇內外資本、照常彈壓革命勞動者的運動——，即是新政府公然反動——大農的——資產階級性質的表徵。

可是把新政府當做資產階級的政府，簡單的和前政府同樣的看待，那亦和主張階級性全然沒有變換的人，是涉於同樣的錯誤。事實上他是都市，及農村內的中小資產階級的支配。

這是現時的狀態，至於將來的新政府，雖不敢說要變爲全然包括資產階級的統治者；但是大致總不差離多少。而與現政府遠離的羅馬尼亞資產階級，當然仍維持其經濟權力的地位。他們固然依賴政府的援助，政府却亦是同樣的依賴着他們。指導資產階級的黨，在資產階級社會內不能長久的抗拒政府而鬥爭。現在把握政權的國民農民黨的指導者們，確有和大資產階級妥協的準備。而大資產階級自身亦以忽視了外國資本，因而把他們的企圖歸於失敗，於是亦有同樣和政府妥協的預想。

在這些情形下，羅馬尼亞的現政府遂逐漸和貧農及無產者大衆分離。於是放棄了她「革命的」自由主義的傳統，以至和其敵對的大資產階級合爲一體，而發展成爲羅馬尼亞全資產階級的一政府。





### 最近國際事情評述

## 一 羅馬尼亞政變

**羅**馬尼亞的政變，在我們處在遠東的人看來，也許是不足注意，但這是不明白國際政治情形者之所見；我們若把這事的背景與其關係一加考究，則此事的意義實非常重大。

我們知道巴爾幹是給人視為火藥庫的，歐洲大戰即肇端於塞拉耶伏(Sarajevo)的一擊。為什麼這樣的呢？則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巴爾幹方面最為落後，故自封建國家轉變為近代國家的過程，亦以巴爾幹諸國為最遲。巴爾幹當最初是在奧托曼帝國的統治下，但卒以民族關係及列強帝國主義政策，操縱，於是分裂為許多小國，而因列強各國都欲在半島擴大其侵略，於是各小國間紛爭不絕，遂為世界大戰之源。現在雖然經過了大戰，這糾紛錯綜的情形却仍舊沒有變，不過戰前操縱巴爾幹的主要角色是俄奧，而戰後則換了法意。所以羅馬尼亞的政變，其事雖限於東歐一角，而所牽涉的範圍却是全部歐洲。

羅馬尼亞王斐迭南一世 (King Ferdinand I) 自一九二七年去世後，照理應該由其太子加羅爾 (Carol) 繼位，但因加羅爾已在一九二六年放棄其王位繼承權，故由六歲的王孫米卡爾 (Michael) 繼立。可是米卡爾的父親加羅爾是為什麼放棄王位的呢？則因為加羅爾與希臘公主海倫 (Princess Helen of Greece) 結婚之後，別與一民女發生戀愛；當時以此關係，遂致與公主離婚，放棄王位，流浪國外，至一九二七年七月父王彌留之際，

亦不得入侍。但這到底只是表面的原因，而根本的動因，則由於他與國中權臣白拉替腦家(Bratiano)的不和。白氏自羅馬尼亞建國迄今六十年來，功最大，權亦最重。羅馬尼亞王家本屬德帝的霍亨倫系，但是大戰發生，羅馬尼亞反與德為敵者，則以白氏之力實握大權故。因為白氏及其自由黨人的反對，所以加羅爾之不得繼立，自亦不足為奇了。

故自幼君嗣位以後，國中即分裂有擁加羅爾的一派，但以白氏權勢盛甚，無能為力。一九二七年十一月，白氏(Jon Bratiano)去世，但其弟文梯拉(Vintila Bratiano)仍握政權。不過雖然這樣，反對派的勢力已漸伸張，到了二八年十一月，政權遂落於農民黨馬尼(Dr. Julius Maniu)之手。自是厥後，白氏自由黨的勢力，雖如百足之蟲，死而不僵，但已日漸削弱了。白氏是親法的，白氏勢力的衰落，其意便是法國在巴爾幹地位的動搖，而代著得勢的則為意大利。

意大利自一九二二年慕沙里尼得勢以來，目光灼灼，即在巴爾幹方面求發展，對於羅馬尼亞曾竭力表示好意，如借款羅馬尼亞，與之訂結仲裁友好條約，並批准比薩拉比亞為羅馬尼亞所有；他方面既以阿爾巴尼亞為保護國，復與保加

利亞及匈牙利締結盟好，一步步的謀削弱法國在巴爾幹的勢力。

法國在巴爾幹方面的勢力是以小協約——羅馬尼亞、捷克、南斯拉夫三國的協約為基礎的，而羅馬尼亞勢力的維持，則實有賴於白拉替腦家的政權，因此，意大利為分解小協約以削弱法國的勢力，必然的要利用反白氏的勢力。這樣，以六月六日，加羅爾之回國，八日在議會就任為羅馬尼亞王，宣布與海倫公主恢復夫婦關係，並仍以農民黨首領馬尼組織內閣，事雖不足道，但其影響於法意勢力却甚大。

由羅馬尼亞的事變，使我們不禁聯想到中國。我國的政治經濟，其發展的階段，正與巴爾幹諸國相同，是從封建勢力中解放出來到建立近代國家的過渡時期。而帝國主義勢力的爭逐，封建勢力的割據，則又與巴爾幹相同。巴爾幹因為那複雜的關係成為歐洲的亂源，由此以推，我國若長是這樣下去，也許成為世界的亂源罷。

## 二 歐洲經濟聯邦

自去年九月日內瓦國際聯盟大會，法代表白里安提出歐洲經濟聯邦案，一時聯邦問題成為世界論壇的中心；在這

期間，本刊曾陸續有過譯載，讀者諸君，想已知之甚悉。

最近五月十七日，白氏更進一步致覺書於歐洲的二十七國，要求各國於七月十五日以前提出意見，俾得於九月日內瓦聯盟總會召集歐洲會議。覺書內容，大要是：（一）爲使歐洲諸國共同存在的事實，更嚴肅地淨化，以確立道義的歐洲聯邦的原則，有一般的條約的必要；（二）設立代表制責任制的一機關，名曰歐洲會議，並設執行機關的常務委員會及其他軍務局以辦理一切；（三）由執行委員會起草歐洲聯邦組織的綱領，歐洲聯邦的經濟的方面須使之從屬於政治的方面。總之，聯邦的職能，在使歐洲人的生活程度提高至最高限度，以樹立共同市場爲目的，使歐洲生產與交易的合理的組織得以立即實現。至其活動的範圍，則關於一般經濟者如聯盟經濟會議決議的實行，與各國產業通路的結合，加特爾的監督、關稅累進的低下之可能性的審議與準備、陸水空交通之改善、郵政電信電話歐洲特別制度之設立；關於財政者則如對於經濟發展落後之地供給開拓資金、歐洲市場的統制、貨幣問題等。

歐洲聯邦的提議是發生於歐洲政治經濟的不安。歐洲自一九二五年成立羅加諾協定，保障萊因地帶的安全；去年海牙會議，賠償問題解決，法國撤盡萊因駐軍，德法兩國

的深仇，雖似冰釋，但因法國與波蘭捷克兩國爲同盟，德國的東境問題沒有解決，始終是和平的危機。同時，法意關係亦甚不好，意國對南斯拉夫的壓迫及巴爾幹各國的進展，因爲南斯拉夫又是法國的同盟，在這裏亦孕著和平的危機。所以爲法國計，能夠有一個歐洲會議那樣地方的和平機關，實是不無意義。這是從政治方面以言。若經濟方面，則自大戰以後，歐洲建立了許多新國，各爲保護自己產業，提高關稅城壁，致經濟的流通大受阻抑。以此之故，在一九二〇年有不魯日的財政會議，還有交通會議；而一九二七年更有國際經濟會議，都想謀挽救的辦法，但沒有成功。同時，美國四十八州，內部之間，毫無阻隔，市場廣大，產業發達，却一天天向歐洲肆其壓迫。故歐洲爲謀經濟的自救，則由美國的成例，亦有此種必要。

這樣，我們可以明白所謂歐洲聯邦者，無非是用以謀歐洲國際關係的合理化。然而這合理化可不容易。自然倘若如白里安覺書之所述，只是由歐洲各國定期的或臨時的開會，設立事務局等，那末欲求成功，也沒有什麼不可能。不過若要再進一步謀實在的具體的發展，則確是非常困難；第一各國的國家主義者已謂歐洲聯邦的成立將破壞各國的主權與國民的文化，表示反對。而就聯邦最有關係的國

家以言，德國算是最表同情的，但自斯脫來斯曼去世，右傾的白留前閣，其能贊助白里安的提議與否，殊屬疑問。尤其是歐洲聯邦一旦實現，法國將占有支配的地位，執其牛耳，這使德國心中最爲恐懼。其次如意大利，其對此計畫的反對態度，我們由最近慕沙里尼的言論，便可明白；當白氏覺書公布的次日，墨氏即在弗羅倫司公開演說，謂：「說話雖好，但是大砲、機關槍、軍艦、飛機能夠說得更好！」

又在聯邦的組織中，英俄二國的態度亦可注意。社會主義的俄國決不願意加入這樣的組織是非常明白的事。至於英國，則保守派的報紙，自去年以來已表示其反對態度，勞動黨正欲與美交歡，也當然是不肯加入此形如反美以法國爲主的聯邦；固然，英國是也同樣感到經濟流通彼此阻隔的苦痛，但是却因此故，甯另外造一種所謂關稅休戰條約。說起來這彼此爭爲雄長的、排外的獨占心理，便是一切協同運動的障礙；所以對於歐洲聯邦，雖有奧比等國的贊同，究竟是無能爲力的。

### 三 土西鐵道的開通

土西鐵道 (Turk-Sib) 者，即從土耳其斯坦到西伯利亞的

鐵道，是縱貫中亞的一條交通要道，南起路科華耶，北至西伯利亞之綏米波拉丁斯克 (Semipalatinsk) 計長千四百四十五里。自此路開通，於是由裏海灣頭遂可直達綏米波拉丁斯克以入西伯利亞線，而自莫斯科東南行至塔什干之線與東行之西伯利亞線，這樣遂有了南北的聯絡。這形勢，正與我新疆伊犁方面的國境成一平行線。自西伯利亞線開通，而我北境滿蒙一帶，從此多事。現在，以中亞鐵路之開通，想起了我國西境，自伊犁交涉以後，相安迄今，或者又將引起變化，這是未可知的。

至俄國之建設此路，則其意義與當初築西伯利亞鐵道的爲向遠東求發展，有些不同。前者是軍事的意義大於經濟，而此則似經濟的意義過於軍事。這是五年計畫第一年的成績，本定今年五月開通，而四月即竣工，俄人的努力建設，是值得我們欽佩的。

欲明白這路的意義，則不可不知道一點中央亞細亞的情形。普通所謂中亞者是包含加查克自治共和國 (Autonomous Kazak Republic) 與烏士塔克 (Uzbek) 土克曼 (Turkoman) 太奇克 (Tajik) 三共和國及吉爾吉斯自治共和國 (Kirghiz) 而言。但是現在蘇聯的行政區畫是把加查克自治共和國除出於中亞之外的。但即是這樣，其面積之

大，等於德國的二倍，捷克的七倍，若包括加查克在內，則面積百六十八萬三千零十六平方杆，過於歐洲三分之一。

中亞之歸入俄國版圖，迄今尚不過六十年，在革命前分基瓦汗地 (Khanate of Khiva) 布哈拉區 (Emirate of Bukhara) 及土耳其斯坦總督轄地 (Governor-Generalship of Turkestan) 三部以爲統治。因爲這些地方都是風

氣非常鄙塞，且有沙漠的阻隔，故即在俄政府時代，其修築鐵路，東西自裏海以至安迭強 (Andijan)，及由鹹湖北岸以南至薩馬爾干 (Samarkand)，亦做了不少的建設事業。

現在，自巴庫橫斷裏海，已開始航空運輸，吉爾吉斯首

都那龍才 (Frunze) 已有鐵路可以直達，加查克的首都則

自凱齊爾阿爾達 (Kyzyl-Orda) 移於阿爾馬阿太 (Alma Ata) —— 卽去年放逐杜洛斯基之地。太奇克自治共和國

現正改成獨立共和國，直接加盟蘇聯；這樣，由六共和國合成的蘇聯將成爲七共和國。

蘇俄建築此路的目的，是想由此以驅逐每年過於一億元的棉花輸入。因爲中亞一帶，向以產棉著於世界。大約六

世紀頃，薩馬爾干首有我國棉花的栽培，成績甚好，迨一

八七一年，以美棉的移植，於是遂一躍而爲世界棉產地。一九一五年，收穫千八百九十四萬三千普特 (Pood = 40

Pounds)。在那裏，棉花是稱爲「太陽的孩子」的，因爲棉

之種植與收穫，都是在夏季四五月間太陽光下。革命以後，收穫減少，一九二七年時爲千二百萬普特。除棉花外，

稻米種植，亦甚有望，惟稻之需水，比棉爲多，據說自七倍以至九倍，故水量不足之地，將易米爲棉云。

該路幹線，上跨伊犁河，正當我伊犁境外；沿河一帶，米棉的栽培頗盛，且有漁業。在塔什干、阿爾馬阿太、安迭強諸地，我國僑民多至四萬以上，向來大都都營商業，

今則以蘇聯政府的壓迫，大半藉勞動以生活，或者種植果樹，作其他副業。故在諸地，我國都置有領事，向來是由

新疆越山乘馬以至任，非常困苦，自此路成，便可由西伯利亞鐵道以往了。

加查克共和國面積三百九十六萬平方杆，其百分之五十四爲牧地，人口六百五十萬，十分之九是從事農牧的。故

文化甚低，當革命以前，能讀書識字者百人中不過二人，現以努力於文盲的掃除，就學兒童已達十分之二，惟教師

人才頗爲稀少，實一困難。該地如煤油、煤炭及金屬等，蘊藏甚富；以鐵道的開通，將來的開發是很有希望的。首

府爲阿爾馬阿太，是有名的蘋果產地，所謂「阿爾馬阿太

者，卽加查克語「蘋果之父」的意味。



由阿爾馬阿太南行；即至塔什干，是中亞商業的中心地，佔著比莫斯科還大的面積，自昔即是政治的中心，現為烏士倍克共和國的首都。烏士倍克人自稱為成吉思汗後裔，這或者是可信的。人民多奉回教，文化程度較查克人稍高。其地產物有棉花、水果及煤、油、煤炭等，牧畜事業，尤為發達。現在正聘請了美國技師，計畫棉產的改良，及灌溉等事。阿穆大里河（Amu Daria）是中亞的第一大川，現為擴張棉業栽培，已完成了很大的灌溉工程。這樣，以俄人的努力建設，中亞前途，實具遠大的希望。

惟我們由此可知所謂共產主義者，決不是一般所謂「你的便是我的」那樣的意義。若照此說，則是昔日君主官僚對於人民財產毫無保障的辦法，這是所謂「共進」，是分贓的共產。總之，不論任何主義，——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都好——必須以發展生產為基礎，纔是辦法；不然，以他人的富有而主打倒共分，那是強盜的分贓。這一點，是我們所當認清的。

#### 四 勞動黨的資本主義化

勞動黨內閣自成立迄今，計一足年，在這期間，外交方面成績之可觀者，如海牙會議、倫敦會議、巴力斯坦事件

，埃及事件以及印度問題等，我們實看不出其與資產階級的政黨有什麼不同；反之，在內政方面，則失業日增，以經濟恐慌的到來，尤束手無策。以是之故，各方面舉起攻擊，內閣前途，非常黯淡。勞動黨內閣現在實處於保守黨、自由黨及其黨內急進分子的三面的圍攻中；在保守黨方面，如前首相鮑爾特溫、前外長張伯倫、前財長邱吉爾三人，提出動議，要求即速設立特別委員會，審查關於倫敦條約的報告，表示一種與政府挑戰的態度。同時在自由黨則要求履行所約，在內閣執政期間，實行比例代表制，表示若不實踐此約，自由黨當撤回其對勞動黨的援助；這樣，因為勞動黨並不是多數黨，其意實無異拆勞動黨內閣之臺。但是，最足使勞動黨威信掃地者，實為本黨內部的攻擊。麥克斯登的左派既對內閣表示反對，致麥克唐納不得不宣布退出獨立勞動黨。最近，國璽尚書湯麥士（J. H. Thomas, Lord Privy Seal）所視為左右手的藍卡斯脫公（Duchy of Lancaster）又以對湯麥士的救濟失業政策表示異議，提出辭職。

五月二十一日，他在下院說明其辭職理由，並在勞動黨議員總會中宣布內閣蔑視國民的公約，指摘政府失業救

策的不當；據他的方案，是發行二億五千鎊的公債，以謀產業的振興。勞動者在六十以上與以養老年金使之退職，同時延長義務教育的年限，使青年勞動者之數得以減少。他以為要這樣纔與勞動黨所揭的政綱「勞動與國家」(Labour and Nation)無所反背。結果，馬氏案以二一〇對二九票的多數，致遭否決。但在保守黨方面，亦以失業問題無法解決，對湯麥士提出彈劾減其俸給案。這議案算以十五票的多數而否決，然勞動黨處於四面楚歌的形勢，我們是不難想見了。

自馬斯來的去職，這在內閣，雖似去一件食大臣無足重輕；但是以後，馬氏必將高唱急進的社會主義的政策，在下院內外實行活動，這是可以斷言的。這樣，在十月初的勞動黨常年大會，必將懸然為一種勢力，與勞動黨的存在以威脅。

但是，當此危機急迫之時，勞動黨內閣為什麼能繼續存在？則我們要知道第二國際系統的政黨，他的發生是在資本主義全盛時代，故欲以議會政策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然而現在，資本主義已進到沒落期的第三期，經濟的恐慌、生產的矛盾，只有使社會問題更為嚴重。此種政黨，固不獨英國如此，其他如德如法，都如這樣，已完結了歷史的

使命，在這時候，他要從這資本主義的基礎，來謀建設與改造，勢必至轉而維持資本主義。勞動政黨的資本主義化乃是環境所決定的運命。因為這個緣故，所以如保守自由兩黨雖對之表示不滿，但為的要維持資本主義，甯暫時利用這外表是勞動者的政黨。所以泰晤士報(The Times)的社論「埃及與勞動黨政府」中有云：

凡對於我帝國利益抱有遠見者，及希望此完全與黨派異同相分離者，都覺得欲處理我們今年巨大的問題——如海軍會議、帝國會議、埃及，尤其是印度問題，則一個勞動黨的政府是非常重要的。若其有人懷疑這點，則要請他一想若在野黨是強大無經驗的勞動黨，他們從來沒有在任上擔負過這樣重大責任的，那時的情勢將為如何。因為現在不如這樣，所以如海軍會議那樣，能收全國一致之效……所以我們能夠超然於路德喬治與斯諾登的重復聯合，保守黨與其新伙伴所表示的不和；因為此兩種運動的直接結果，都是使勞動黨得以保其政權至較常久的時期的。——(一九三〇年四月十五日)

泰晤士報是主張英國利益的保守黨的機關報，這利益是向來勞動黨所反對的，但却主張勞動黨的維持是一格要事，並且要使勞動黨得以保有較長的政權；這樣，甚至以保

守黨暫時的不和而自幸，以自由黨與勞動黨政府的結盟為可喜。此種勞動黨的政府，無怪工人是一天天對之失去信仰，左派分子每天致其警告，謂羣衆已經離心，勞動黨政府的欺騙已經暴露了。質言之，現在英國的勞動黨，已只是應付世界恐慌中帝國主義的需要；印度與埃及問題，海軍會議與帝國會議，還有是謀資本主義的合理化的一個機關而已。

## 五 裁軍條約的批准問題

整整鬧了二個月的五帝國主義強盜的軍備裁減會議——即所謂五強會議，結果算在英美日三強之間來了一個妥協；但是這個勉強的妥協，要正式成立，在議會得到批准，却也困難異常，直到於今，還是在爭執中。

美國方面，自五月一日胡佛總統對上院提出批准倫敦海軍協定的要求，上院外交委員長波拉當於七日召集委員會，開始討論。本來，關於協定，倫敦會議美國專門委員瓊斯提督已有反對。而上院海軍委員長海爾的指摘批評，尤為激烈；照他的意見，以為美國是否以八吋砲巡洋艦十八隻，便算滿意？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前却只有十五隻，這是否足以保持美國的安全？又，對於日本補助艦的比例是否

太寬？他提出這樣的疑問，同時太平洋岸加省所選出的上院議員約翰遜，亦於上院會議中表示反對。照美國憲法第二條的規定，條約的批准必須經過上院，總統始能付諸實行，而上院的批准又須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數票。現在共和黨在上院議員九十六名中雖占五十六名，較之民主黨之三十九名為多數，但却不足三分之二。又由美國舊例，關於內政問題，政府派之上院議員雖可選其黨中首領總統的意旨，但外交問題尤其是條約問題，上院却有特殊的傳統的立場，可以不受黨的節制。故當會議之時，胡佛總統即認清此點。特於上院中，選任共和黨的里特（Reed）及民主黨的魯濱遜（Robinson）為海會全權。這意思無非想在批准條約時能夠與以利用。然而直到記者執筆時，還是異論迭出，表示反對。胡佛總統至召遣駐英大使道斯（因為他曾任過四年的上院議長，且是造成英美協定的主要人物），以為調停。到了最後，這或者可邀批准，但我們由此可知帝國主義間的妥協是何等的困難了。

至於英國方面，則在海軍軍人與保守黨內，斥勞動黨內閣之誤國者亦不在少數。他們以為英國於八吋砲大巡洋艦既不及美，而五十四萬噸的補助艦，以之保護領域遍世界達於千三百萬方哩的廣大地域，究竟是非常困難。因之，

保守黨的邱吉爾謂這次條約名為英美同等，實則非是，這不過是英國正式的承認對美海軍力的劣勢的意義；故保守黨對於這次條約，不能負絲毫責任，即保守黨對於全部的條約，有重新加以審議的自由。但雖然這樣，自由黨的路德喬治却對此表示贊同，謂「這次倫敦會議英美日三國所成立的諒解是比百變的巡洋艦還可寶貴」，不過在英法意三國間不能同樣的成功，殊未免遺憾。這樣，在英國，倫敦協定的批准或是比較容易，因為當此經濟恐慌失業問題鬧得非常利害的時候，保守黨的消極的諒解是可能的。

日本方面在當初成立協定的時候，內閣與軍部的意見即有衝突；所以到了五十八議會討論海軍協定的時候，加上反對黨的利用，軍部與內閣間的衝突遂以擴大。由海軍軍令部長加藤寬治的意見，以為政府不願軍部的意見而貿然決定海軍兵力，實干犯統帥權；而以此條約所定的兵力，欲其盡國防重責，實為難能，故為彌補此種缺陷，應於其他方面有所擴張，這樣，要求由軍事參議官會議加以審議。其後，以海相財部全權的回國，政府為避免政潮，由海

相直接解決。結果，加藤軍令部長辭職，統帥權問題算告一段落。但是日本憲法，條約的批准，須經樞密院的審議，然後由天皇裁可。這樣，條約的批准，還有一重難關必須通過。

最近美國國務卿斯汀生關於倫敦條約為要求批准，用無線電向人民放送其意見，這當中有云：「平時只練習戰事的軍人，他們的相信以為對於戰爭的惟一防禦手段便是戰爭。」這句話的意思，便是指現在反對條約的多是軍人，他們以為這樣國防就要發生危險。而由那些政治家的意見，則以為消弭戰爭，不只戰爭的手段，還有其他平和的外交手段，這是一般軍人所不知的。然而這樣的說法，到底只是表面。我們若一考現在國家的本質，及最近那種恐慌的局面，則裁減軍備正是資產階級預備戰爭的第一步；不過目前時機未至，經濟困難，不妨大家妥協。故在這大前提之下，軍人的意見，亦即是資產階級欲維持其所有，擴充其所有的衝動的意見，到底免不了暫時退讓的。

——記者——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By Lyford P. Edwards

李進之譯

— 實價七角 —

新生命書局

最新出版的

# 革命的發展

革命是怎麼一回事？是怎樣發生的？經濟的動因，固然很大，但此外還有種種。又革命的徵象是怎樣，在最初的時候，在社會騷亂動搖不安的時候，在革命爆發的時候，還有在革命失敗的時候。而因革命的失敗，社會的變化怎樣？反動派的抬頭，恐怖時代的到來，最後，革命又復重興，慢慢的社會恢復秩序，而在這當中，再蘊釀第二次的革命。本書以獨到的革命理論為經，串以英國之清教徒革命，法國之資產階級革命，及俄國之無產階級革命，原原本本，有條不紊。現在正是革命的時代，處在這時代中的青年們，欲真正的認識革命，都應該看這一本書！



## 在旅舍中

陳醉雲



一 大羣人，在路上行走著，我也是其中的一個。天色很陰暗，幾乎使我們像是一隊移動的影子。

沿著路旁，有許多一堆堆的灰蹟，雜著燃燒過的殘枝斷梗，一路綿互著，像有許多行道者曾經在這裏烤火及炊煮東西。

但這時四圍却很冷清。兩旁田野中，沒有稻麥、沒有樹木、沒有建築物、也沒有可愛的水和飛鳴的鳥；滿眼望去，却是一片高低不平的濼塹，以及拋棄在濼塹間的破東西和子彈殼。

在靜寂中，似乎聽得有嗚咽的水聲，但我們沒有看見這泉源，也許是被邱隴隱蔽著罷。較能響亮地明晰地聽到的

，却是一種老鴉聲。是的，我看見它們了，我看見它們很得意的很驕傲的在天空中飛，從灰白的氛氣裏顯出黑的影子。

再望得遠一點，在那田野盡頭，是一帶高大異常的房子，彷彿像一座圍繞著的黑的長城；更有許多參差不齊的尖屋頂，矗豎在天空中，好似一排可怕的槍刺。還有許多，龐大挺立的烟囪，却似一尊尊的砲口，吐出濤濤濃厚的大氣，使得天地黯淡無光。

這是怎樣的一次旅行，我也不曾費力去推求，祇是隨著衆人像遊魂似的進行著。後來我們到了一處地方，看見有樹木了、有屋宇了，再順著看似崎嶇却也平易的山道上去

，便發見了一所巍然高聳的廟宇。這條路上，却顯得熱鬧異常了，許多人，各色各樣的人，絡繹而來，絡繹而行，絡繹的向著廟內進去，正和趕一個甚麼廟會一樣。

廟門外殷紅而黯舊的牆上，貼著嶄新的黃榜，有許多人圍在那裏觀看。黃榜上說些甚麼，我們無暇細瞧，已乘勢隨著人羣擁進廟內了，好像滾滾的潮流，衝進一個灣口一樣。

大殿外三腳形的鐵香爐中，燒著滿爐的香，香煙像瘴氣一般的瀰漫在全個院子間，幾乎使人睜不開眼睛；但那些許著願心的人，為表示虔敬起見，還不住的把香束投向爐內。

大殿上正中和兩旁都有神像，神像前面都有燭臺燭架，這和別的廟宇沒有兩樣。燭架上到處都插滿紅的蠟燭，幾個大道士指揮著許多小道士，很忙碌的在收取「香花」，他們將那些剛燃過一些時候的蠟燭，隨時從架上拔下，吹熄，投在筐籠裏邊，讓別的新來的香客們再去供奉。架上地上，因此便淋漓著許多斑斑點點的紅的脂膏。他們做著這樣的工作，樣子像是很神聖，同時却又似近乎遊戲；但總之，這實是一種大量的收穫，於他們一定很有利益，在道貌岸然的大道士的心理，喜悅是可想而知的。

蠟燭吹熄後的氣味，對於嗅覺不甚融洽，這也是可以想像得到的；但大殿上許多擾擾攘攘的人，似乎並不會覺得，而且也不會想到。大家都像抱著一種願望，抱著一種適合於自己的願望；有的已在偶像前面屈下膝去，用香燭的代價，及謙卑的敬禮，申述他的請求。他們似乎很懂得，為了自己幸福的緣故，是少不得要屈膝的；而跪拜的姿勢又那樣純熟，好像早已有了一相當的訓練。

我們的一羣，沒有焚香頂禮，祇隨隨便便的逛了一下。後來走到一個地方，見一堵白粉牆上，有一個圓圓的月洞門，門內種著兩行桂樹。好一個幽靜的地方，我沿著蔭道，信步走了進去，却見又是一個殿，殿內一旁擱著長檯，好像商店的櫃檯模樣，裏邊有幾個道士，正在忙忙碌碌的替人家填寫牒子，並且在黃色紙的牒面蓋上硃印。櫃檯外面却圍著些鄉下老太太，以及「善男信女」模樣的男人和女人，他們或她們，都在把錢幣呈獻給櫃檯內的道士，去換取那種黃紙硃印的牒子，又鄭重其事的放在各人自己胸前的「朝山袋」中。我的心裏，便不覺發生一些聯想，正站在旁邊呆呆地看著的時候，忽然一個道士向我招呼起來了：

「哎，不錯，這正是一種文憑啊，你也要一份嗎？」

呵，「文憑，」他把「文憑」兩字說得多麼響亮，多麼迷人！我不禁心裏一動，但到底不會伸手去接。我疑心在他向我開玩笑，但他的神氣又是那麼認真，可是我終於跼跼跟跟的溜出來了。

飄飄忽忽的到了廟門口，又和先前的一羣人混在一起了。他們正同著許多人，在廟前空地上發狂似的跳舞著，口中唱著似哭似笑的歌。空地中間是燒著一大堆火，烈焰熊熊然，照得各人的毛髮通紅。大家環繞著火，跳，唱；我很高興，也同樣的跳，唱。

忽然有人用很興奮的聲調說：「大家拿起火把來，向廟內衝進去，把廟也燒起來罷，讓我們更加光亮些！」

但立刻又有人說：「沒意思！我們當另外去建造一所廟，比這所廟造得更擴大，更有威嚴！」

又有人說：「不，不，我們不需要這樣的廟。……」

可是一陣狂吼起來，立刻把最後的一種聲浪蓋住了，不過還隱約的可以聽出那聲浪繼續著：「……我們尤其要到各處去，把更切實、更需要的建設起來。……」然而那聲浪，終於被狂吼和紛擾掩沒了。

真是多麼迷離恍惚呵，我們又在另一處荒野中行走了一陣，總是那麼熱鬧；田野，又總是這樣荒涼！我一邊走，

一邊側轉頭去眺望那田野的邊際，見遠遠地、隱隱地，也有像先前所見那樣的高房子，好似一帶黑的長城，同樣地排列著槍刺似的尖屋頂，及大礮口似的長煙囪。更有一道黑流，從那裏流出來，流出來，泛溢在田原中間。

我們在路上一點也不會停留，幾乎走得很迅疾、很飄忽。後來，到了一個臨歧的地方，就有兩條路顯現在面前。

從一邊的去路望去，是一個村莊，村外環著青綠色的竹林，竹林裏漾起一縷縷的炊煙，溫婉婀娜的聳動著，好像從那個境地中溢出來的善良的靈魂。又隱隱地聽得雞聲在那村莊中互相應和著，好像勤勞後得到休息的農夫的歌聲。

村外有一條修整的路，長長的通過竹林穿入村中。在那路旁的樹木上，雅淡地開著花朵，也沒有一點攀折的痕跡。

忽然一種佔有的衝動，發自我的心中，不知不覺間，我已在路上採了一朵野花，佩在襟上。我俯瞰著路旁的一道泉水，見水中的魚，活潑地、自在地游泳著，喋喋著水面的落花，也沒有一個垂釣或撒網的人去驚動它們。

「幸福的魚呵！」我這樣的羨慕著。我把剛纔佩在襟上的那朵花都隨手取下，有意地無意地的向水面一投。但是它不會停留，却隨著泉水飄飄漾漾地流去了。一會兒，遠了，



不見了。它的結果怎樣呢？擱在白石上面，還是飄入江河中間，還是更有其他的遭遇呢？我便不再知道。

正在這個時候，我聽得一陣馬鈴聲，發自另一邊的那條路上。我連忙掉轉頭去看：却見剛和我同來的一大羣人，他們都已跨在馬上，成隊的向那邊路上走去。馬項下的纓狀的鈴飾，一晃一晃在擺動，馬蹄漸漸的要奔騰起來了。

他們揚著鞭，回轉頭來望我。我的心裏，便立刻感到：「啊，我不是落伍了嗎？」

我急忙趕過去，在那邊路旁，靠右的路旁，早有馬夫模稜的人，拉著馬，謙卑的等候著。我向馬背上一跳，還沒有坐穩，他已伸出手掌來，當然，他的意思並不是想和我握手；我便從袋中掏出一個銀圓，向他投去，剛好落在他的掌中呢，還是掉在地上呢，我不再知道，已躍著馬走了，趕上去了，趕著了，加入那些捷足者的隊伍中了。

蹄鐵，——不，也許是鐵的蹄。觸在路上，幾乎冒出火來，崇樓傑閣已在望中。到了。我們跳下馬來，首先看見櫃檯，又見一個婦人，袒著胸，坐在櫃邊乳哺她的孩子。她把雪白的臂腕一揚，腕上的金環銀飾叮噠作響，大家便順著她的手勢向樓梯上跑。

那裏，四面窗上都鑲嵌著彩色的玻璃，從紅玻璃的窗上

望去，所見的，便是紅色的世界；從綠玻璃的窗上望去，所見的，便是綠色的世界；從藍玻璃的窗上望去，所見的，便是藍色的世界；總之，你愛怎樣，便可以給你一個怎樣的幻象。一轉移間，燈已亮了，雪亮的燈上，垂著玻璃結成的纓絡，下照長檯上的象箸銀杯，掩映輝煌，使得大家眼花撩亂。

接著，樂聲響了，歌喉噙了，祝福的杯子高高地舉起來了，在每一個驕傲的臉上，放射著金色的嘻笑；還有那一雙雙妖媚的眼睛，在酒沫菸霧間閃爍著，好像充滿著幻想的夜裏的星星。濃膩甘腴的食物，狼藉在几席間，使人一輩子不會想到飢餓，也無暇想到飢餓。於是，一切幸福集中著，大家都快樂得發狂；是的，快樂得發狂，這發狂似乎也頗神聖，應當由自己或別人來贊美、鼓吹。

「開一開窗罷！」忽然有人這樣說了。

「不，不要開！很討厭的，那些冷風！」有許多人表示反對。」

「是的，冷風會使我們掃興。」更有人說出充分的理由來了。

於是窗門緊緊的關著，使這裏與外面的世界隔絕，讓狂歡繼續下去。

但是，真迷離恍惚呵，不知在什麼時候，我已經成爲孤單單的一個人了。我發覺我自己，在黯蒼的黑油門前蹣跚

著，我已回到自己的老家了。我推進門去，見堂前空空寂寂的沒有一個人；便又驚疑地步入堂後，走到廚房裏去，

却見我的母親和嬸母兩個人，正傍著甕旁的吃飯桌子坐著，我的脚步是那麽輕，她們一點沒有知道。我見我的母親，面有病容，正在用手捫著胸口打噎；嬸母呢，手裏捧著筷子和飯碗，見我母親那種樣子，心裏也覺難過。似乎想說些甚麼，但又像無話可說；一種黯淡淒苦的空气，籠罩在她們兩人中間。吃飯的板桌上，空空洞洞的，什麼都沒有，祇有放在母親面前的一碗飯，——啊，不，不是飯，那是一碗豆腐渣，用老菜葉攪和著一同炒過的！我，見了這種情形，豪氣全消，嗚嗚咽咽的哭了！

母親總是那樣慈愛，那樣溫蕩，她却忘記了自己的痛苦，把憐憫與熱情加在孩子的自己身上，反累她安慰我，并忙碌著替我張羅飲食了。

我知道母親有病，急於要替她去買藥，便又飄飄蕩蕩的從家裏出來。路徑似乎生疎了，但終於找到了一個藥舖。

我買好藥，把手插到衣袋裏去拿錢，啊，這使我多麼吃驚呵，我的整疊的鈔票，不料已經沒有了，在什麼時候消

耗完了，現在，祇賸得一些零星的小銀圓了，連付藥錢的零數還不夠。

我吃驚地看著店夥。店夥也看著我，那剛才包好的一包藥，還拿在他的手中，他把手縮回去了，猶豫著，不再遞給我。

「可以便宜點嗎。」我著急了，帶著懇求似的說。

「不能，現在甚麼東西都貴啊！」另外一個半老的夥計，從玳瑁邊的老花眼鏡中露出同情的目光，對我這樣說。當他看我的時候，他的眼鏡是戴得那樣低，幾乎一大半目光是從眼鏡的邊框上射出來，祇有一小半目光纔穿過鏡中。他說的時候，同時又用手撥動著算盤上的珠子。他的手指，是那樣的瘦，還有臉上，也是那樣的瘦，爲了飢餓與勞苦的緣故。

我知道他的話是真的，一點沒有說謊，他即使有十二分的好心，也不能把那包藥贈送給我。但是我，爲了母親的病，心裏多麼著急呵！雖然他們舖子裏堆積著許多藥，而我的需要又並不多，祇是那樣一些些，可是連一些些也不能獲得！

失望與慚慚侵襲著我，把一切快樂的影子都驅逐得乾乾淨淨了。我空手退出店外，惘惘然向著市梢走去，兩隻脚

歸在路上，好像從飄渺的雲霧中踏過一樣。

不知不覺間，我已離開市鎮，走到一個冷靜的地方。在那邊傾斜的山坡上，長著好幾株櫻樹，樹上滿掛著黃葉，樹下却落了一地的樣子。這些樣子，外面罩著一層光澤豎紋的殼，樣子略帶圓錐形，好像一粒一粒的小槍彈。我知道這是可以吃的，雖然果實中含著一些苦味，但鄉下人却常把它碾碎、漂淨、用沉澱過的粉末做成樣子糕吃。

這時，我實在沒有甚麼心思去找那些樣子玩，但也終於在尼旁順便拾了幾粒，拿在手中，一邊仍俯低著頭惘然地走著。忽然一種聯想，很快的到了我的心上：「假如槍彈都變了樣子，或是變成好吃的東西，那不是很好嗎？」

我正在想的時候，忽然一陣風來，吹得櫻樹葉瑟瑟的響，立刻就有許多黃葉子飄墜下來。我頓時覺得有點寒意，看了看自己的身上，纔知道祇穿著一件夾衣。憶憶中，似乎記得母親的衣比我還要單薄，而且她的身體又有病。心裏一急，便忙著要想回去。可是這地方多麼陌生呵，連東南西北的方向都辨認不出，也沒有一個人可以給我問路。

我信步闖去，到了一個池塘旁邊，又躊躇地站下來了。無意中用手搔著頭，不料頭髮紛紛應手落下，好像零亂的松葉一般，幾乎滿滿的飄了一池。

一種冬的意識，浮上我的心頭，我不禁有點驚異起來：「嘿，多麼奇怪，難道我的頭髮，也像經冬的草木一樣，必須隨著寒風飄零嗎？」

我再把周圍仔細一瞧，哦，原來橫在眼前的，不是池塘，却是一條河，一條長長的河，長得望不見邊際。

我心裏越著急，越想去問母親，可是越找不到路徑。我知道應該渡過河去，便沿著河找了半晌，好容易，纔找到了一座橋。這地方，頗像有點認識的樣子，可是走過橋去，却不是坦坦的路，而是一所臨水建築的大房子：黑的顯赫的長垣，占住了廣大的地面；中間一對大鐵門，上面釘著一個一個像水泡似的圓釘子；一對獸面形的門環，環下各有一個猩猩嘴似的大口，張得很大很大的，樣子十分猙獰可怖。

這時我很憤怒，走前去用拳槌著大門，打算去質問他們，為甚麼攔住了公衆的路。可是冷不防從角門上衝出幾隻惡狗來，向我猖狂的一陣狂吠。

「可惡的……」我正想向它們呵斥，不料它們已張著鋒利的爪牙撲過來。

我大吃一驚，急忙一跳，遽然驚覺，纔知道我還未被惡狗咬死，現在正好地躺在牀上呵。枕畔的夜明表，幽幽

地發著光，秒針轉動的聲音，靜寂地響著，我看見而且聽得。

借著窗外隱約的微光，更可窺見室內一切東西的輪廓：靠壁一張方方的八仙桌，桌子兩旁放著兩把古式的靠背椅，白天裏我就曾經坐在那邊寫過字；對面是一張茶几，茶几兩旁也是兩把椅子。還有呢，就是我在所睡的一張牀，上面聳著四四方方的帳架，卻沒有把帳子懸掛。

現在，我已完全回復了記憶，很清楚的知道自己在旅途中。我住在這旅舍的一間屋子中，已有好幾天了。

清寂的夜與剛才的夢，使我想起我那可憐的母親：她是又仁慈、又聰明，但畢生在困苦中掙扎著，除開幼年時期之外，幾乎沒有好好地過一天安樂的日子。在四年前的一天，她竟永遠離開這個世界而去了；那時，我還羈縻在異鄉，連最後的一面也不會會見。現在所留給我的，却是那些黯淡的往事，沉痛的印象，永遠在我的夢魂中複現著。

在白晝裏，在生的意念中，被一切外象牽引著，我的注意點，也隨著事物而變易；但在靜夜裏，在最適於內省的時候，便又憶記著我的不幸的母親了。

我想著，想著，泫然的淚，悄悄的溢出眼角，冷泠的流向耳根，撲簌的落在枕上。

一種悽惻的情緒，使我不能再睡，我便披衣起來，從暗中摸索著，走向窗口。我靠在窗欄上，向外張望，見外面相距不遠處，有一盞路燈，發出幽靜的光輝。天上正下著細雨，絲絲縷縷的在燈光中飄織著。路旁青嫩的柳葉上，溼淋淋的，映著燈光，現出楚楚可憐的樣子，充滿春的生機和雨的滋味，淡淡的使人喜，又淡淡的使人愁。四圍皆是靜悄悄的，泛溢著清爽而潤溼的空氣。對面湖上，浮漾著隱約迷濛的雨姿，時時可以聽到潑刺的鯉魚的跳躍聲。有時，也偶有啾啾的打漿聲，發自遠處水上，在深夜的靜穆中，更覺清徹入耳，於是立刻就有一陣犬吠聲，東邊西邊的應和著。

這眼前的現實的景象，差不多已消盡了我的夢幻，現在聽到狗吠聲，剛才的夢境，又歷歷如繪的在心頭浮現上來了。我遐思遠想，把意象漸漸擴大起來，彷彿此身此心已飄飄漾漾的在洪波巨浸中，於是便忍不住吟哦起來了：

「宇宙呀，

我們的家；

不，不，

是我們的旅舍罷？

氣體、細胞、原子與電，

交織著血肉淚點；

總是那種重濁的調子，

彈撥著歷史的琴絃，

幾時呵，纔把這原始的氣息轉變！

★ ★ ★

「宇宙呀，

我們的家；

不，不，

是我們的旅舍罷？

相見的不相識，

相識的不相見；

廣大的空間，

曼長的時間，

無限的——也許是有限的迢遞，縣延！」

幽幽的一唱三歎之後，似乎吐出了一些悶氣。靠在窗櫺

上又向四下看了一會，那細雨仍舊在路燈光中絲絲縷縷的

飄織着；楊柳的嫩葉已溼透了，帶著過分的水漬而零亂低

垂，它含蘊著青春的生機，但似乎又受不住雨的凌虐。四

圍仍是靜悄悄的，祇不時有一些鯉魚在水上跳躍的聲音。

我心裏想，明天還有事情哩，還是再去休息一下，免得

起來時疲倦。於是便離開窗口，走回室中，可是剛在外面

的路燈光中看了一會，現在背轉身來，便更覺得室中比先

前黑暗了。我摸索著，找到了火柴，索性把桌上的殘燭點

了起來。

我重復睡下，可是祇聽得枕畔的表聲唧唧地作響，把時

候一刻不停的移去，依舊輾轉反側的不能安睡。我唯有焦

急的盼望著，盼望黑夜早點過去，鷄聲早點來到我的枕上

，曙色早點來到我的窗上；最好呢，希望雨也隨著黑夜過

去，明晨就會有一輪燦爛鮮麗的紅日，在大地上照耀著。

# 新生命月刊

第一卷 第二卷 合訂本

每卷布面精裝二冊 每冊實價一元二角



## 可取的

(續完)

鍾憲民譯

——比利時 依克霍特著——

## 五

# 佛

蘭斯離開了兵營也不十分懊傷，屯營是他所從未見過的，却是他生活的變動；屯營的每間住房總比駐營的蓋帳更好一點。

他以為兵役時最可憎惡的事，便是兵營的污穢。他要睡在草舖上，草舖是已被別的塵埃滿身而汗珠淋漓的兵士們所擦過身體的。因為沒有被褥，他帶衣的睡在草舖上。早晨是不能洗澡的。他既沒有得到肥皂的權利，水又是罕有的。

白天他和同伴們在那牢監的屋內和庭院中閒步，他的眼光只見些紅牆或者粉白的棟樑，佈滿塵埃而變成黑色，並且腐爛得發潮濕氣的。甚至於一點鐘的閒空也沒有！在他們未成完全的兵士以前，他們是再也不能和外界去交際的了。

因此他常常在那餐房的門邊徘徊著，不時地嘆息。他在奧斯登特祇留住了兩天。他是被誤送到那裏去的。幸而他母親送給他的包裹，正在他回路前一刻鐘內接到了。

現在佛蘭斯是在比魯塞爾一個大城市裏，他和幾百個別的兵士住一個破舊的廟裏，這廟已是頹圯而靡爛的，塔牆

已變成硝石似的了，而且滿著鼠兒。這勉強地被改築成營房的古廟，是充作商店用也不足夠的。

這個醜陋的四方形的營房，站在四條小街的中間；這些小街一面是那營房的高牆，另一面是一排排的矮小的屋子作為酒店及雜貨店用的。這段地方是窮人中最窮苦的人的集合處。

他繼續著受訓練。他漸漸地理會了那些規則。新兵教導員教了他怎樣發鎗、開步、數脚步，在命令「停」時停止，在左脚或右脚的跟上轉身，當他聽到「向左轉」或「向右轉」的時候。當他懂了這些後，人家又教他怎樣用鎗，然後他和全團的兵被送到一處泥濘的平地上去練習，這種練習每天有兩次，他們在那裏每次留住幾個鐘頭，有時涉水、有時在烈日中跑步，作著種種的軍事的練習。

這種種軍事上的跑步和排列還不打緊，此外他們還要被檢閱。在被檢閱的時候，他們須得幾個鐘頭不辭厭倦地站著，肩上荷著沉重的鎗。他們練習著在皇宮或大使館前的留守，在慶祝會或國家的典禮時的站崗；在這種禮式中那些兵士們祇因為滿足長官的虛榮心和觀衆的歡樂而站著的。除了每天的奴役外，他們還要做千百種出奇的職務。命令來了，祇有絕對的服從；他們雖然竭力學習，有時還是

二

不免受冷視和懲罰的。長官們怒氣沖沖的瞋視著他們。誰也不敢稍動。佛蘭斯在未入軍營時所讀過的兵士懲戒法，內中有許多方法可以用來使犯紀律者憶及他們的職責。他們也向彼此講述許多懲罰兵士的悲哀的故事。單是被禁錮在登凡爾城堡中或懲役的思想，已足以使那些最頑強的心悸了，那裏的懲罰是這樣地嚴酷，乃至牢獄的守者也是冷酷無情的。雖然雙倍的新金是足以引誘人的，那些副官們，雖然也是小感情的人，都不願做懲役兵的監督的。做懲役兵的守者已是一種懲戒了；而且做這種事的人是需要一種創子手的心情的。

佛蘭斯在未入睡前的閒空的時候，把他的鎗擦著油，把他軍服的銅扣擦亮；他很少的時候深夜往酒店裏去的，事願把他的鎗在暇時為娛樂而化掉的。把鎗擦了好久，又把他的軍服刷了一回，然後他疲乏地帶衣的躺倒在牀上，等待著點名。「聽命！」於是每個人都站定在他牀的腳端。接著便是按次序的點名。「到」的聲音高低各不相同的，一直響到名單點完了才止。當夜間響過給聲或鼓聲後，燈光便熄滅了。

首先幾夜佛蘭斯沒有睡覺。尤其是因為半夜常有喧嚷的聲音！那些浮薄的同伴們唱著淫猥的歌，哼著小曲，或者

嬉戲著談笑著。有幾天夜間他們請一位他們中間較智巧的同伴講故事；故事快講完時，聽者便漸漸減少，而用「克拉克」回答那講故事者用以點綴他的故事的「克利克」的人也漸漸減少了。

最後當那些好開玩笑的人和講故事的人磕睡著在草舖上時，便有一時的沉靜，其時佛爾斯祇聽到雜亂的鼾聲。如果那時他還沒有睡著，他便不敢睜開眼睛來，因為不久就要來一個新的喧嚷的時期了。

鼾聲不息地響著。當夢神來施魔術時，那些睡著的人便發出嘆息聲，笑聲和模糊不清的嚶語來。似乎房角隅裏有夢遊病者在那裏互相呼應而且爭論著。當月色輝煌的時候，佛爾斯便觀察那些人的奇異的表情和態度，他們捧笑著，或驚愕的臉孔，和他們騷動的四肢。一個人微笑着，夢見家鄉和愛人，用孩提似的聲音呼著親愛的名字。在別一角隅裏爆發出叫聲，謾罵聲和痛哭聲。一個做夢者站起了半身，揮著雙臂，喃喃的說了些不可解的話，帶著奇怪的口音，然後又倒下去像死人一樣了。佛爾斯看見向前猛投的雙腿，緊捏著的拳頭，似乎在威脅一個不可見的磨難者。最刺激他的，便是因情愛而起的急促的呼吸，被壓迫的神吟，空中的接吻，和做噩夢的暈眩的叫聲。佛爾斯屏

住了息，覺得自己因憎惡和憐憫心而有些寒顫。冬天那些人很艱困地。呼吸著因為那裏的空氣是太悶塞；但是夏天這堆人的汗臭氣是催人嘔吐而且使人暈昏的，正如濃香醉人的植物。

他時常被咒詛著的醉漢或者告假外出而深夜歸來的人所驚醒；這種荒唐的人時常欺瞞那嚴厲的守者，而且歸來後總要在幾張別人的牀上倒下幾次後才倒在自己的牀上。此外還有守夜的副官的檢閱。他那提燈的一束光線，在各人的臉上照了一回；這時他便覺醒了。睜大了的眼睛却在那巡閱者走出前又閉上了。

這營房和這團從各處招來的人是誰也覺得可怕的，但在鄉下人看來尤其是可惡，因為他們的習慣比城市裏和商业中心地方人的更少變動。那些曾經在大工廠裏生活過的人是已慣於一種表面上的紀律生活的。但在這裏他們的自由意志和創造力便消失了。

但在所有的鄉下人中間，從佛爾斯地方來的，算是最可憐的。第一他們的言語和教導與命令用的言語是不相同的。在比利時的軍隊中，一切都按照法國的式樣進行著的。因此伐蘭地方人自從充兵後便表示一種鎮靜的態度和自信，使那些教導員覺察出他們高出別人的卓越的智力。但大



部份的人都是懷著歸家的思想，因此若是沉默著幻想著的，於是一班好開玩笑的，和好毀謗的人們，便睥睨著他們，說他們的沉默是愚昧的表示。佛蘭特的鄉下人受人侮辱和磨難的最多。那些副官不肯以責罵自滿，並且用種種方法挖苦他們，直到他們昏憤得不分左右時才止，受了他們長官的鼓勇那些兵士也儘量地嘲笑著他們鄉下的同伴們。這些人便做了開玩笑的對象。但後來他們的理解力記憶力，和準確而嚴正的服役却顯出他們有人所不及的長處。他們服役時也沒有過分的熱力也沒有驚人的喧聲；他們祇是智慧地有規則地盡他們的職責。於是那些嘲笑者便不敢再開玩笑了，或者因自己祇有表面的誇耀而覺慚惡，只是默默地痛恨那些穩靜而有深刻的思想的造物。在不幸的時候，不止一個鄉下人把自己的運命比諸他們所看過的牛羊的，而且在比較後總覺得還是牛羊的運命更好一點。

佛蘭斯正像別的人一樣承受著這種磨難。但他比別人聰明得多，能夠了解他的職務。人家對他像對別的來自北方的少年們一樣苛刻而且冷酷，但是人家却尊敬他。祇有他不在著時，有的人用一句慣語來侮辱他；這句話便是

*Thesse de Flantul Flarin de Wese……*〔意謂：佛蘭特

人！我的兒子！〕

佛蘭斯有著佛蘭特人的淡忘和快樂的性情，但在這裏他却覺得被觸怒了。他、客塞爾的屋裏的快樂的泉源，對這些放縱的人發怒了。他痛恨他們虛偽的親暱，他拒絕他們任何的提議，他不願受他們的渲染，在他們的卑陋的交誼中，他肯放棄一點他的個性。

他在新兵中間雖然沒有同村的人，但幸而他還找到了幾個同鄉和幾個誠實的人；他們是在同一營裏或者別的營裏的，他們是和他一樣因和那些城裏的流氓、游民、無賴漢和小販們混在一起而覺不安的。

當佛蘭斯在街上環視著周圍的人而沉思著的時候，他覺得非常的不安；因為他看到那所有穿軍服的行人都有疏懶的和異常的性格，也又覺得自己未免慌亂有如入籠之獸，而且是一個屬目的異鄉人。所有的兵士一舉一動都有摹仿他人的醜態。

所有的兵都表現著一種笨拙，卑鄙和無恥。他們在街上每見市民走來時，便躲閃起來，本能似地讓他們先走。他們並不穿軍人的服裝，却穿著平民的服裝。這樣他們不但表示他們是為國捐軀的軍人，而且祇顯得他們是奴役的兵士。

到處他們都被視為無用之物，使人增加負擔的惰者。在

平時，人們是不把這些兵士和由慈善機關救濟的貧民和孤兒院養老院裏的人分辨清楚的。「無用的嘴巴！」國家實在無須供養的，他們只依靠納稅者的錢而過活的；這便是溫飽的資產階級的評語！這使那些資產階級的人相信，這些無產階級的孩子們、這些強迫來的兵士們，當罷工的時候，會向工場和礦場上他們的兄弟們射擊的。或者，如果他們對他們有所猜疑，他們會更毒恨地對待他們。幸而人們很少接觸這些不幸的人！和他們常時接近實在是危險啊！

當真這些兵士們吃著獨裁階級的麵包，帶著鄙俗和自私的心情。他們的利用者尙沒有公民的道德和英雄的氣概，我們怎能有望於他們呢？

若使偶爾兵士和市民打起來，兵士總是不對的。從來也沒有過英雄的傳史把他們的事蹟記載起來。那些有權利的人總是說他們的職業是最卑下的。

雖然他不把這些不公平的原因說出來，佛蘭斯心中很明瞭的。在村裏他從來受過這樣的屈辱。現在他從那些衣衫富麗的行人的眼睛裏，看出了一種敵意，或至少一種揶揄的寬宥。到處都可以看見不堪承受的高傲的表情，當他走進一般俗人所惠臨的咖啡店裏的時候，他覺得他像

是一個無禮的闖入者；因為他可以看到，主顧們和那堂館的目光中，蘊蓄著一種輕蔑的微笑。他不寒而慄了，但是他很明白自己在幸福人前的怯弱。

## 六

星期日！他現在認識星期了；那時兵士們都在城裏的街上逛著，而他也不息地彷徨著。他有時在小販前嘮叨地講話，有時在廣告窗前佇立著，有時被擠在人羣裏，有時遇到同伴。每當發軍餉或者接到故鄉的消息後的幾天，他便在酒店裏邀他的同伴們聚餐，或者跳舞。兩天，他參加在聖胡昂脫街上強迫的巡行。他有不願回到營裏去吃晚餐，便吃了滿把的櫻桃、胡桃或者在別季裏別的菓子。

與其回到營裏去無聊地納悶，不如在自由的空氣裏靜坐。天氣晴朗時他們到城外去作郊遊，總是沿著兩邊榛樹成行的路或者沿著草坪和田地漫步的走著。這種充盈著濃香的清新的空氣，使人懷念起家鄉來。但這懷念家鄉的苦思是不打緊的。因為這個使那些兵士們憶起更可驕傲的生活來。他們愈走愈慢，有時在溝渠的邊岸上坐下來，他們有時把娃兒投入水中，有時割了些蘆葦來吹哨。到了傍晚的時候，他們又回進城去。那些軍服點綴著人們的軍調的

黑色的禮服，那些兵士停住在路邊的蓬架前，張著嘴，看著那些油燈，看著那小丑怎樣地講著諧談。他們搖著頭擠前去，默然無言，直到他們中間一個人聽得出神了，推了推其他的同伴們，於是全體都蠕動起來，走近去聽那小丑的魔幻的諧談。

到了須歸營時，他們便躡步急走了。他們在野地奔跑，揮著手臂，全身發汗著，同時不絕地詛咒。這時誰也不能阻住他們的行路了。他們到了那屯營附近的地方，那裏的路是笨拙不平而且潮濕不堪的，那裏有一陣陣的水蒸氣升騰上來，把那些光線依稀的燈籠罩住了。點名，上帝啊！……在這處那鼓聲威骨似地響著，或者號筒吹著曳長的哀聲，似乎在憐憫那些不到的人。於是遲到者都從那些路上奔攆來，有的酩酊大醉而由別人扶著的；還有許多遲到的從路旁的那些小屋裏奔出來，急急的把槍刺插入套裏去，同時咒罵著。大家都很侷促，因為他們必須在點名時答應到的。

自從他到了軍隊裏來後，佛蘭斯還沒有認識過一個婦人。夏天在戶外宴會時，冬天在村人的集會時，他先前時常和王世儉小姐跳舞；她是車匠也是酒店主人軒密斯的女兒。最後一次，他們曾經互相接吻過了；像佛蘭特地方的人

所說的那樣，他已經把她緊緊地壓到他的胸前一過了，使他從這接觸中感到無限的快樂。因為在那銷魂的時候，他不能更進一步做別的事，他只是利用這機會來吻了她一次。每次他見她時，他便異常欣慰，而且總是嘻皮涎臉地作弄她；但是跳舞過後在工作時，他不再想念這事了。巴布爾仍是當他孩子看待，但終不免有些惶恐，而且對於他所揀選的女子不免有些妒忌。那母親回憶到勿利克·郭爾早死的原因。因此當他走開了時，她常時警告他，教他不要愚昧於浮薄的少女，說城裏的女子多半是誘惑男子，斷傷男子的精力的妖婦。

第一天，當佛蘭斯和別的兵士得了准許穿著軍服出去時，那些老資格的待他們飲酒，使他們醉了時自認他們的童貞，然後把他們拉到專為兵士的賣淫婦那裏去。這些鄉下的未婚的青年，雖然曾經聽過牧師或者像佛蘭斯便聽過他母親的教訓的，被那些老資格的同伴們用花言巧語來迷惑了後，也不知不覺地跟著他們的引導者去了，雖然他們不免有些恐懼而且羞怯得臉紅到耳根。他們的引導者，都是從幼時便被污濁的社會所渲染的，把他們推進一所屋裏去，因為他們這樣便可從賣淫婦那裏得到相當的酬報的。那些引導者把他們推進賣淫婦的屋裏後，便似乎很榮耀地高

聲叫道：「美味物！美人阿，你們誰要重男？」

當他們從那些婦人的臂懷中脫身出來後，引導他們的人便親暱地拍了拍那客塞爾地方的少年，說道：

「現在你是真正的比利時人了！」

佛蘭斯沒有回答。他從他認了「愛情」，或者至少是兵士們藉以掩飾的東西。但他從此有些飄飄然了，而且每天幻想著要婦人。他這時愛起王世愷，那車匠的女兒來了。下一次當他得了許可出來時，那強壯的少女——雖然她盡力推拒，在木工房後的花園裏——認了那「新的」佛蘭斯了。這便是他男子生活的開端。

但他仍舊常到大號（註裏去；祇有很少的時候，閉上了眼睛，想起他親愛的女人。但後來這使他心上負了一樁永久的憾事。有一次，因為和女子肉體的結合，這事初次是怎樣地使他懷羞的，然而這事的需要他又不得不體認的，那醫生看了他那些似是實非的病徵，把他送進一個醫院裏去，人家把他放在一間專為檢驗可恥病而設的房裏。幸而他還沒有中毒，因此他便被釋放了。但是他在那地獄似的房裏經過的幾點鐘，已足以使他永遠避開買淫婦了；他牢記著那些可厭惡的可怕的受苦現象，這些現象已經能使參觀解剖學博覽館的人見而生畏了。他曾經親眼見過別

人被施用手術。同年紀的同地方的人在他眼前被用刀割著；啊，這些受地獄之刑的人們的哀叫和痛喊呵！如果他們出了醫院只是被人蔑視，而沒有失掉他們的被棄在家鄉的未婚妻，如果他們不爛死，這已屬不幸中之大幸了。

因此佛蘭斯便時常回到客塞爾去。而且他最近和那個肥胖的棕髮的少女訂了婚；他祇要等到兵役完了後和她結婚，藉以漸漸地淡忘他過去兵役生活的噩夢。爲要使他忍耐一點，他的母親幾次和那好女孩同來看他。那時他過著狂喜的時光，他們把一切傾心相告，因爲他們長久不相見，覺得欲說的愈多了。

因此佛蘭斯也更歡喜北車站一段的地方。

到登凡爾去的大路，老是喜氣洋洋地熱鬧，光景真是佛蘭特地方所特有的。拉安凱附近的皇家花園，那裏在摩天的大樹底下，有國王的衛隊中的榴彈手昏沉沉地在打盹。他們的頭像是胖臉的天真的孩子的頭，牠們顯然是不宜戴軍裝的絨帽的；他臉上一種恬靜雅淡的表情和他們的武裝成了個銳利的對照，瞌睡著的他們祇聆著樹葉的絮語，似乎在講他們村裏的故事給他們聽的。——到威萊昂洛克去的運河中有黑色的小船，在駛向斯克爾特去的，或者剛才

（註）維萊昂有大寫的威萊昂爲記

已經過盡凡爾一帶平原而來的。這些地方便是他和那兩個婦人散步的目的地，每當他把她們從車站上引導了過來而在一片鄉下人和兵士們所惠臨的酒店裏待她們飲過半立特(註)的啤酒之後，沿著那大路走去，他們不是便可以到家嗎？

下一個星期日，他回憶著他們最近一次的散步，又到那裏去了。他是很勇敢的步行者；這時他走得更遠。有一天下午他漫步著直到「三泉」的地方。但是走過那水閘後，他向左邊沿著那運河打斜一看，他瞥見了一幢很大的屋子，正在他對面；這屋是以精石築成而牆上開著無數的窗洞像破眼一般狹小的。這建築物是這樣的龐大，顏色是這樣的黯澹，構造是這樣的呆板，看去是這樣的可厭惡。牠似乎把那蔚藍的天空污穢了，把清鮮的空氣混濁了；牠似乎在辱罵周圍的充滿著綠意的田野，似乎把那充滿著鳥兒和船夫的歌聲，飲酒者和在亭子裏切切私語的戀人的笑聲的空際傾蓋了一層瘴氣。牠是對人生的威脅，對大自然的襲攬。這便是兵士的訓工所；維爾伏爾特牢獄。

佛爾斯再不往前走一步了，他的心彷彿有鉛塊壓著似的覺得沉重，胸脯踟躕不安地起伏著，他的呼吸屏住了。那索命的巨屋似乎擋住著地平線上的行路。他驚駭得軟癱無

力了，於是轉過身來，在空氣幽香的暮色中走回去。他徒然轉身背著牠，迴憶起他所愛的一切，把安撫他的思想喚了來，幻想著不久要到的解放、幻想著王世愷、幻想著巴布爾；這一切都不能溫寧他：那可怕的屋子總是像惡魔般地點在他的心眼前。

## 七

日子很慢地過去著，但是牠們終於過去了，解役的日子也終於快來了。佛爾斯漸漸不耐煩起來，每次過了假期回來時，他變得愈加憂鬱了；從假期中他祇帶了些回憶、遺憾、恐懼、希望來。在留守著時，他只是把他的心靈幽閉在悽惻和槍痛之中。戀鄉之念啊！回家的幻想啊！真是不可救藥的疾病呢！

幾天前，他軍隊的音樂組所奏的一闕進行曲幾乎使他聽了心都爆裂了；因為這個急昂的但是悲哀的進行曲，他曾經和王世愷一起在愛脫萊酒店裏聽到的，當客塞爾地方的音樂隊練習奏樂的時候。

佛爾斯·郭爾雖生在人心朴質的鄉村裏，他却有熱情的心靈。幾次這個年青的工人曾在他的作工檯前唱過這歌曲

啊！在村裏大家都會唱這歌的。農人在耕田時一面推著他的鋤子，一面哼著這歌曲。牧羊人坐在他的載滿枯草的車上，也唱著這歌，同時按節拍蹬著他的木屐。王世愷，車匠的女兒，在洗碗時也哼著這歌。佛蘭斯在最近一次聚餐時也聽到這歌，而這歌也作了跳舞的先奏曲。這是大家唱以遺懷的歌，有催眠術的作用的，正像一羣牠路旁摘下的花的濃香，能使人不知不覺地把他放到嘴裏去輕輕地咀嚼的。這種歌曲會支配一個人的思想，正像好戲謔的魔鬼一樣。牠是一個人過去生活中堪紀念的回憶的總匯。

對於佛蘭斯，這快樂的歌曲使他憶起那些可愛的柔美的野花，杜松的刺鼻的香氣，花叢間蜜蜂的嗡嗡的絮聒，鳳尾草的簌簌聲，晨曦初現時花草的清鮮的氣味，母親的頭巾和面顏，同時又憶起王世愷肥胖的雙頰。

他很想把這些思想寫在草時寄客塞爾去的信中。他委屈於幾多的矛盾的思想的勢力之下；他又幾次經歷了交替著的希望和不安！他又幾次感到突然的悲哀的預覺！他等候時的心痛啊！

每當他要寫信到客塞爾去時，他所有的印象都躲避得無影無踪了；他祇能像一般的孩子那樣寫些平凡的形式的句子，那些直率的老是相同的句子，是在所有的兵士的信中

所常有的。

同樣的開端，同樣的結尾：「我拿了筆，要報告你我的健康，並且希望你身體也很安適……寄些錢來給我，因為在這裏生活太寒酸了。……」

但這種句子的假裝著的無情是不打緊的；那些遠別的人能夠猜出而且體認的，常時一點眼淚未及好好地揩乾而落在字上留下了痕跡的，能明白地告訴他們兵士的思家病。

佛蘭斯却不像別人那樣，向家裏人在信中索錢。他不願意欺騙他的母親，像一般的兵士那樣，託言有病、罰錢、失竊，或者託言當押了衣服，不得不贖出，因為長官要責備；這個好心的孩子不但省了許多做衣服的錢，他還能從所發的兵士生活費中節省而貯蓄起錢來。有時有富家的兒子因為一時的愚蠢自願當兵，他便愛戴他為他効勞，於是那貴族便不吝嗇地償了他些錢，他把錢寄給巴布爾，而她却常時因此發怒，因為她要他留些錢給自己娛樂之用。

有一次，在他住在比魯塞爾的第一個月裏，他曾把錢投出窗外去；當他穿著新軍裝沾沾自喜地照了一張像片後。這像片寄到客塞爾後使巴布爾、王世愷，那幾個小孩，和教區裏所有的人都看出神而且雀躍起來。

站著，全身軍衣光潔可觀，帶著手套，神彩奕奕，長靴

踏在花地毯上，背後有幕幔，右手靠在椅背上，左手握著腰刀的把手，禮帽放在一張雕刻的桌上。佛蘭斯像一個男爵；巴布爾感謝上帝，因為他把她的孩子放在那樣美麗的房間裏。好的，這確比屯營的臥室好得多了！這個好心的婦人總幻想著營裏兵士的生活是怎樣地奢華，直到她第一次到比魯塞爾時。

勇敢些，兵士！過了幾月你便可以自由了！別人在你的境況中早已慣於兵營的生活了呢。因此，你再不必受你同伴們冷嘲熱罵的磨難。幾乎你所有的同伴們都終於尊敬你的。有時別人有了過失，而你因為同伴的關係也被責備，甚至於懲罰，你從未抗言過的；你是太自傲不願訴苦，太忠實不願自贊而做誣毀者，甚至於不願使犯罪者自首。在這種情形中，你便在拘留所裏冤枉受苦而不伸訴，從此，你同級的人看到你，你是有毅力的仗義的志士，你這沉默寡言的人倒是個無畏的英雄。

你的長官們也歡喜你。他們甚至於要給你做副官的榮譽，若使你簽定一個條約。決不！你甚至於不願接受官長的銜頭！你祇有一個希求：快些離開兵營。

幾個月……幾個星期……幾天！

哈！不幸的兵士，你太不耐煩了！留心吧，這樣你會激起不幸事來呢。你表露著你的快樂。人們不歡喜這種虛設的快樂的表情的。這樣你會惹人妒忌你呢。那些副官的勳章，你所不願接受的，有了別人接受去了；但是因為人性中常有的背馳的特性，這個人，本應該因你不接受而感謝你的，暗中對你反而懷起怒意，祇因為他自己比你更貪虛榮和功利。不但如此，像他所說的，「他永不能容忍你！」第一，你們中間有血統的相驅性；第二，還有性情的背馳性。他是工業的助手，一個到處見棄的作拙工者，而且他又是愛虛榮的誇大狂者，一個饒舌的酒漢。他又是自願投入軍隊的；因為不論何人都配得上當兵的。在現今的世界上，他的饒舌是無往不利的；用著他的浮滑的諧談語，他可以博得軍長的歡心。

佛蘭斯對他却不表示別的惡感，他只是迴避他。但這類人是不願受人奚落而擅拒的。佛蘭斯雖脾睨這種人；他却任是怎樣也要和那佛蘭特地方人接近，要壓就他，縱使這只是為了虛榮心、為了誇大狂、為了要說，他已經戰勝了那他所謂「傲慢者」的驕矜和狷潔，為了一起暢飲了酒後要公然地叫說：「你們要知道：這佛蘭特地方的無禮人並不是罕有的人物呢；有人說，他是流氓，哈，啦，啦，啦！」

你，佛羅斯專顧不理會那些不歡喜你的人，因此那些兵所有對你醜惡的閒話都是枉然的；你對他們的譏刺語和諛語只是用拘謹的話來回答。在思想中你幾乎全然不注意這種惡人，正像你不注意一個取人厭的蒼蠅一樣。但也有像你的那樣默靜的心靈，他們便是你的同鄉們，心地質朴的人們，畜生們——那鄙俗的好開玩笑的霍兒魁副官便這樣稱呼他們的——他們是你的至友，他們的談話是你所愛聽的。哈！他不寬宥你呢！這個眼光銳利的暗探有淫婦的痛恨的毒心呢。

他所訂立的服役的條約還有幾年的期限。況且他已向他的故鄉永遠告訣別了。軍隊萬歲！那末他自然很感激他接受了你所拒絕的職位了。留心！他現在是你的長官了。

但這祇有三天的真實性了。

佛羅斯剛才寫信給他的母親，在他狂喜中他甚至於找到了別的話，而不照往常的格式寫了。

「母親，我現在最後一次握管作書，稟告你我的健康了。過了三天我要來問候你的了。三天，七十二點鐘，四百三十二十分鐘。……」

他在「四千三百二十分鐘」幾字底下劃了一條線；劃這條線真是他無上的幸福。當他寫完這信時，祇剩了四千三百

十五分鐘了。他很欣喜地送走了這逝去的五分鐘。

號筒忽然響了。什麼事發生了？異乎尋常的點名。

那軍曹長霍兒魁出現了，在庭院中站著的男子們前立定著？用粗野的聲音叫說：

「預備好！向右看齊……第二號，第三號走進去……第七，出來……立正！……」

兵士們荷著鎗機械似地服從了。

「好，有人偷了我的錢囊，裏面有三個法郎。你們中間有那個認識那偷兒嗎？那偷兒顯然在這裏，而他却不自首。那更好……一句話也不說……那末當你們在這裏時，讓我搜查你們的包裹和箱子……但是先前我們直接檢查一下吧……第一、二、三、翻出你們的袋底來。」

被命令的服從了這命令，然後其他的也一個個地遵命照做了。他們從袋裏祇扯出些烟管、烟屑、穢膩的信封，有幾次幾個銅元，花邊的手帕。

「噲，你第九佛蘭特地方人！佛羅斯 Kaniyer ston（註）你聽得我嗎？把你袋裏所有的東西倒出來，快點！……」

（註）意謂「我不懂」。這是俄國地方人用以譏笑佛蘭特地方人的，因為

他們不了解軍隊中的命令，而是趨同說：「我不懂。」



那不幸的孩子的心靈遠在別處，幾乎全不看見這場喜劇。他在思想中計算著過去的每分鐘，微笑地怔視他前面，用心眼望著海港和船埠似乎快要達到的。他並沒有聽到那荒唐人的對話。

「該死的！這該死的沒有耳朵哩！但你終要理會的。」

兵士們都笑著，媚諂地要博得那軍曹長的歡心。

佛蘭斯依然站著不動，因此霍兒魁便走過去，搖搖他的手臂：

「翻過你的袋來！」

那軍曹胡說些什麼？佛蘭斯的肺部似乎已吸滿故鄉的草坪上的新鮮空氣，他的心因他無辜的孩子氣而叛變了；他還不願理會，半響後才聳了聳肩。

「什麼，他做鬼臉反抗嗎，這個惡棍？我要懲罰你呢！」

把他帶到拘留所裏去！但你先要服從，否則我要把你衣服剝光哩。哈！哈！他倒已預備動身他去了！自然我已經擒獲了那偷兒了！」

他還沒有說完最後一個字時，佛蘭斯早已發狂了的，不顧紀律、法律和刑法，只是盲信自己已經解放了，突然從地上拿起一個沙石的馬槽來，向那侮辱者的頭猛力拋去。

霍兒魁頭破血流暈倒在地上了。

祇有四千三百二十分鐘，他便該要歸家了。哦！剛才經過索命的幾分鐘啊！你不幸的兵士，已不能挽回牠們了！當兵隊中半數人把那暈倒的軍曹長抬起身來時，其餘的人照一個值日的長官的命令，把那叛逆者押送到拘留所去，在路上佛蘭斯聽見他同級的兵士們——他們後日聽到號筒吹著解役的命令時便要回家了——搖著頭耳語著說：

「他至少要判決五年無期徒刑！」

獨自在拘留所裏，他號啕大哭地投在那破舊的床上；躺在那裏槌首痛悔，怨艾地把頭髮都連根拔了出來，把臉孔深埋手掌中，不願看那黃色的巨屋，這時在他眼前出現，正像在那美麗的傍晚見牠把大自然的自由和幸福空氣毀壞了時一樣的。在維爾伏爾特五年，這便是幾多分鐘？你說說看！

暮色蒼茫，夜漸漸降臨了。巡行已經過了，號筒吹著入牀的命令。喧聲漸漸死寂下來。再等嗎？不，他已精疲力盡了，最好還是作最後的決定。原諒他，愛人們，你，不可憐他的上帝，也原有他吧！牢獄生活嗎？他的罪惡太大了！不等軍法的判決，他毅然自盡了。

那在佛蘭斯被辱罵前從兵營發出的信到了客塞爾。羅不

，現在已是個大孩子了，讀了這信，又歸給那好心的婦人聽。

四千三百二十分鐘！羅不會得計算了，現在只要再過二千一百八十分鐘了，因為信寄出後已過了一天了。

明天長將在這裏了！

那天早晨，初曉時巴布爾像先前那樣走到那頂樓他兒子往前住著的小房裏去。她要預備牀鋪了，因為這一夜是他躺在政府的草鋪上最後的一夜了。

他怎樣長久地把那快要蓋著她愛兒的被捏在瘦瘠的手中，又怎樣用她那雙鱗峯見骨的手撫摩著那白布毯子；她怎樣看這落在月亮的幽輝中的白毯子而發怔！這是那母親所織的布，往前每晚對於那工人乏力的四肢是怎樣地溫暖而柔軟啊！

那木匠的舊衣，他的短衣和天鵝絨的褲子，他灰色的圍前，他的帽子，却依舊堆放在牀頭邊的椅上，宛若佛蘭斯剛才投在那裏似的。樹膠的氣味和油漆的氣味，已從他衣服上散發殆盡了；兩隻大腿和稜稜的筋胎在活動時所留下的繃痕快要消滅了；不久要那神聖的崇拜者要吸進這些氣味，正像仙香的氣味一樣。並且要吻那些舊衣像古時的餘

跡一樣，她看不見那親愛的遠離者的踪跡了！但這也不要緊！他不是快要烘暖這些衣服，又要給牠們以他年青活潑的身體的模型了嗎？

他把牠們震抖了一回，然後把牠們掛在窗的鐵扣上。

她把牀預備好了，把那白被毯攤在牀裏。

「別了，母親！」

這是那珍愛的孩子的聲音！

她掉轉身來；一時在那月亮最後的幽輝中，恍惚看見他的身體在那些她剛才掛起的衣服裏痙攣地戰慄著。

「怎樣蠢惡啊！」她說，因為這錯覺而驚駭了。她有些呼吸急促的樣子：「我的思想怎樣了？佛蘭斯要明天才在這裏呢！他還睡着在那裏！」

哦，是的，那裏，遠隔著故鄉，遠隔著那大城市，被帶到永恆的天國裏去了。

關於這篇的作者，請參看本刊二卷七號中馬古斯帝布一篇的譯後記

譯者附識於南京

# 新生命書局最新出版

專家執筆

## 社會學之基礎知識

□□□種五出新刊叢識常學科會社□□□

### 國家論

郭初民著  
實價四角

國家是什麼？這是人人都好像知道而實在不知道的通常的、非科學的國家觀。必須有科學的國家觀來闡釋。本書便是科學的國家觀之簡明論述。過去的國家是怎樣？現在的國家要怎樣？本書更予讀者滿意而正確的答案。

### 革命論

陶希聖著  
實價四角

什麼是革命？革命怎樣發生？怎樣發展？怎樣衰滅？本書是革命解剖學的論述。如何從革命轉變為反革命？如何革命到了最高潮流便衰落了？中國前資本主義期及資本主義期的革命是怎樣相同及不同？本書皆有正確的解釋。

### 財政學

黃孟武著  
實價四角

資產階級國家的國家經濟，與資本家的社會經濟一樣值得我們的研究。然而誰能一針見血地指出現代國家財政之階級的基礎呢？現代國家財政的負擔如何轉嫁於勞動羣衆而勞動羣衆又如何才能從資本主義的社會經濟及資本階級的國家經濟解放呢？革命過渡期的財政政策及半完成期的財政政策是怎樣？只有本書才能夠明快的指示出來。

### 社會問題

施伏查著  
實價五角

本書首先說明社會問題的意義，其次解剖資本主義社會復次論述勞動問題、農民問題、民族問題、婦女問題等。在勞動問題中，特別提出勞動立法和勞動運動來論述。又以工廠法和勞動保險法為勞動立法的代表。以工會運動和無產政黨運動為勞動運動的代表。在論述農民問題、民族問題、婦女問題時，亦處處顧到其與勞動問題的關係。最後討論到社會問題的解決，則歸結於社會主義。全書理論正確敘述明晰，自成一貫的系統。為陶先生多年研究的結果。讀了這本書，可以獲得關於整個社會問題的正確的基本知識。適用於高級中學及大學預科。教本亦甚相宜。

### 經濟理論

周務澗著  
實價八角

你們如果看厭了剝削者辯護的經濟理論，請來讀這本社會主義的經濟理論。如果社會主義經濟學的原形不容易看，手自能不容易作教科書。那末，這本書是用普通經濟學的體系來說明社會主義經濟學的本書。分生產論、交換論、貨幣論、分配論四篇。而以社會經濟進化史冠其首。全書十三萬言，合於高中一學年的經濟概論教本。



每月一册 一日出版 每册實價二角

新生命書局出版

# 中國社會

研究新書二種

##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實價一元八角

陶希聖編

年來革命理論之爭議，若從對中國社會構造之認識入手，中國社會是封建制度，有封建勢力存在嗎？還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前資本主義社會？

正確解答這樣的問題，須參考中國目前各派的意见。本書收輯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二九年中國出版的各大刊物關於此問題之深切研究計論文不下二十餘篇，只有系統之方法編為編章節目，供我力於中國革命理論之研究者參考。此種論文或因散見多端不易通觀，或因原載刊物已經停刊不易尋求，自本書出版之日，乃以明瞭的筆調，彙編於讀者之前。主編者陶希聖先生為參加此種論爭之傑者，乃悉心編輯本書，尤足見想見本書之價值。

## 中國社會之結構

實價一元二角

周谷城著

中國社會是一個怎樣的社會？這個問題，最好是來有中國社會的構造怎樣？最初是怎樣的形成，以後統治階級居著怎樣的地位，而壓迫剝削的一般民眾又是怎樣還有那些助紂為虐的官僚士大夫階級階級，又是怎樣，最近以帝國主義勢力的侵入社會組織上有怎樣的變化？凡此都在本書上有詳盡的敘述，以實證理論運用種種的事實說來顯顯是道着了趣味樣生，是一派應當同學者界推戴的好書。